

侍 栢 編

晞 露 新 收

繆 崇 羣 著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稀
露·
新
收

編者序

這個選集，是爲了紀念亡友繆崇羣的；但同時也是爲了紀念作爲一個作者的他，因爲倘使是一個亡友，雖然也是一個作家，而他遺留的作品，根本沒有什麼保存的價值，那麼，竟可選擇旁的適於紀念他的方式來紀念的。

繆崇羣，作爲一個作家，是遺留下若干優美的作品，在五卅後新文學界的散文園地裏，他的作品是佔有某一面的高峯。在他生前，他雖然是一個寂寞的作家，但總是領有相當數目的讀者。他的所以寂寞是有兩個緣由：第一，他的孤獨的性格，使他和所謂活躍的文壇相疎遠，很少機會引人注目。第二，他的作品是屬於精細而平淡的一型，而我們的時代是粗線條的，對於他的作品覺得不夠刺激，磨擦不出熱力來。

當然，他也總是領有一個讀者羣，比較起來，那是較小的，但却是更真實的。在他的生

前，他時常收到不知名的讀者的信札，向他表示誠摯的敬意與愛。他的死是最寂寞的，瞑目時沒有一個朋友或親人在身邊，然而在他最終別離的一星期前，當他倒在病床上的時候，他所居住的那個書店的宿舍裏，突然從遠處來了一個青年女客，無意間發見隣室裏倒臥着的就是作家繆崇羣時，她急忙寫信通知她學校中的另一個女生，告訴她，她時刻在傾慕時刻想見一面的那個作家正住在她的隣室。並相約寒假時同來訪問。可是他却等不及接見他的崇拜者了。但是我想，倘使在他孤零零地與世告別時，他若真地沒有旁的安慰的話，這也可以少許安慰他的寂寞的靈魂吧——安慰他幾十年的人間生活，安慰他將近十年的辛勞的寫作。

他死在離重慶不遠的市鎮北碚，他原是在那附近一個書店的編譯所裏工作的。當時重慶的報紙也曾有兩三家刊載過他逝世的消息，我還記得有一個報紙的標題是：「一代散文成絕響，」這證明他的工作價值也並未完全被時人所忽視。

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從他遺物中已檢選出來的有：

- 一 「稀露集」(一九三三年二月北平星雲堂版)
- 二 「寄健康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良友圖書公司版)
- 三 「歸客與鳥」(年月待查正中書局版)
- 四 「日本小品文選」(一九三七年七月中華書局版)
- 五 「廢墟集」(一九三九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 六 「夏蟲集」(一九四〇年七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 七 「石屏隨筆」(一九四二年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 八 「眷眷草」(一九四二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除去上列八種以外，他生前是否還有別的書籍，暫時不敢斷言。遺稿以及發表在雜誌或報紙上而尙未收集成冊的文章，還有相當的數量，但需要時間整理。他已定名為「人間百相」的書是沒有完成，然而僅看這個書名，就可以預察那是怎樣地適合於他的文筆，可惜我們不能窺見全豹了！

本書的編成，就是從上列的書目摘選的。「歸客與鳥」是一部小說集，無可取；「日本小品文選」是一本譯作，亦未收入。

本書的題名「稀露新收」原是作者將其處女作「稀露集」增補改編的題名，未得問世，作者即已作古。這個名字是像非常適於崇羣的性格以及如今選集的性質，所以被移用過來。

本書編成的日子（一月十五）恰恰是作者逝世一週年，和作者曾經有過廿餘年親密的友情的我，當逐字逐句校讀這個書頁時，當然會發生無限的感慨。他的名字會因他的作品長存下去，而像他那樣可珍貴的友情，在這人世間恐將永無重獲之期了吧。若借作者自己的話來說（見「江戶帖」後記）

「一個好友的死去，自己也等於死去一半了。」

願浮囂的塵世間還有深刻理解這樣話的人，願這粗線條的時代裏還有親切地讀着這個作者的作品的人吧。

侍桁 一九四六，一月，十六日。

目 錄

紅菊	(一)
芸姊	(一〇)
楸之寮	(二〇)
守歲燭	(二七)
——以上選自「稀露集」(北平星雲堂版)——		
旅途隨筆	(三四)
寄健康人(二)	(五)
自然的節律	(七)
蛙	(八〇)

秋夕……………(八二)

——以上選自「寄健康人」(良友圖書公司版)——

江戸帖……………(八四)

茶館……………(二二)

談鼠……………(二九)

夢海……………(三三)

紅茶……………(三六)

廢墟上……………(三九)

——以上選自「廢墟集」(文化生活社版)——

夏蟲之什……………(四一)

綴……………(五一)

苦行……………(六一)

血印……………(一六六)

月光……………(一七〇)

——以上選自「夏蟲集」(文化生活社版)——

春蔭……………(一七五)

葉笛……………(一七八)

沙河……………(一八一)

小花……………(一八四)

鷓鴣……………(一八八)

過客……………(一九二)

車站……………(一九五)

國旗……………(二〇〇)

——以上選自「石屏隨筆」(文化生活社版)——

一覺

..... (二〇四)

江湖人

..... (二二一)

花床

..... (二二四)

黃沙河

..... (二二七)

希望者

..... (二三一)

——以上選自「眷眷草」(文化生活出版社)——

紅菊

紅菊，是我們早年的一個使女，母親把她從家鄉的清節堂裏接出來的時候，她大約才十五歲。她沒有父母和親故，雖然還有一個哥哥，可是終日在城門洞裏走來踱去的，差不多和乞丐一樣了。有時他們兄妹遇着，他也僅只用一種奇異而嫉恨的眼光瞟一瞟自己的弱妹罷了。這都是紅菊後來告訴我的。

她在故鄉不到半年，便隨着我們同到北方來，我們家裏，除了我哥哥嫌厭她以外，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弟弟是她從幼看護大了的；直到我們一同進了初小，還要靠她早晚地接送。她真是不怕嘮叨，在學校和家裏相隔的這一段路上，總是把她講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故事，翻來覆去地說給我們。有時，領我們跑一陣，跳一陣，她說那是她從學校裏看來的體操。

每個星期裏，逢到我們有唱歌班的時候，她總是趁着未散班之先，悄悄坐在學校的門道裏靜聽去。

有一次，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她接我回家走到中途的時候：

『再走幾步就到了，你不是認識麼？這一帶沒有狗，你先回去好了。』她攜着我的手說。

『你呢？是買菜去麼？』

『不，你先回去好了，我到緊北緊北頭去。』她已經紅了眼圈。

『還是一陣回去罷，那裏你又沒有去過。』

『不管去過沒去過，我從此不回家了。你哥哥今天打了我，氣還沒出夠哩。』

我沒有話說，我已經隨她走出離家很遠的地方了。這條路上，有一條很長的溝渠，沿溝都是種的楊槐與荊棘，那時大約已經是初夏了，蟬的嘶聲懶懶地。我越走越惶懼起來；童年時代，除了自己的家以外的地方，恐怕都的獸林與危谷那般可怕。

『紅姐姐，我們一同回去罷。』我總是牽着她的衣襟央求着。

她終於把我引回我們家的路口。漲着眼淚分別了。

在童年史上，那是我最初感到離別痛苦的一次，後來我每逢走到那條路上，看見那裏的溝渠，槐樹與荊棘，我便禁不住地要嚮往到那日的哀戚了——直到如今，還沒有變更的。

當晚父親打電話詢問警署裏，知道那裏截留着一個衣服襤褸的女子。

第二天早晨，紅菊便又被人送回來了。她儘自坐在廚房裏啜泣，很久很久也沒有一個人去過問她。

雖然過了多日，我們差不多都把這件事忘記了，但她還沒有褪去那一種不自然而且羞澀的表情，直等她又和我唱歌或歡舞起來，我才揣想她或者已經恢復了從前的心情了。

『紅姐姐，那次你儘往北走，你不害怕麼？』

「你問他作什麼呢？」

「我要問哩，我想知道你怎麼那樣大膽子。」

「要是我膽子果真大，也就不會被人攔住了。那一天我一壁走一壁哭，我想只有走出城去這一條路。但明明知道城外儘是荒地和坟圈子，并沒有一個投奔的所在。自己的足步走得非常慢，薄暮時走到城門，便被一個生人攔住了，他盤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回答不出來……假如我膽子再大一點呢……」

隔了一個暑假，哥哥進中學了，他從此寄宿在學校裏，沒有再和紅菊作對的人了。

紅菊過了不久，便嫁給了一個印刷公司裏的技師。

她此後衣服整齊了，面龐也紅潤了，她頓時便成了一個美麗娟秀的少婦了。

那時我不過十一二歲的光景，我已經知道和美麗的女性走在一起是光榮而且可以自傲的了。每次出去，我總喜歡和紅菊坐一個車子，我坐在她的身上。

逢到假期，我一定要約着弟弟一同到紅菊家裏去的——其實弟弟更願意去。她們住在南城外邊很遠很遠的地方，那裏差不多和村莊一樣：有蜿蜒的土路，一叢叢的坟墓；還有響得怕人的楊樹。

她們家裏一切都有的，還有一隻并不抓人的小貓。那時我和弟弟都有「洋畫」癖，紅菊的丈夫吃煙最多，於是他能儘量地供給我們，我們自然更加喜歡滿足了。

在家吃到瓜菓便吵架的我們，一到紅菊那裏便吃不下去了。譬如罷，一個比我們肚子大幾倍的西瓜，只讓我和弟弟兩個人吃，那時，除了抱怨自己肚子小以外，實在沒有方法將那一個大瓜吞併下去。

夏天的晚間，月亮已經昇到楊樹的梢頭，紅菊常常攜着我們的手兒在她們住所的附近散步。有時她還跑到人家田地裏爲我們摘那玉蜀黍上的鬚穗子，或捲起一個草葉子當口哨吹牠——吹響了之後便給我們。她還能把她在我們小學門道裏學來的歌兒，唱給我們聽。

靜靜的郊野，樹葉有時被風吹得刷刷地怕人，雖然能夠鼓着勇氣忍耐下去，不過如果聽見無論多遠的地方有一聲犬吠，那麼立刻就要把她的衣襟抓得緊緊的了。

郊野雖不幽暗，有着清淡的月光照着，我們那一種恐怖心理的發生，恐怕正是因為有月光罷。有了月光，才襯托出深林裏黑黝黝的陰處可怕；有了月光，才看出來路旁有大的小的墓塚和石碣。

『有鬼罷……』我想問又不敢問出來，只是把身子靠得紅菊更緊些了。

『不怕的，有我呢。』她好像測透了我的心意，隨着使用一隻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我真地不怕了，彷彿還更安坦。

紅菊嫁了多時，溫淑的性情沒有改，容貌是一天比一天地光澤美麗了。膽量也許比從前增加了不少吧？這是我陰日的觀察。

兩年過後了，我已經升到高二，暑假裏便聽見紅菊因為生產而害病了。母親特意騰

出一間房子來，把她接到我們家裏來住。

她的孩兒也是一個病質的，鎮日地沒有什麼聲息。我每次走到她的房裏，都是覺得陰森森的。除了母親還常常坐在她的床頭之外，祇有小窗格裏透進的一塊陽光或月光伴着她罷。母親確是越來越和她親暱了。

紅菊後來和我談起話來時候，開首總是這麼一句引子：

『你已經漸漸大了，你慢慢地就會懂得人事了……』

有一次，她也是先說完了那句引子，接着氣喘喘地說：

『……娘恩真是不易報的；我產了一生，便病得起不來身了……』

又有過一次：

『你是漸漸懂得人事的了；一個男子到了歲數，大概都是喜歡沾花惹草的。你將來長成了，千萬地不要學你父親哩。你母親常常對我說，可惜她沒有一個女兒，就是怎樣地含酸茹苦，也沒有一個可以向他吐訴的人。我真悔我早嫁了，不然我永遠伴着她，也不致

有了今日的痛苦……』

深秋的時候，她終於死了，愛我們的紅菊姐，便不能在世界的任何一處尋到了！

聽說當她臨終的時候，她的丈夫曾握着她的手說：

『你去麼？你去麼？我終生不會再娶了！』

紅菊姐只是露着齒，微微地笑了一笑。

她的孩兒，也早在她的死前死去了。

她的短短的生命終止了。在她過去的短短生命中；做了我們的奴隸，又做了她丈夫的奴隸。

是紅菊死後的十年了——去年的冬天。窗外落着掌大的白雪，蓋滿了院裏的一切，房裏雖沒有燈火，雪光却已慘白的映着四壁了。

父親很晚地才回來，他說他是弔唁去的。

死者不是一個生人，那正是紅菊的原初的丈夫——印刷公司裏的那個技師。

父親說，未亡人哭得很慘地，穿着滿身的喪服，還有一個三四歲的孩子繞着膝邊。

唉，我不知道在紅菊姐的墓畔，是不是要添上一堆新土？

窗外的雪，還是紛飛着，我不知道在這已經被雪蓋白了的淒涼的故都裏，何處去尋到紅菊姐的坟墓，讓我放聲地哭她一回。

一九二九，夏日。

芸 姊

有些時候，我真想從篋底或箱中翻出那些往年的日記冊子，重新把我和芸姊初戀的史頁細細回味一下；但一想到這裏，那暖暖的，綿綿的過往一切，好像已經罩在我的目前了：他彷彿是一個陽春的早晨，朝暾含着白霧，白霧裏裹着朝暾……

我認識芸姊，正是在八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記得初次見着她的時候，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羞紅着臉便跑到我自己的房裏去了。我從來是一個怕見生人的人，何況那時芸姊又是一個比我長兩歲的異性姑娘呢？然而芸姊并不肯放鬆我，她隨着就從堂屋追到我這邊來了。說話，也是她先開口的：

「你爲什麼要和我這樣生疎？我們以後就和姊姊弟弟一樣的了。」
我沒有說出什麼話來，或者因爲我受寵若驚，一切都馴服於她了。

第二次相見的起候，她送了我一個花錢袋——是她自己織的。後來，我不知怎麼，她纔給我縫好了夾袍，又要給我縫綢背心了。有時，她說端節來，其實在端節以前，她已經來過好幾次了。

那年的春光，總算把我童心融開了；我開始在我的青春史上印迹，從第一頁，第一行，便儘讓芸姊占去了。

僅僅地，只有幾個月的過隙，芸姊便被迫着出嫁了。雖然在嫁前她是那般地自苦而且慰我，嫁後又是那般地體貼而且慰我，但是，我的青春的史頁，從此便空空的沒有什麼了……

她出嫁的那一天，下了一天的傾盆大雨，從早到晚，一刻也沒有停止。

她在嫁期以前，我已經說過那天我是不能去的，所以醒來聽見雨聲，自己并不覺得怎樣失望。不過，這雨下得過於大了，偏偏逢着芸姊出嫁這一天，好像天是有意玩弄人們，把人們的興頭都打消了。

母親，弟弟和僕人，不久都冒着雨接踵而去，關在家裏聽雨的，祇剩了我一個人。我心裏想着芸姊的家裏，這時是怎樣的忙亂，怎樣的喧雜，一切的聲音，是怎樣地和這雨聲織在一起，……而她，鍾愛我的芸姊，外面是怎樣地沈默，心裏又是怎樣地悽惶，而感到一種燃燒似的不安啊！她的母親不能了解她，她的親友們更是和她隔閡了；而能夠知道她的，她所鍾愛的人，又偏偏說了今天不來的……

我不斷地設想，我又不斷地替芸姊難過起來了。我悵惘，我懊悔我太孩子氣了！

近午的時候，秦媽——我們的女僕，從她們那裏匆匆地跑回來了，一直便進了我的屋子說：

『叫你去呢，她們都請你快快去呢！』

『我不去，我說了不去了。』

『車都給你叫好了，快去罷！』她微笑着等我的回答；我仍然不作聲。

『去呢，去呢，』秦媽的聲音變得低了。

『芸姑娘說，你不去，她也不上轎。』

我心裏真是躊躇起來了，而秦媽依然仰着臉向我笑。她是惟一知道我和芸姊的人。所以我被她笑得更不好意思了。

『你想，也不能讓我爲難啊——』

我終於被她曳走了。

我到了芸姊的家裏，全院的賓友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一直走到芸姊的房裏，房裏只有她的母親和我的母親兩個人伴着她。

『你看，你的弟弟來了罷！』我們的母親，異口同聲地說，彷彿都要歡喜得叫出來了。芸姊這時把頭輕輕抬了起來，瑩瑩的一雙眸子，把我的全身打量了一遍，又重複把頭低下去了。

不久，芸姊的母親和我的母親，都先後出去了，把門虛虛地掩着——我不知她們是有意還是無意。

『你到這邊來坐呢。』她願意我坐得靠近她，坐到她的床邊去。我忸怩地如她所願了。

她穿着一身緋色的襯衣，扣子也沒有扣全。她的頭髮是蓬散着，臉上有着不少的乾了的淚迹。真的，她一點也不像一個將要——不——即要作新娘的人，她更不像是今天全舞台上的一個喜劇的主人公了。

『弟弟，你應當想開了一點才對呢……』

她幾番地這樣勸慰我，好像這一句話，要安慰我到終生似的。

我哽咽着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心裏彷彿如麻般的零亂，刺般的隱痛着。那時，我的確忘却我自己在那里了，就是房外的人聲，窗外的雨聲，我也一點感覺不到了。

她說的話，其實正是我應該對她說的；我不知那時我怎麼竟那樣的麻木，胆怯！我自始至終，差不多連一句完整的話也沒有說出口來！

唉，雖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時，但也是生米熟飯了！

她的手，我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按在我的手上了，當我發覺的時候，我也把我的手反轉過來，讓手心對着手心，彼此重新地握着，又緊緊地握着。我們雖然都沈默了，但手裏的汗液，好像溼津津地透出了我們的心意了——我們那種不能言傳的幽怨、苦惱……

我不知這樣過了多少時刻，她的母親後來走進房裏了。

『姑娘，不早了，該梳妝了。』

隨着，又走進一個滿頭插着紅花的中年婦人，那大約就是爲芸姊梳妝來的。她們不斷地催妝，我就悄悄地走了。

芸姊，鍾愛我的芸姊，畢竟在哭聲和雨聲中出嫁了……

在芸姊嫁後的兩個多月，她有一次又同着她的母親來訪問我們了。她的母親和我的母親在一起談話，而芸姊一天都伴着我，在一個小書房裏。在默默的對坐中，我們心裏所感到的那種蘊蓄的壓迫，激烈的悸動，彷彿還和她未嫁以前，我們初見的時候一樣。

那種壓迫與心悸，仍然沒有一個機會輕釋或洩露，四圍的沈默空氣，使人窒息而可

怕了！

我呆呆地迴想着我們的過往，而芸姊，却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啜泣起來了……

雖然我想立刻投在她的懷抱裏讓她撫愛我，讓我的體溫，溫暖了她那顆冷寂的心，但是我更侷促了，侷促得幾乎要使我從她面前逃脫出來才好。

真的，一個是滿懷都像燃燒起來了，一個是四肢彷彿都麻痺而痙攣了……

我不知後來是神還是魔的力量，我們的臉會偎在一起了，覺得熱灼灼地，我們的眸子對着眸子，鬚髯電般地交流着；還有，我的唇吞着她的唇，像一個嬰兒吮乳一般地……

不要說蝸牛是怯懦無爲的，他也會漸漸走到了水草的所在的地方……

芸姊頭上的一根翡翠簪子，不知什麼時候被折斷了。她悵然地捻着碎屑，好像沒有着落了似的。

——啊，翡翠成了碎屑了！還能使它完整麼？我看眼前的情景，我也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子研成粉末了！

唉，這是運命的擺弄麼？這成了我們千古間的一個污點了！

黃昏到了，室內的光線，完全是灰黯的，我們在這幽靈般的氛圍裏，又重複沉默而拘澀起來，並且我們再也沒有勇氣互相看了一眼了——啊，那永遠不會磨滅的一個羞答答的模樣！

也許，我們當時的眼睛都朦朧了；我們初次飲了一杯人間的醇酒，我們都真的沉醉了。

晚餐沒有喫，她們就走了，我把她們送出大門，聲音很低微地說：

「再會了。」

芸姊回過頭來，脈脈地望了我一眼。

「你回去罷，等到中秋我還來呢。」

小巷是靜靜的，我恨它太短了！芸姊和她母親的背影，不久就在我的眼底消失了

……

那消失的不僅只是她們的背影，那半年來的夢般的陶醉的溫愛，就從此和我離別了。當着小巷裏已經空寂，而我還獨自佇立在門外的時候，我那里會想到我青春的晨光，已從此便隨着暮色黯淡了下去呢……

那年的中秋，我終於盼到了；但是，渾圓的明月，只讓他空空地懸在頭頂，我那顆缺陷的心，竟沒有鍾愛我的人來撫捫了。

一年復一年的長逝了，我和芸姊不覺已經別了八度的中秋。年年的中秋，頭頂都是空空地懸着團圓的明月，然而我心的缺陷處沒有人來彌縫。所有的餘零的青地，也都先後地荒蕪了。疇昔，我還由缺陷的罅隙，流出待人不至的淚水，讓牠冰涼地掛在臉上；現在呢，我的一切都枯竭而衰老了！現在我已經走上這幸苦而荆棘的成年路上，我只有憑弔那悄悄地，漫漫地消失了的青春而已。有時，我強爲歡笑地想：我怨恨麼？不，我永遠會記憶着，我愛過，我也被愛過；我會有過青春的時候，我也會有過一度青春燦爛的時候！

過去的八年中，聽說芸姊已經做了幾個兒女的母親。她的家族，聽說已經淪散了，她

的父母，都是可憐地死在客地……

我的心，雖時刻如焚地惦念着芸姊，但是沒有機會重逢了。我恨不能寄在那春天的飛絮，秋天的落葉上面，讓他把我帶到芸姊的階前窗下，讓我飛繞着她的身邊，卽或道不出「平安」，也可以看一看她是否別來無恙。

唉，這都是夢罷？我但願在芸姊不知道我的地方，我永永地爲她祝福罷！

一九三〇，八月改作。

楸之寮

在東京的近郊，屬武藏野的境地，有一個電車驛站叫大岡山，恰恰在山坡處建着一所玲瓏的小樓，那便是我住了五個多月的楸之寮。樓的東邊，盡是一片參天的楸樹，推開南窗，便可以看見那些長綠的枝葉，密密遮着半個青天；樹幹都直立着沒有一點怠意。小樓好像完全要依賴他們的屏護，楸之寮的名字，大約就是這樣得來的吧？

但，我愛這裏并不是因為這些楸樹，我所愛的是西窗外的一片景色：那峯影，那對面山岡上的疎松，那稀稀透出樹隙處的幾片紅色煉瓦；還有，那高渺渺的碧空，那輕飄飄的游雲，那悠閑的飛鳥，那荷鋤的農人……沒有一樣不是畫材，也沒有一樣是可以缺少的！假如你已經把窗外當作了一幅整個的圖畫的時候。

尤其是清晨，落日，或逢到陰天的時候，窗外的景色越發新異得好看了。能使人陶醉，

使人自己忘卻了他自己，並且疑惑他怎麼會和自然融在一起。那時感到生命好像有了它的意義與價值；並且，驕地會給人一種幸福美滿與愉快的情味，就連你作夢，也恐怕難於夢到的。

這裏，樓上住着兩個將要卒業的學生，樓下連我總共是四個人。他們都是高呼成性了，樓上才唱了一句高亢的校歌，樓下便緊接着唱他們的『明治明治』或『慶應慶應』了。我實在聽不慣那些不諧和的調子，我覺得這所樓有了他們是不幸的，因為他們都是這裏殺風景的人們。

將近聖誕，大約因為考試的原故，都變得鴉雀無聲，聖誕以後，他們又都束裝回里去了，佔領這整個樓的是我一個人，我心裏有一種得勝似的喜悅。

良子——這裏的侍女，她每天除了給我送火掃席之外，旁的房裏沒有她的聲音了。她的笑臉，似乎漸漸專贈了給我。不過，當她走了之後，我自己會想到這種突來的賜與，竟平地使我不安起來，探一探自己這顆飽經世故的心，它依稀是冰涼的；追溯那些曾經結

在過往繩索上的不解的結扣，我真茫然了……

——一個勞苦的女子，一個還似乎在追尋着什麼的女子麼？每當她跪在我旁邊撥炭，撥來撥去總不肯走的時候，我便禁不住這樣想了。同時，我又想起了我們這裏的那個年輕的主婦。她時常在樓上和他們談到深更，而良子如果在無論誰的房裏稍停了一會，主婦立刻便會把她喊走。

這年輕的主婦，她有「梅林絲」的衣，雪白的襪，閃光的髮釵；還有媚人的眼，聲音與風姿，她想得到青年的歡心，恐怕就如同獵犬專會捕野兔一般的。

——勞苦的女子，你不要追想什麼好了，你像一隻被人縛着的綿羊，你不會吃着隔海的青草了。你的愛，也不過是黑夜裏的一個螢火蟲兒，世人都睡了，只有那高在天上的繁星，微微向你閃一閃同情的淚光罷了。止住你的追尋吧，留它培護你的不老的青春……

夜深失眠，郊外電車已經漸漸死寂了下去的時候，我一個人躺在蓆上這樣暗想着。

我有時焦灼得幾乎要跳了起來，我決心明天早晨把我所想的話都告訴她。

但，明朝，後朝……我還是如舊地緘默着不曾開過口。

元旦的那日，天氣是異常地陰霾，午后，打在鉛板上淅淅的雨聲，已經傳進耳殼來了。這時，細細的雨絲好像把郊外織成一層薄灰的，淺碧的輕紗，輕紗裏還像混着縷縷的煙紋。

那一晚，大約是新年的緣故，良子被赦般的在我房裏坐了很久。我們是對面坐着，中間放着一個火鉢，四隻手交錯在炭光上。

『你猜，我像多大歲數的人了？』是她先問我的，我真料不到她會拿這樣女人不喜歡問的問題問我。

『你麼？也就是十八九歲的光景。』我誠實地回答她。

她聽了這回答，立刻把按在火鉢上的兩隻手，迅速地掩在面上了。

我正惶恐着我回答的失檢，那知她却這樣說了：

『還十八呢，都快成老婆子了。』她那種害羞的樣子，就從她低傾的頭，聳着的肩，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她告訴我她的年齡和我相仿——二十二歲了。

後來，我們又談了很久的話，但我的心情總是沉鬱的。

最後她道了「請安息」，離開我的房子——沒有一點聲音，我知道她扭息了樓道的燈，廚房的燈，推開門正要回主人那邊去的時刻，一種清脆的聲音傳到我耳裏來了——

『外邊敢則是下雪呢。』

——一股寒氣，不會猛地侵襲了她麼？

我隨着便推開我的窗戶，宇宙已經是清涼皓白的了，遠處，靠近軌道旁邊的燈光，模模糊糊地在蒼蒼茫茫雪的世界裏照耀，天蓋是一片烏黑的。

我就寢的時候，我還沒有忘却剛纔談話時的情景。

——啊，年華，竟這般地能夠敲動人們的心扉！它恐怕才是宰殺壯志的惟一利刃！

年假過後，良子忽然不見了；我以為她或者被主人辭退了。

——人生無緣無故地相逢，又常常是靜悄悄地便永別了，我這樣想，我心裏是快快的。

過了幾天，我正在房裏讀書，她——良子，忽然又在門處出現了。我真忍不住地狂喜起來。

『使你驚訝了吧？你以為我是不再回來的？』

她帶來了許多像片給我，她還說再回去的時候，拿一張她所最喜歡的贈給我。

春天並不是東風帶來的，她好像被陣陣的微雨侵洗了出來。樹木，野草，一天比一天地茵綠了，當初像鹿皮似的山坡，現在已經添了一番蔥蘢的氣象了。

梅，桃，都隨着花信風吹得先後的開放，我要回國的時候，正傳說上野的櫻花，已有三

分開意的消息。

唉，我真是捨不得這裏，捨不得這裏的一切！

臨行的前夕，我依舊沿着坡路歸向我的住所，那落日時分的天上的彩霞，由橙黃而桃紅而深紅，而絳紫而茄紫……

回到房裏，自然要倚着西窗，讓我的眼睛作一度最后的收穫。

落日已經沉在地平線下了，還有輻形的餘暉，在富士峯後映射。夕靄已經濃厚了，不久就蘊滿了岡下那一片低田，望過去真彷彿是一片茫茫的烟海，那幾點藏在松林背後的燈光，陪襯得如同幾個扁葉漁舟，送過熒熒的燈火一般。

那個勞苦的女子——良子，又有幾天不見了。是被那個年輕多嫉的主婦辭退了呢？還是爲回去取像片呢？明天此時，雖然窗外景色如舊，可是這房裏已經變成空空的了。

果然是，人生無緣無故地相逢，又靜悄悄地永別了！我離楸之寮最後的一刻，也沒有看見良子的情影……

守歲燭

蔚藍靜穆的空中，高高地飄着一兩個穩定不動的風箏，從不知道遠近的地方，時時傳過幾聲響亮的爆竹，——在夜晚，它的回音是越發地撩人了。

歲是暮了。

今年微倖沒有他鄉作客，也不會顛沛在那迢遙的異邦，身子就在自己的家裏；但這個陋小低晦的四圍，沒有一點生氣，也沒有一點溫情，只有像垂死般地寧靜，冰雪般地寒冷。一種寥寂與沒落的悲哀，於是更深地把我籠罩了，我永日沉默在冥想的世界裏。

因為想着逃脫這種霧圍，有時我便獨自到街頭徜徉去，可是那些如梭的車馬，魚貫的人羣，也同樣不能給我一點興奮或慰藉，他們映在我眼險的不過是一幅熙熙攘攘的

世相，活動的，滑稽的，雜亂的寫真，看罷了所謂年景歸來心中越是惆悵地沒有一點皈依了。

啊！
What is home without a mother?

我又陡然地記憶起這句話了——它是一個歌譜的名字，可惜我不能唱它。

在那五年前的除夕的晚上，母親還能鬥勝了她的疾病，精神很煥發地和我們在一起聚餐，然而我不知怎麼那樣地不會湊趣，我反鬱鬱地沉着臉，彷彿感到一種不幸的預兆似的。

「你怎麼了？」母親很執心地問。

「沒有怎麼，我是好好的。」

我雖然這樣回答着，可是那兩股辛酸的眼淚早禁不住地要流出來了。我急忙轉過臉，或低下頭，為避免母親的視線。

『少年人總要放快活些，我像你這般大的年紀，還一天玩到晚，什麼心思都沒有呢。』

母親已經把我看破了。

我沒有言語。父親默默地呷着酒；弟弟儘獨自挾他所喜歡吃的東西。

自己因為早熟一點的原故，不經意地便養成了一種易感的性格。每當人家喜歡的時刻，自己偏偏感到哀愁；每當人家熱鬧的時刻，自己却又感到一種莫名的孤獨。究竟爲什麼呢？我是回答不出來的……

——沒有不散的筵席，這句話的黑影，好像整整投滿了我的窄隘的心胸。

飯後過了不久，母親便拿出兩個紅紙包兒來，一個給弟弟，一個給我。給弟弟的一個，立刻便被她拿走了，給我的一個，却還在母親的手裏握着。

紅紙包裹着壓歲錢，這是我們每年所最盼切而且數目最多的一筆收入，但這次我是沒有一點興致接受它的。

「媽，我不要罷，平時不是一樣地有麼？再說我已經漸漸長大了。」

「唉，孩子在父母面前，八十歲也算不上大的。」

「媽媽自己儘辛苦節儉，那裏有什麼富餘的呢。」我知道母親每次都暗暗添些錢給我，所以我更不願意接受了。

「這是我心願給你們用的……」母親還沒說完，這時父親忽然在隔壁帶着笑聲地嚷了：

「不要給大的了，他又不是小孩子。」

「別睬他，快拿起來吧。」母親也搶着說，好像哄着一個嬰孩，惟恐他受了驚嚇似的

……

佛前的香氣，蘊滿了全室，燭光是煌煌的。那慈祥和平，閑靜的煙紋，在黃金色的光輻中繚繞着，起伏着，彷彿要把人催得微醉了，定一下神，又似乎自己乍從夢裏醒覺過來一

樣

母親回到房裏的時候，父親已經睡了；但他并不立時臥下休息，她儘沉思般地坐在床頭，這時我心裏真淒涼起來了，於是我也走進了房裏。

房裏沒有燈，靠着南窗底下，燒着一對明晃晃的蠟燭。

『媽今天累了罷？』我想趕去這種沉寂的空氣。並且打算伴着母親談些家常。我是深深知道我剛纔那種態度太不對了。

『不——』她望了我一會又問，『你怎麼今天這樣不喜歡呢？』

我完全追悔了，所以我也很坦白地回答母親：

『我也說不出爲什麼，逢到年節，心裏總感覺着難受似的。』

『年輕的人，不該這樣的，又不像我們老了，越過越淡。』

——是的，越過越淡，在我心裏，也這樣重複地念了一遍。

『房裏也點蠟燭作什麼？』我走到燭前，剪着燭花問。

「你忘記了麼？這是守歲燭，每年除夕都要點的。」

那一對美麗的蠟燭，它們真好像穿着紅袍的新人。上面還題着金字：壽比南山……

「太高了一點吧？」

「你知道守歲守歲，要從今晚一直點到明朝呢。最好是一同熄——所謂同始同終——如果有剩下來，便留到清明晚間照百蟲，經這燭光一照，百蟲便無影踪了……」

在燭光底下，我們不知坐了多久；我們究竟把我們的殘餘的，惟有的一歲守住了沒有呢，那怕是蠟燭再高一點，除夕更長一些？

外面的爆竹，還是密一陣疎一陣地響着，只有這一對守歲燭是默默無語，它的火燄在不定的搖曳，淚是不止的垂滴，自始至終，自己燃燒着自己。

明年，母親便去世了，過了一個陰森森的除夕。

第二年，第三年，我都不在家裏……是去年的除夕罷，在父親的房裏，又燃起了「一對」明晃晃的守歲燭了。

——母骨寒了沒有呢？我只有自己問着自己。

又屆除夕了，環顧這陋小，低晦，沒有一點生氣與溫情的四圍——比去年更破落了的家庭。唉，我除了憑弔那些黃金的過往以外，那裏還有一點希望與期待呢？

歲雖暮，陽春不久就會到來……

心暮了，生命的火燄，將在長夜裏永久逝去了！

一九三〇，六月改作。

旅途隨筆

In the midway of our mortal life……Dante.

一 新兵

當着南北正在劇戰的時候，鐵路早已中斷了，我南行的計畫，於是只得捨陸而就舟了。

白河的水色，本來是渾黃的，現在被暮雲映得越發黯濁了。喘急的波流，並沒有什麼狂吼的聲音；只是一股作氣地向下奔騰着，沖刷着，一點也不停息。那架河的鋼橋，就在遠處也望得非常偉壯而且龐大，他卻是穩重不動絲毫的。

靠碼頭的各式建築物，被餘暉照了一霎時刻，便又恢復了他們原有的古舊的顏色

了。他們好像一羣落魄衰老了的娼婦，不再作那些誘惑獻媚的勾當了，只是廝守着，點綴着這應有盡有的泊頭而已。

外埠來的汽船，一個一個銜接地擁靠着棧橋的旁邊。雖然有無數的小工們爲她解卻重載，而她自己似乎并不覺得，儘從烟突裏擁出一團一團的黑煙，那彷彿表示她在喘息，爲減輕了長途的疲憊似的。

我在甲板上徘徊着，我心底充滿了一種悽悽惶惶的情味：我是起程了。

鐘敲七下了，船還沒有開。

司機樓上，前後的艙裏，燈光都明了。賣零食的小販，把攤子都移到棧橋上，甲板於是更顯得清靜，船彷彿不久就要開行似的。這時，來了兩個持鞭的軍人，後面跟着一羣人，有一個衣服很整齊的穿長袍的人，手裏拿着一面三角旗子，是黃色的，上面寫着「招兵」兩個字，蓋着一大塊不紅不黑的印色。

因爲好奇，我也尾隨着他們，一直都攀上船艙的甲板上了。兩個拿馬鞭的軍人坐着，

那個持旗穿使服的人向大家說，喊誰的名字誰就答應一聲「有」。

.....

點了一陣，大約是三十七個，沒有一個缺席。有一個點了好幾次纔回答一聲有，被那點名的人訓斥了一頓，他卻癡笑着彷彿要掩飾自己的不靈似的。

不一會，散茶的來了，斟滿三四個粗碗，讓他們輪流分配着喝，但喝茶的人似乎并不踴躍，有些離茶壺遠的人們，還沒有聽見說的是什麼，羔羊一般地三五個坐在一起，有帶着小包袱的人，便臨時放在身邊作了自己的墊子。

喝過茶的人們回來說，

『去喝一碗罷，否則要等明天晌午纔能喝呢。』

他們都是鬱鬱的，馴順的，誰和誰也沒有皈依。

旅客們沒有敢和他們接談的，那大約因為他們是屬於這兩個軍人的罷？何況這空

氣中又帶着不少森嚴機密似的成分呢？

他們有些切切地私語着，好像在驚奇這個新鮮的國度，驚奇這龐大的洋船，驚奇這周圍的一切……但也有幾個是彷彿在忍氣吞聲的強者，他們對於那威風凜凜的頭目，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在他們的眼中放出一種想反抗而不能的光芒，揣度着他們好像要說，——昨天，我還是一個自由的人，雖然我有些飢餓，但我還能對於世界的一切輕蔑怒罵；今天，我到這裏來了，也祇因為在這里罷了……

渾濁的流水，黯淡的暮雲，棧橋上的人聲，各處瑩瑩的燈光，一切都和他們沒有關係；就是這偌大都市裏的無數的人，雖然同是人，也和他們沒有一點的关系。沒有給他們送別的，沒有一個父母兄弟妻子……是他們此刻所能見到的。他們心底此刻思索着什麼呢？軍人……威風……沈重的鎗礮……瀾漫的煙雲……紅的血……白的骨……那一樣是他們所思索的呢？

委實地，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思索的是什麼，也沒有一個人去徒然地關顧到他們。

他們這一羣，在一面小旗，兩條馬鞭下，馴順地偃伏着。

四圍更沉靜了，可以聽見淙淙的水聲，打着船底好像低低的咽泣。在遠處，那龐大的鋼橋上，移動着一輛一輛的車燈；在對岸，樹蔭處的幾星寂寞的燈火，他的倒影，好像金蛇一般地在水中游動着。

已經超過規定的時間很久了，船還沒有開。

回到艙來，奪目的燈光，盈耳的人聲，頓時覺得被一股熱騰騰的氣氛包圍起來了。買辦，茶房，司帳……神色很緊張地在計議着。

「無論如何，還是不「裝」他們，你去對他們頭目說罷。」

「……」中間人表示很難爲情地楞着。

「何況纔給半價，不裝不裝。」

「不，他們已經答應給全價的。」

「全價……這一羣新兵，沒有一點訓練和紀律，在途中再出了亂子。」

『他們說只要睡在露天的船板上，連大艙都不進的。好在一宵就到了。』

『萬一出亂子呢？』

『不會的，都是新兵，裝了他們便算了。』中間人再三懇求，接着：

『惹急了他們長官，說不定今晚就出什麼變故了。』

本來想和事的，那知反招買辦震怒了。

『他們知道麼？這是英國船！一個電話，就可以由工部局派些武裝警察把他們趕走，殺他一點賊，就說盜竊！』

對於同胞的戰略，我低首地驚服了。儘力地推，儘力地趕，我不知那一羣可憐的人們要往何處去。

臨睡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個談判有了結束沒有。艙裏只剩了奪目的燈光，四圍都靜靜地沒有什麼聲音了。

船，還沒有開。

——不開也好，讓那些還未走上旅途的人們再依戀一刻他們的鄉土罷，讓那些焦灼着，憧憬着光明前途的——不，也許有怕上征程的人們，且在這黑暗中再掙扎一會，再拖宕一會罷。

第二天醒來，船已靜靜地泊在煙臺的海面了，詢起昨晚那一羣新兵，纔知道都已經登達了他們的目的地了。

運命的力，儘力地推，儘力地趕着人們，我不知道那一羣可憐的人們還要被推趕到何處去。

自然，他們不久就上實際的戰線去了，唉，這一羣新兵，這三十七顆肉彈！

近午的陽光，把煙臺市面照成黃金的顏色，海呢，像一塊透明的水晶；像一片油綠的絨毯，在輾動着，輕蕩着，漾漾地浮着一船還沒有到達他們的戰線的人們。

正午了，船還沒有開。

——不開也好，我心裏又這樣低低地念着它了。

二 夜車

因爲一點小小的職業，在嚴冬，我不得不冒了寒涼向M驛進發了。也是當着戰時的交通，車和時刻都沒有一定的。在這沒有一定的期間，我時時去打聽，有一次，確確鑿鑿地，宣佈了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有一列車子到S州去。

按着時間，我很早地便到車站去等候了。

天色非常的陰晦，車站內外，完全彷彿留着的一種被朔風征服過後的蕭瑟與冷落；旅客雖然很多，但都是無精打采地沉着苦臉，誰和誰也沒有交涉。這偌大的一個車站，真是顯得過於空洞寂寞了。沒有汽笛叫，就連腳夫也不肯高聲說一句話的。恐怕除了人們的鞋底擦着水門汀鋪過的地面上所發出來的一種嘶嘶的聲音之外，再也沒有另外的響聲了。

確實地，費了所謂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買着能夠帶我去M驛的車票了。並且，謝上帝，我也僥倖地「衝」上車子了——這沒有頂蓬，沒有門窗，沒有坐位的車「箱子」！

朔風呼呼地狂吼着，吹過電桿上的磁瓶時，更尖削的彷彿像鬼哨了。天上無邊無際的陰雲，幾乎要整塊地向大地沉落。午後，天地越發變得陰慘了，彷彿前方的火藥烟雲，也都向這裏壓迫過來了。

已經越過發車的時刻四分之一了，但仍然沒有一點要開的消息。

冬天的傍晚，世界是怎樣地像一幅水墨的圖畫啊！一羣同車人們的面龐，也漸漸地迷朦起來了。不久，站臺上的電燈照明了，彷彿一條珠鏈，在黑暗中閃爍着寂寞的，沒有熱氣的冷光。這時，空中已經遲遲地，但又接續不斷地旋舞起輕屑似的雪花了。

差不多已經是我預定要到M驛的時刻了，而車子纔從他的起點慢慢地開出。離開車站不久，頓時就把這一羣人帶向烏黑的深處去了。

漣漣的輪聲，成了一種單調而可怕的聲音，在軌道旁邊的電桿，郊野的樹叢，山影，都

彷彿變成黑黝黝的幽靈的影子了。

雪，下得越發緊了，從旅客們手燈裏射出來的光線中，可以看見每個人的肩上都披了白雪。

大家都是冷風中瑟縮着，但人和人也漸漸願意互相靠倚了，那或者爲了取暖的緣故。

我在車箱裏時而昏殭過去，時而激醒起來。耳裏還是古隆古隆的輪聲，眼中還是烏黑的什麼也看不清白，下意識還能告訴我是在動着的向前進着的車裏。

大約因爲過於寂寞的原故，在我身旁坐着的兩個人儘劃着一根一根的火柴，他們并不吃菸，也不曾尋找什麼東西，恐怕只是藉一點火光消遣遊戲而已。他們的面影，我在這一次一次火柴的微光中記清楚了；一個面龐長些，一個較圓些，眼睛也特別地深陷。聽他們的談話，可以揣度出他們是同鄉——不在一個村子，相距也是很近的。他們都是圍着一條灰色黑緣的軍用毯，背和背對靠着。

我本來注意他們，他們的談話，也就引着我諦聽了。

「……真的，我總忘了問你，鍋店村的老徐怎麼很久不見了？」

「他嗎；你還不知道，早「斃」了。」

「斃了？我一點影子也不知道！」

「其實，真冤！太冤了！」

長臉的一個劃了一根火柴又用口吹了，這時可以看見對面說話的那個人頭還在搖着。

手。」
「那是他們隊伍正駐在××的時候，他和一個女人不規距，其實也不過拉了一下

「那也不致於就犯死罪啊！」

「誰說不是呢。不過他在崗上，那女人立刻就在司令部前邊嚷起來了。」

「這女人太厲害了！」

「其實他們還認識過。」

「……………」

「要沒有胡隊長給他告發，恐怕也不致於的。那傢伙和老徐還是同村，就因為他也認識那個女的。」

「媽的，太不值了！」

「那傢伙後來死得也夠慘的……………」

長臉的一個還是劃着火柴，眼皮低向着火光，對方還沉着臉繼續地說：

「在××剿匪那一回，他領着一小隊纜和匪人開火不久就中傷了，倒在一個山坡上。匪竄了之後，人來看他他還呻吟着呢。彈是中在脅下。他對一個同伴說，——勞駕了……………實在受罪……………不如請你再爽快給我一下罷。」

說着，他指一指他的額角。

「這傢伙也真可以的啊。」

「到底，又給了他一下纔過去了。在沒有人的荒山裏，即或請着醫生，也是難好的，痛快地早點完了，真比受那種罪強多了。」

「這年頭命真算不了什麼。」

「真的，就像胡隊長爲了幾個錢，結果把命送了，聽說死後從他衣袋裏翻出半個月的欠餉，一個還沒動呢。」

話終止了，火柴大約也劃完了——因爲他不再劃了。

我完全注意着聽他們的談話，我似乎也走進他們的世界了，我想着他們的「老徐」，那隊長，那女人……

雪飛得更緊了，再望周圍，已經不似以前那般烏黑了，那大約因爲地上的雪，集得很厚，雪光已經皚皚地映照著天空了。這時，一切都被白雪掩蓋了。

驀地，我疑問起我自己，並且連這一車的人們，在這樣淒涼冷酷的世界，大家同到什麼地方去呢？甚至我奇怪了，那機車還會發出動力來；那司機的還有熱的力量去連轉着

它麼？……

黎明的時候，我到M驛了，那夜間談話的人——兩個傷兵，我看見他們仍是坐在車裏向前邊進發去了。

三 江船上

有一次，我是坐在這樣的一個江船的客艙裏，幾條板櫂，一個小桌，代價卻高出房艙二分之一了。那次同艙的連我一共是四客：一個二十二三歲的青年軍人，一個行商，一個是穿袈裟的修行人——後來知道他是會音寺的和尚。他是胖胖的臉，光光的頭，正同一般典型的和尚一樣。手裏拿着一條宿珠，用拇指的指甲一個一個地搯送着。

青年的軍人睡了一覺醒了，好像極不耐煩地坐了起來。他是一個瘦瘦身材的人，臉上土黃色，肩背有些向前彎曲，那一身軍服穿在他的身上，分外顯得不稱了。由他一個人，我彷彿看出中國軍人的精神來了；疲憊的，倦怠的，沒有一點出路的中國軍人。因為他的

而龐好像我的一個朋友，所以我并不嫌厭他，而且陰自儘思索關於他的事了；他是因此因彼地穿上這身軍服了，他又因此因彼地不能把他脫下了……莫名其妙地，我又聯想起這「不得不」的人生了。

我想，他或者是世間的一個畸零人罷？沒有人還能對他說，

——孩子，我生了你不是爲去飄泊的……

——親愛的，你在我懷裏永沒有安睡過，你卻要常常到辛苦的路上去打盹……

江船靜靜地駛着，兩岸葱綠的樹木，如影戲一般地向後移動，這四個人的客艙裏，充滿了寂寞的空氣，並且使人感到一種壓迫了。那青年的軍人坐起之後，連連搖了幾下頭，同時把兩腿穹起來，用他的兩手抱着膝蓋。瞧了半晌那穿袈裟的人，想要搭伴似地說，

『到鎮江去的麼？在那個廟裏住持？』

『××的會音寺。』

青年的軍人凝視了一會對面的僧人彷彿關制不住地把心裏立刻想解決的問題提出來了——

『人怎麼就可以出家了？真地，我時時有這種願心。』

『……』僧人沒有回答，好像估量對方有沒有誠心似的。

旁聽着的我，也奇怪這個突然的問題了。在那樣一個轟轟烈烈的時代，青年人們的熱血都沸騰了，爲他們的理想——爲他們的幻夢，赴湯蹈火地去參加各種實際革命的工作，頭顱是可以犧牲的，只要得着主義的實現；殷血是可以和泥土的，只要得着他們的「真理」。而這樣的一個偉大的時代，竟有這樣消極思退的人！

時代的潮，正如同江海的潮，起來了，落下了，沖刷着，捲揭着……有什麼進度呢？潮便是潮罷了。

『說到修行，那不是一種試驗的事情，』僧人本着他的立場說。

『那真所謂是一而不是二的，現世充滿了罪惡，堅苦的修行，爲着極樂的來生……』

心，惟一地是要淨的，頭上的戒痕，并不能代表了就是真正的信徒……」

我記憶不起那些說法了，我儘看他手裏的那條宿珠，從頭到尾，從尾到頭，不止地輪迴着。他說罷了一大段佛法，又從衣袋裏拿出一捲黃色的紙單，喟然地說，

「我們總算是『有緣』的。」說着，散給青年軍人一張，我一張；看了一看旁邊的商人，也捨了一張。單子上橫印着，「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底下：

蓮池大師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難免生老病死，任汝千般快活，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不知什麼時候來的不測的風雲，船窗外邊的江天，都已經黑黝黝的了。在天際時常現出一條一條裂隙似的閃電，那使人見了心頭發顫。座旁的商人忽然指着窗外的空中說，「看，那不是一條繫水的龍！那龍爪攬着雲頭……」

我看不見什麼，但覺得四圍好像驚心動目似的。

正是船到江面最寬的地方，風浪并作了斜急的雨脚，把船身打得殺——殺——作

響。這時，江面，兩岸，四界的一切，都迷朦在無量數的雨脚和雨星子裏面了。船身，激烈地搖蕩着，顛簸着，左右地成了很銳的角度。在雨聲中，時而聽見煙蓬上的人們喊着——那是帶着一種陰慘而淒冽的喊聲：『大家坐下！大家坐穩了……』

同艙的幾位，都回復到以前的沉默了，這幾個有緣的人們當中，誰是如同坐在蓮花托上那樣泰然怡如呢？

……

風雨過去了，到碼頭的時候，已經天黑。岸上的燈火，好像還在餘零的雨星中打顫，眼睛睜睜地睜不自然。

下船之後，我隨着那旅舍引導人的身後，默默地在自己不知悉的凹凸的泥濘的路上向前走，我好像到了和平甯靜的彼岸，我已經離開那險惡的江船，邁到夷曠的大道了！不，我還不能相信！在這旅行的中途，我不知還要被那運命的力推送到何處去……

當我睡在旅舍的小房裏時，聽見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寺鐘，一聲一聲地，悠長地，餘音

嫋嫋地響着。不時地，又從那遠遠、遠遠的地方，送過幾聲號角，悲壯地在這清澈的空氣中振蕩。

這同是人生的節奏罷。

四 搖機的

在悠長憊疲的旅途中，我有一次經過我的故鄉，我偷閑地在我姑母家裏歇了幾個星期。在這幾個星期間，我曾重尋童年時代的一切陳跡——那深深銘鑄在我腦中的陳跡，可是一點也沒有了；就是固定的城河與舊居，也完全改變了他們原來的面目。故鄉是什麼都沒有了！我雖然住在親戚的家裏，但我感到一種比旅途上更寂寞的寂寞。幾個星期中我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呢？除了那個搖機的肖像存在我眼底以外，我實在說不出旁的了。

他是姑母家附設印刷局的一個工人，每天吃罷晚飯，我們同在一起談天，說說笑話。

表弟給我介紹的時候說，你懂他的話，讓他講個「老鄉」的故事給你聽罷。他立刻指手畫腳地說出東一段西一段的軍隊生活。有時，鄰居的夥計笑着對我說，

『叫他畫一匹馬你看，他畫馬是拿手的。』

還沒有等我開口，他便把筆從筆帽中抽出，看一下我，筆頭在舌上舐了幾舐，找一片紙就畫起來了。

果然地，從他下手的幾筆看來，就知道他是非常熟練的了；不到十筆，大腿有了，頭有了，蹄子也有了……

圍着他的人們，彷彿被他這天才驚呆着，一聲不作，多少隻眼睛隨着他的筆頭動着……

最后，還畫許多馬鬃，把筆畫乾了，於是又在舌上舐幾舐。

但這次他不再向馬鬃上着筆了，忽地在馬肚上三兩筆地添了一個生殖器。一匹完全的马像，便告成了。這時呢，大家都哄笑了，然而他還和未畫馬以前的神情一樣。

我知道人家所以介紹他畫馬的動機了，同時我也認識出這一個有趣的人了——我所愛的這種北方人的樸厚與耿直。

他纔十七歲，身體長得很高的，依着餬口的是他兩個腕子，他一天不知要搖多少次。機子，每次搖起機子他便不說話了，兩腕也同機械般地停一兩分鐘搖它一下，在停着的時候，便擦一擦額上的汗珠，接着又搖了起來。在我看來，這種工作是很吃力的，委實的要賣了他所有的體力，來換一口飯吃。

姑母有一次對我說：『虧得有這個北方孩子，機子都是靠他搖呢。很上算的，一個月只要給他兩塊錢；訂的是半年不許轉戶的。』

我聽了這些話，我心裏更覺得快快的了。

不知是不是因為我是懂他話的對手，他總喜歡和我談話，而且大半關於他的身世。『我們家裏也有不少的地，還有騾子，馬，和轎車。我沒有母親了，父親已經很老……』

『你怎麼會從直隸跑到這裏來的呢？』

「因爲生了一股氣罷了。」

「好大的氣啊！」

「真是的，要不是嫂嫂那次挑哥哥毒打我，我也不致於有現在的。從那次起我便由家裏跑出來，立志非當兵報仇不可。」

——「兵」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麼？我想，又問：

「當了沒有呢？」

「當然當了。可是不久我又從營裏跑到我們村裏，在中途我反悔了：氣還沒有出，回去不但讓他們奚落我，父親也要罵的，好人不當兵。虧得在中途遇見我們那里有到這里來作生意的人，我就跟他們一起來了。他們知道我家裏所，以不怕我連累他們的。」

「你來這里多久了？」

「半年多了。」

「氣——氣呢？消了一些罷？」我不好意思地問。

「……」他沒有回答。

「你想回去麼？」

「其實，在這裡多爽心啊，賣點氣力，自己吃自己的。父親倒是常來信想叫我回去。」

「我們同路罷，不久我就要走了。」

「不，我已經在這裡訂了半年工了。」

……

他仍然天天搖機子，有時給人家畫一張應有盡有的馬，讓大家滿足滿足他們低級的趣味。

我不久就從姑母家裏起程了。上船的那天早晨，我沒有看見他。船將開了，忽忽從船窗外伸過一個頸子，那是他，那個搖機的，彷彿在尋找什麼，結果，他發見我坐的地方了，他忙忙地便跑到我面前了。

「你走了？」

『……』我沒有說什麼，我的身體不是已經坐在船上了麼？他望了我一會，把一個小紙包放在我手裏，他走了。

從那次以後，我便再也沒有看見他了。

船開以後，我打開紙包，紙包裏掉出幾顆棗子。

啊，這是他給我送別的禮物！我彷彿看見這個耿直可愛的人立在我的面前，我心裏輕輕地跳了。

船是往相背的方向去了；我又在旅途上了。我想起這棗子大約是普通人所隱含着「早」字的意思罷？

——他是不是希望我「早」日抵達我所要去的地方呢？

唉，運命的力，在推趕着，儘力推趕着，我還不知要往何處去……

橫豎，在我們生命的中途，遲早都沒有什麼關係的，不同是一樣地在‘mortal’這個字的界圍之中麼？

一九三〇，八月初。

寄健康人（三）

×： 上次的信你大約已經收到了；看了沒有，却有些叫我懷疑。不過我并不強迫叫你，雖然那是寫給你的。記得我曾告訴過你，我的生活儘管像豬底，但我的運命畢竟還是一條蠶，喫起來怪精神，而吐着絲便一些聲息也沒有了。結果作了一個繭兒關閉了自己，任人放到鍋籠裏蒸熬，倒也滿不在意了。

前天在刊物上看見××先生寫的一篇「他們在路上」那種感人心魄的事蹟，那種簡潔不浪費的筆墨，真地使我汗流浹背了！我想，除了我，你一定也有不少的那樣偉大的朋友們在路上罷？他們在邁進，在橫衝直撞；在找着自己的路，同時關着大眾的路……

朋友，莫顧念我罷。我自己的路，完全到了盡頭；所有的門，也都關閉了。人家指示給我的路，我還沒有走——也許已經走過一節，但我相信絕不會走得通。我，如今完全是一個

自掘坟墓的人過去的血汗，滴瀝在所謂生之路上，如今的血汗，却相和在泥土的坑穴裏。雖然我還能寄你一些字跡，焉知道沒有人說這是鬼之書札呢？

在這裏陪着丈夫戒大烟的一位女客有一次對她男人說：

『這裏什麼都很好，就是有一點陰森氣，尤其是那鐵馬，夜靜的時刻釘鑄着叫人駭怕；睡着了倒也罷了，乍醒的時候真是沁人。還有那白楊樹，動不動便刷刷拉拉地響，好像住在坟地裏似的。』

這女人說話的聲調是再好聽也沒有了，不過我不承認她的話對於我是準確的；她原來也是一個健康人。

在高高的古老的寺簷上鐵馬兒怎樣釘鑄釘鑄地響，在松濤裏是怎樣的夾着那楊樹刷刷拉拉的伴奏，在繁星撒滿的天空上是怎樣的看出黑黝黝的山峯……我都不寫來驚擾你們健康人的視聽了。總之，健康人的糟粕，在我未必不是米糧。朋友，你不要擔心我在這裏會被鬼怪拖了去；堪可告慰的大約還是這一點鬼域的，陰森的，健康人所不

大希罕的米糧罷。

現在我告訴你一些除此以外的事，你也許比較樂意地聽。不過也並不是什麼希奇古怪的東西，而只是一點飛禽走獸誌而已。

初來的時節，蒙這邊一位醫生光顧到我；我也是笑嘻嘻地接待了他。不過心裏無論如何總是憎惡醫生的。看他那樣子大約是個半路出家的，身上的肥肉却是不少。

『照過X光沒有？』他問。

『沒有，不過……』我於是和他上下古今中外地談了許多關於這種病的經過，治療，原理……等等，他似乎很首肯，其實他中了我的計，我說這麼一大套，原就是防止他把他肚子裏那幾格蘭姆的醫學智識傾到我的耳朵裏來。我最怕醫生講醫道，雖則我不否認這幾格蘭姆的醫道是他零沽整壘地去求餬口之道的。

『好那麼你自己知道更易於療養了。』他說，繼續着，彷彿離開了醫生的立場——

『不可悲觀，心中要闊達大度。』

我漫自應着，我心裏却在估量着他一天要吃幾斤豬肉。

『這裏最好不過了，你可以完全把你心裏的事情丟開，一點也不要去思索，唯一方法就是聽外面的鳥叫。』

他說到這裏我忽然會心地笑了。

『很有道理！聽鳥叫是一個方法，不過一邊聽着鳥叫，一邊却想着自己的事又怎麼辦呢？』

這些話我並沒有對他講，也沒有問他在醫學上應當注射什麼——就是說要打什麼針。

這裏常叫的幾種鳥是山鵲，燕子，鴿子和麻雀。

前些日子聽見過幾陣喜鵲叫，我心裏頓時一快。因為在我腦中還留着喜鵲叫是報喜的傳說。我心裏想了一晌，快活又成了空虛的了：沒有什麼喜事會臨到我頭上來的。

友們都在數千里外，書翰的往來也是鳳毛麟角……客是不會有的，錢是不會生翅膀的，愛也不會瞎了眼……結論是：喜無可喜，讓他空叫幾聲而已。不過山裏不只我一個，說不定喜鵲叫的時候正是某某受委任狀，某某「出山」的時候也未可知。

空喜之喜，弄得我不喜久之！昨天黃昏的時候，在我頭頂的樹上忽然起了一場鳥戰，殺殺地叫個不住。抬頭望見一羣一羣的山鵲啄着一個喜鵲，那喜鵲狼狽地飛東飛西，而一羣一羣的山鵲更是再接再厲。我頓時恍悟過來了，那天喜鵲之叫，正是所謂禍從口出，他沒有想想這山地便是山鵲的領域；所有的動物都是黨同伐異的，又豈只是地上兩條腿走的人類如此呢？

喜鵲的樣子你當然知道，我不必告訴你了。山鵲你大約還不常見，身子橢圓形，尾巴如一根長槍，他不常叫，有時候殺——殺——拉長了聲音，一個叫，同時所有的山鵲都叫了。聽說這是他們發現了蛇在樹上，羣起而攻之的口號。（這裏的一個養病老頭兒說的，我想不致於錯的。）

其次是燕子，燕子我對他沒有什麼好感——這似乎要扯到一點貞操（！）問題上去，記得聽誰說過：「雁守千年寡，燕無一夕虛。」其實我才沒有精神去管這些鳥操的問題哩。我之對他沒有好感，也許正是有好感的。因為他是天地間動着的小小的黑的音鍵；他是一篇淒豔的小品散文。他動着，他存在着，而使你的心也動着，也知道存在着。誰能因為他心裏怕動怕知道他的存在而歸咎於他呢？這是毫無理由的，我對於燕子所以沒有什麼好感的，恐怕就是屬於這個範圍之內的罷。

在頽老的城牆上，在古舊的殿頂，塔尖，在暮色籠罩了的憂鬱的水上……有着他們的影子，有着他們聲音；春來秋去，却常常到了人間的筆墨裏。

記得兩三年前我譯過一篇德富蘆花的「耶路撒冷之燕」他寫聖地的燕子是怎樣成千成萬，怎樣的飛翔着而沒有一度碰觸過……然而我已經模糊地記不清全豹了。這裏的燕子，現在只有用這裏的一個「不具」的攝影器映下來寄給你。

那一羣一羣的，是成千或成萬，我並不曾數過，他們在空中飛翔的時候，高高的，飄飄

的，正像從什麼火場的地方昇騰起來的一片灰燼。當着灰燼看不清晰了的時候，那是燕子已經飛遠了，可是一會兒他們又飛近了，於是使你更驚異着那火場還在熾烈地燃燒着，灰燼還在繼續地昇騰着。有時，一羣一羣的低飛着掠頂而過，他們一條聲似的唧叫着，其氣慨真是比大軍前進還要雄壯！有時，三三五五的高高地飄在深空，空中是蔚藍的，像一片春之海面，襯着幾朵悠靜的停雲，那就好像成了海濱的幾塊天然的岩石子，燕子們悠閑地飛着，正彷彿是些小魚兒在碧清的水裏——海底下游着，無撓無阻地游着；或者不是游着，他們簡直用不着睜開眼，儘管任性地隨着碧水流流着罷了。自己用不着一點遐想，看着海在天空，魚游頂上，那邈迢的一切，都似乎是天國開了他的城闕，讓人們享到眼福了。我覺得燕子也惟有在這種境界裏飛翔着爲最得體，也最美麗。

有時，天空是灰茫茫的，燕子依舊穿梭地飛着，我呆呆望着他們，心裏也是灰茫茫的一片，不知在想着什麼，那時可以說什麼都沒有想，什麼都已忘盡了。呆望着燕子的飛翔也覺得絲毫沒有意義，動沒有意義；一切的存在也都沒有意義。燕子的身子彷彿是一個

一個的針頭在留聲機片上胡亂地劃着，但是發不出一點點的聲音，更沒有任何的意思；可是他們却不休地劃着，這針頭從來不會損壞過，這底片也從來不會模糊或消蝕過一點。兩者都無須更換，永劫的，終古如斯的。雖則誰也沒有看見空間遺留着什麼痕跡——空間永遠是那麼渺茫無限無限的啊！

朋友，我不是從來沒有提到過我的生命的意義麼？我沒有方法和能力去提到他，現在我權且藉着敘述燕子的事情告訴給你罷；我也是同你們健康人一樣的有着靈魂，有着肉體。我的肉體漸漸被細菌侵蝕了，我的靈魂也先後的佈着黑紋——這都可以說是被人咀咒的不健康的病徵。不過，生命還是不絕如縷的讓我負着，我找不着一點意義，我只是覺得一天比一天的沉重了！唉，生命如今完全像一塊灰茫茫的底片，多少個針頭劃過他了，劃過他無數的次數了。倘使當真地去找什麼遺留下來的痕跡，那麼同樣是毫無所得，而且也是毫無意義之可言的。

在無痕中帶着痕跡，在無聲中留着聲音，在虛無中有着存在，這大約便是我的生命

了罷？我的生命是天天有着燕子爲他寫照的。

○燕子，用着他的身子完成了一篇永遠凄豔的生動的散文，在這篇散文裏也寫照了宇宙的生命了。

說到鴿子，似乎又使我的思路回到人間來了；同時使我咀嚼起生活的味道了。

這里有些鴿子，他們棲止在羅漢堂的中央的閣頂上。聽說起初只有幾隻，是老和尚死後放到閣頂上去的。多少年沒有人飼養過他們，他們由摒棄而自謀獨立了。他們由少數而繁殖成羣了。他們成天價咕嚕着，那音調聽着是深怨的，沉悶的，忍氣吞聲的。生活，好像並沒有被他們忘却地在咀咒着。

記得曾經看過一幅叫「和平」的名畫，裏面畫着一個女人的膝邊飛着一隻鴿子。這無疑地說女人和鴿子都是象徵着和平的。然而，和平的意義果真就是代表着沈默，屈就，隨從，與那忍氣吞聲和無抵抗的氣質麼？那麼，我以爲和平還不如照諷刺畫家畫着赴

軍縮會議的代表挾着洋槍大砲，瘴惡的妖魔架着鷹鷲爲合理些。有人說過女人是天使和惡魔的合體，我是相信的。我說鴿子是比任何動物都有純潔的永存的愛的，不知有誰也這樣觀察過沒有？

莫泊桑在他的短篇小說「愛」裏，述敘着一件打獵的故事。一隻鳥（我記不清楚是什麼名字）被擊落了下來，而那未亡的一隻總是在空中哀鳴着，雖然是在黑暗的敵人未去的夜裏，他却毫無憚畏地要尋求他那同命的伴侶，是怎樣的一個結局，莫泊桑謂之爲「愛」了，我也記不大清楚了。

唱 Love Parado 的挾着社會學大綱的青年，不穿襪子的「犧牲色相」的女郎，他們一對一對的愛在馬路；一對一對的愛在高樓。如果你去告訴他這鳥的故事，毫無疑問地將回答你：鳥東西，傻瓜。

朋友，本來我是要告訴你這里飛禽和走獸的事的，把人的事還是攔在一旁罷。

羅漢堂閣頂的鴿子，現在是一羣野鴿子了，他們不再仰人的鼻息，麥田黍地，溪旁泉

頭，都可以任性而之的。再沒有什麼，但大空也還是可以去暢快地盡量地呼吸一陣的。他們飛起來的時候是一羣一羣的落下來，時候又一對一對的成雙了。我不懂得他們的言語，我聽着他們總像咕嚕着詛咒生活。其實，依照他們這種幸福的過活，他們所咕嚕的或者正是和我所想的相反罷。能享受的都是幸福的！世界上只有自卑自賤的自掘墳墓的可憐，但也是最得不着同情的。我說，能享受的都是幸福的，然而同時我憐憫這句話的單薄。

大風疾雨的時候，我看見鴿子們站在獸頭瓦上絲毫不動，他們居高臨下地瞰視一切，風吹雨淋，都似乎不能搖動或浸蝕他們一點點靜穆的忘懷一切的生活。有時候也動一動的，這一動便更有趣。譬如那鴿子輕輕跳了三步，站到第六道瓦楞上，隨後就可以看見另一隻鴿子；立刻也跳了三步和那隻鴿子并頭地，站在第六道瓦楞上了。我看了多少次都是這樣，相互地追逐着，相互地作着天真的調弄，相互地偎依着；但從來沒有看見過第三隻鴿子飛到這兩者之間，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兩者之中的一隻離他而飛去。

——真正的偉大的愛，時常使我感心而流淚。這時，我又奇異地在想：獵人，你來嗎？帶着你的武器，打鴿子呀！打一隻會得到兩隻哩。不信，你在你的腳下會有兩隻不暝的鴿子的眼，在另外的地方還有兩隻不暝的鴿子的眼，結局，一對鴿子四隻眼，都會瞑得緊緊地落在你的腳下了。

羅漢堂前些日子修葺了一回，我曾親眼看見一個惡作劇的瓦匠，攔着閣頂的小窗格子插鴿子，裏面的鴿子一隻一隻的拚死地衝出來，後來，已經晚了，那些鴿子還是長久地繞着閣的四圍而盤旋，好像餘驚未定，又來冒險探望這曾受一度災難的故居似的。

從那次以後，我總想注意着他們飛起來的時候的數目。可咀咒的是我這對病花了的眼，是奇數呢？還是偶數呢？等日後看準了再告訴你罷，如果你對於這件事還有一點關心時。

麻雀在這裡要算最多最噪雜，整天價唧喳着的就是他們。他們也最沒有出息，像一

幫頑皮討厭的孩子，從東頭串到西頭，從西頭又串到東頭。有一次我黎明的時候起來，走到院裏，還可以看到遲歸的蝙蝠繞樑而飛，這時麻雀已早在林間了。他們不怕人地撲楞撲楞地低飛着，敢則是在撲食一隻興奮終夜，現在已是精疲力竭睡眠惺忪的燈蛾。因此我更討厭了麻雀了。

很多日子以前鴈鳩是叫過的，人家叫他郭公，又叫他布穀，他叫的聲音彷彿是讓人們及時「磨刀割穀。」朋友，你想到過那種帶着複疊的頓挫的「磨刀割穀……」「磨刀——割穀……」的鳴聲沒有？那是金黃的穗浪正在田畦裏波動，長夏還沒有到來的時候哩。

斑鳩近來時常的叫，天已經下過好幾場雨了。

這裡的飛禽就盡於此了，你如果想聽到夜鶯或鳳凰的故事，那麼我所告訴你的就未免使你失望了。同時，我現在要說的走獸，也沒有什麼虎豹獅象，談起來叫人色變的那

種魄力。你願意聽麼？一羣山羊和一隻狗的事情罷了。

一個大不過畝地的羊圈，就靜悄悄地伏在山麓的左側，從我住的樓窗望了過去，一棵極大的槐樹遮掩着它的上空，用石頭砌成虎皮模樣的低低的圍牆，順着山勢，圈占了一片不很規則的土地。牆上畫了許多石灰的大白圈子，並不很圓，排列得却很整齊。想到畫這些圈子的時候，那人的手，那人的搖頭轉腰的姿勢，不是一件極有趣極好玩的事嗎？紅綠的標語或者會驚惕了都市的那些享樂的神經衰弱的男和女罷，這些白白的圈子，委實也有神祕的力量使我低首玩味於原民的藝術了。

在童年時代，我曾聽人說過：山郊野地的豺狼是常常在黃昏夜晚的時刻，出來撲食小孩的，那時候在弱小的心靈裏就印住了迄今未滅的恐怖；狼也許會來到這山裏罷？看到羊圈圍牆上的這許多白圈子，便禁不住地這樣想。狼是怕圈子的，同時又喚起了這當初的記憶，輕輕的對照的想，不久便彷彿鬆快而得到慰藉了。

這小小的羊圈把山地真的裝貫起靈魂來了；並且讓我認識了我現在的生活，又回

往到童年的幻想的境地裏。有時我也想得很驚惕起來，我這不健康的成人的寓居，畢竟蹣跚到世界上那一隅才能得到它呢？在人與人的隔膜上，在彼與此的壁壘上，那些數不清的明顯圈迹啊，我還是像一隻饑餓的狼，聽憑了人的聰明的愚弄而裹足不前罷！

差不多近百隻的羊，就住在這小小的羊圈裏，一半是老的，一半是幼小的。每天早晚放出去吃草的時候，老的一羣是被一個年長的人帶着；幼小的一羣是另一個牧童趕着，他喜歡拿一根揚起來很響的鞭子，穿一雙上山的特製的厚底鞋。他的這一羣彷彿真就是他所屬有的生徒或伴侶了，因為每天都可以聽到他同他們說煩神的話，罵他們不聽指揮，嚙嚙着，帶警戒似地表示着他會隨時打他們。這牧童可以說完全生活在一羣小羊裏，他的一切是爲着他們的。那年長的一個便不是這樣了，他的生活是取諸於他們的，帶着他們就是他的職業，高興的時候或許唱幾段山歌，那也不是天籟的，說不定心裏在想着和什麼女人作着呆事。兩羣羊在山上，我總是把我的眼睛跟蹤着那幼小的一羣。遠遠地望過去，小得如同一簇米粒，稍稍走近了的時候，也會把他們錯當了石塊的，看清了他

們在緩緩地移動，可是仍舊願意把他們當作石頭看，一羣兩羣的雪白的石頭，貼在山腰却是活動的，你看了不覺得美快麼？

有一次我獨自走到羊圈裏去，立在那棵大槐樹的蔭下，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一切融合於他們的裏面，但這只是一個空想，在我的心底確是非常羨慕他們的。

幾個人圍着那個年紀大的牧羊的，他的面前放着一個瓦盆，許多鵝蛋似的東西，浸在血色的水裏。

『這是什麼？』有人問。

『玉子。』

『什麼玉子？』不懂得這個名辭的人還釘着追問他。

他不大喜歡解釋得再詳細了，低着頭，只是用一把明亮的刀子，一個一個的把那些鵝蛋似的東西剖開，扯去了裏面的筋，又把它放在水裏洗濯幾下，於是水色更殷紅了。

『這是最補人陽氣的，暴炒了吃下去。』他這樣說着，好像他得了什麼長生不老之

藥似的。

我很明白，我不忍看他了。那幾個好奇的人們，或者要等着看他吃下肚去才甘心罷。那些受了奄割的公羊，倦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他們眯縫着眼睛，像是在忍耐着最大的痛苦，他們不但以後不能再「鬧」了，恐怕三五天之內連青草也不得下咽的。

羊……這些可憐的動物啊，他們生着，他們爲着他人的宰割而生着；天地是同樣地蓋着他們負着他們，可是生命是操在那「支配者」的手裏。

我看見了那個牧羊的孩子，我把他也當作一匹小羊看待了。

「爲什麼這又是另一羣？」我故意問他。

「這些都是小的。」

——幸福的幼小者啊！我默自地念着。

一個兒歌，我到現在還能背誦出來：

羊！
羊！

跳花牆，

抓把草，

餵你娘。

你娘沒在家，

餵你們小哥兒三。（「三」字讀「沙」音）

這兒歌的意思，或者是說失却了慈母的一羣幼小者罷？羣字的原意便是三羊之謂。在夜更深的時刻，時常聽見那幼小者的尖銳咩聲：

——姆媽……姆媽……

姆媽如果沒在家裏，她便永遠不會回來了罷？

老羊也間或沉重地哼咩幾聲，那聲音裏是如何的沁着生之苦汁啊！

有時我被「親情」這兩個字感動了，睜開了我的兩隻枯澀的眼，望見的只是黑沉沉的夜，心裏漫漫地長思着；長思着我自己的那個沒有姆媽的家，姆媽今生再也不歸來

了。

這裏，還有一匹狗是我要簡略告訴你的。我並沒有要你「愛我，也愛我的狗」那種要求。我告訴你的的是我的心曾經真正得到過一度有安置處的喜悅。

朋友，我愛這匹狗，比愛任何的人和事物都覺得適宜而且舒暢，你倘如不能相信我的話，那我會怪你對於我是缺乏同情了。缺乏同情，就難免對於我作「變態」之想了。

叔本華曾以愛狗聞於世人；他那愛的根果完全是爲了狗（或者另外許多動物罷）要比人類的心地單純。我也愛單純，但我從來還沒有遇到過像我這次所愛的這匹狗的單純那種人。而且，單純便把自己也單純化了起來，這也是使我愛狗之愛愈加熱烈而虔誠的第一遭的嘗受。

近來因爲她懷了孕不常來了，我寂寞。每逢戀想着她那雙深情的眼，無造作地搖擺着的尾巴，我便禁不住地繞室徘徊了。

祈禱上帝給我更單純的腦，我會得福，到那時再和你比比健康看罷。

雪白的紙，浪費得太多了，留着這一行祝你的永遠的健康。

一九三二年夏，夜闌，山洪聲中。

自然的節律

隔着玻璃，望見兩邊窗角的纖弱的柳條，他們寂靜地垂着，風來時也嫵娜地搖曳搖曳。

從這邊的窗角到那邊的窗角，貫串着幾條黑色的電線，在線上，寂靜地息着幾隻小燕，他們的身子是苗條而修長的。

無論天氣是晴朗還是陰晦，也無論心情是舒暢或是憂鬱，我心底輕輕地唱了——或者不是唱，只是隨着「自然」的節律而微顫，不絕如縷地微顫。

所謂「自然」的節律，他就展放在我的目前：那窗外的電線，正並列得如同一個樂譜，那黑色小燕的身子，不就是一個一個的音捶麼？並且，那柳條，是時舞時止着；那小燕，是時來時去，完全像琴上的鍵子在一起一落着。

動呢？

——是看他還是聽他呢？是索性低着眼皮，掩着耳朵，自己輕輕數着自己心裏的顫

蛙

在模糊的麻木了的腦幕上，我已經不能記憶着蛙叫究竟在什麼季候。

閣閣地，大都是傍晚；有時也在深夜。閣閣地，聲在池旁水邊，大約葦葉水草已經長到兩三尺的時候。

閣閣地，不止地叫着，有時是清脆而單調地震動宇宙的寥寂的弦；有時呢，噪雜的一片，世界彷彿屬於了他們。

在傍晚，在深夜，在池旁，在水邊，聽啊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

無論他是撥着宇宙的寥寂的弦，也無論他是噪雜的一片，我在閣閣的聲中沈思了。一條似斷還連的鎖鏈，頓時沈重而冰涼地籠在我的腦上了。

過去了的那些深夜傍晚，夢裏的池旁水邊，記得我曾同着好友們攜手漫步，那時候的蛙聲什麼也不相似，僅只是我們足步的節奏，心靈的悠弦。

好友們去遠了，去遠了！今番的蛙聲，使我牢記着是從薰風裏吹來的。

一九三一，四，十八日。

秋夕

蒼茫的天，陰霾的四圍，看不到一條雨絲，但見簷瓦津津地潮濕了。窗外，正落着牛毛般的細雨——我揣測定了。

呷着苦酒，嚼着鮮蟹，朋友說：

「還沒有到蟹肥的時節。」

——中秋早已過去了，我默默地想，沒有回答什麼。

苦酒一杯一杯地飲了下去；望到窗外，才想起天氣也許變涼了。

蒼茫的天，陰霾的四圍，在朦朧的眼中望去，更蒼茫，更陰霾了。

牛毛般的細雨，本來沒有聲音，也無須有聲音。

更寂靜了。

友說：

有了涼習習的西風，有了靜悄悄的細雨，夠了夠了，誰都知道這是什麼時節了；但朋

「似乎還缺少一點什麼聲音。」

寡……寡……一隻大雁，正掠空而過。

——是他麼？我想問，但朋友正傾着耳。

菊花的影子，印在壁上。朋友說：

「影比花，還好看。」

我想說，無聲比有聲更令人生感。

是燈火親人的時候了。

江戶帖

題簽

如今的東京，就是曠昔的江戶，曠昔江戶的一切，都早已裝進了史的卷帙。東京，在我腦中印記着的東京，現在也只剩了一些模糊的朦朧的輪廓，斑斑塊塊，正如行將殘散下去的古帖了。歲月易得，閑人總是無聊，現在權以墨水，當作膠餉，一片一片地把它裱在這裏，並不想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祇是留着自己展翫而已。如果這部帖要一個題簽，那麼我只寫：

雖信美而非吾十分……

底下的句子，誰還記得，就請誰給它填上。

不過在琳琅滿目的市場上，我須聲明這是一部「劣貨」。

雨

整天價在泥濘的路上印迹；在傘蓋底下蹣跚，並不覺得天地是陰霾而哀愁的。

到處是濛濛的，青藍的，它籠罩着人們的足跡，我的靈魂的纖維和它是混同着織在一起。

秋天的祭鼓，在晚間，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過來緊一陣，疎一陣，清一陣，隱一陣的琴——琴——琴——琴——琴的聲音。

在夜更靜的時刻，偶爾聽見巷間行人的木履和道上石子兒碰觸的聲音，那是非常嘹亮而清脆的。並且，他的聲音在靜寂的大氣裏是那樣的震盪，悠長地震盪着。有時，格格……格格……格格……木履被拖着，聲音也被拖顫了。那無事然的浪人的影子，頓時就像映在我眼前了。

——石子兒大約已經濡溼了罷？地上會映着一塊一塊金黃色的水光的。

這時，我才意識到天在落着雨。

鼓聲像是蘊藏在天地的大鼓裏，木履像是碎了般地清響着，我常常推開了窗子，獨自佇立着。我并不要聽見何處淅淅瀝瀝或望到一絲雨腳，我吸着了一口清鮮帶着溼涼的空氣，我便像受罷聖水的洗禮以後了。

鼓啊，你雨的進行曲；在瑟瑟的聲裏，我彷彿又被帶到那天在落着雨的東京了。

風鈴

簷頭掛着一個小小的風鈴，并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做的，他的聲音非常清脆，就是響一下也會搔動了我的心。

樓下住的只有一個新將女兒嫁出去的老房主，樓上住的便是我。雖然我們的國籍不同，年齡和境遇又這樣懸殊，但不知怎麼，一種難得的人間愛，却暗暗地在我們彼此之

間交流着。

我的心靈總是那麼脆弱，每逢看到年老而慈祥的婦人，我的心，頓時無緣由地虔誠了；我的兩個眼眶在溼潤着默視她。如果我知道對方在想這個孩子的母親在遠方想着他，那麼我真正地要去握住她的手，淚會滴在她的手背上，囁嚅地說：慈祥的人，孩子在銘感着失却了的母性愛而啜泣了。

清晨，涼夕，風鈴兒在簷頭丁鏜着。他的聲音，我不相信是人間某種的物質可以發出來的，那是大氣的私語，那是過路的幽靈的足音。然而，我不需要看見他，他的聲音裏帶着信息；這信息只叫那些沈靜孤寂的人們諦聽。

薰風裏丁鏜着，知道春之紗袖拂動了他；西風裏丁鏜着，知道秋之箏子掃擊了他。響着響着，在這聲音裏，年老的將沉想到他的生命的冬天；年青的將悵惘着他的生命之春愈去愈遠了。丁鏜着，雖然是一樣地丁鏜着。

清晨，涼夕，風鈴的聲音搔動着我的心。逝去的春天讓他逝去了；但也沒有擋住冬之

黯影不來的本領。我倒想掩盡了世間那些哀愁着的男和女老和少的人們的耳朵，不讓他們聽見這過路的幽靈的梵音。但是這怎麼可能，我還是自己掩住了自己的。

并且，我想，悄悄地悄悄地，自己掩住自己的耳朵，輕輕地輕輕地去把那些掛在簷頭的風鈴兒摘取了下來。

誰說掩耳盜鈴是解嘲的？我願意在沉寂的清晨和涼夕裏：祝福人間所有的慈祥的老人，祝福那每個人死去了的母親。

湯屋

村子裏儘管是三五人家，寂寞冷清地像是一個初開關的，可是那接二連三的黑烟突，已經高高地豎在空中了。團團的煤煙和那些矮樹矇混了起來，從遠望去，又使人想到這村子是人烟似海的。在這些煙突底下，其實並沒有伏着什麼機械，也沒有一個工廠。那裏只是一座一座玻璃頂建築的湯屋，是男男女女沐浴的地方。

我沒有看見湯屋有過什麼惹人注目的招牌，經過它的門口，就聯想起在我們自己國度的城市裏，在那些最卑陋的巷角，或是頂隘小的窄道盡頭，有那麼一面白牆，白牆上只寫着一個「堂」字，白牆有多麼大，那「堂」字便有多麼大。從小我對於這個字就沒有什麼好感，也許我歷來是有一點「潔癖」的原故。可是到了這裏似後，每天進一回「堂子」，却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午後三四點鐘完了課，身體有些疲倦，可是心却是非常鬆快的。一塊毛巾搭在肩上，拖着不費事的木履，很閑散地便走出來了。湯屋的開口祇放着三兩雙木履，知道裏面也祇有三兩個人。不管早遲，老板娘却已經高高地在櫃台上坐定了。她的樣子，正像二道山門裏的那座彌陀佛。神情極其逸如，居高臨下，看看男的這邊，看看女的那邊；不知道多少羣的男和女，是赤裸裸地被她看去了。

立在大鏡子底下，我看見我的制服，制服上有着銅的釦子，我是被裝做某一種的人了。衣服一件一件脫進筐子，赤裸了，我也就成了和所有的脫去了衣服的人是一樣的。

人了。

浴室裏面的水氣，早已把所有玻璃罩成了一片乳色。幾個浴客，像是在那裏練着一種操法，各式各樣的姿態在動着，沒有人喊口令，嘩啦嘩啦的水聲，成了他們的節奏，浸在池子裏的像浸在酒精裏的標本，他們顯得非常舒服似的，眯着眼睛養着神。我在這些人們的裏邊，常常覺得是一個不相稱的闖入者。對於衣冠楚楚的人們我怯生，在赤條條的人們面前，我更恨不得逃遁了才好。

在湯屋裏，我總是喜歡蹲在一個最空閑的地方，我看着他們，思量着他們，我的眼和我的心，一會像是畫家的，一會又像是心理學家的了。沐浴，倒彷彿成了一種副作用似了。

冷水池是裝在牆壁底下通着兩邊的，當着沒有人舀水的時候，它平靜的如同一面鏡子，我每一探頭，就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有時，還看見了旁人的影子，啊，那影子是從古代神話裏走來的罷，那樣的潔白像大理石質的，那樣的曲線像是用了無數的雪球塑成

的！

在湯屋裏，我詛咒過多少個舀水的人，而我又幻想過多次的幻夢啊！

每次從湯屋回來，我便看見案頭鏡子裏映照着我的一付灼紅的臉，耳朵裏却還彷彿聽見那湯屋裏的嘩啦啦的水聲。

我不知道再要到什麼地方去了，讓我一個人悄悄地洗淨了我的心。

Red Slipper

有兩個朋友是住在一家很冷清的下宿屋裏，可是不久以後，這下宿屋就漸漸興隆起來了。門洞裏的那張木炕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拖鞋；一到晚間，樓上樓下的每塊玻璃都可以透出一片雪白的燈光來。

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說笑：

『我們的人氣畢竟不錯，一到那裏，那裏便會熱鬧起來了。』

的。這雖然是沒有什麼根據，不過想到我們才到東京的時候，我們處處都感覺得寂寞

的。『你們這裏還住着女的？』有一次我問朋友，因為我早已看見那堆拖鞋裏有一雙是猩血的，襯着雪白的軟絨底子。

『有一個。』

『我知道的。』

『你看見了那雙拖鞋不是？』

不好意思，我就沒有回答什麼了。

找朋友，一天要找好幾次。看熟了那些拖鞋的變化，就記得誰是什麼時候出去，誰是什麼時候在家了。不過每次在那些拖鞋堆裏發現，那雙爛幾幾像害了癱病的，便悵然地以不遇我的友人爲憾。然而，每次看見那雙猩紅的，每次就醒一回我的眼。

世界上的女人，沒有一個不是不想儘量地爲表露她的標記而生存着。如果沒有人

去理會她們所標記的東西，她們或者會比什麼都感覺得寂寞而對於她們的存在也表示懷疑了。

世界上所有的紅的原料，恐怕都是被女人消耗了，占有了。女人，差不多個個要拿鮮紅的血染她一遍才舒適似的。但我却不見這偉大的顏色在她們的身上象徵着有什麼樣的光榮。

穿紅拖鞋的女人，就住在友人房間的隔壁，她如果也在房裏的時候，她那雙大紅的拖鞋，就像一對側身躺着的金魚，靜靜地伏在房門的外邊，走廊的中間。我每逢經過走廊，我便想哪一回把它們踢開一隻。

我是和朋友示意過那雙拖鞋的顏色是鮮麗的，朋友倒不大理會，說那女人難看得死。

後來有幾次經過走廊，我看見了那雙拖鞋，心裏便被一種低級的想嘲弄女人的意識驅使着，使我的腳像真地找着路標似的從它的上面踏了過去。踏着的時候，才真正感

到這路標的綿軟無力，像一塊浸溼了的胭脂。（也許在我的腳底已經染上了色。）有時，我只用足尖上一點點的力，微微觸它一下，於是它彷彿成了一條活的金魚游到另一個方向去了。它是有感覺的，我想，不僅僅是一種標記。

我常常戲弄着這對金魚，可是沒有一次碰着過那個女人。我陰自地揣摩着：金魚一樣淑靜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正在友人的房裏，一個乞丐從窗下過去，這時突然聽見隔壁發出尖銳的叫聲：

「啊呀！嚇死了我！」

我向窗外探了一下頭，一個粉白的像冬瓜大的面龐隱進了窗子，一個衣服襤褸的背影映進了我的眼簾。那個背影躑躅在道旁，暮色中我好像看見一圈飢餓的光芒環繞着他，他就這樣消失了。

我在同人類裏却常常分歧地想：

——女人畢竟是女人！

那有着紅拖鞋標記的女人，我早已模糊了她是什麼模樣，可是我先前以為嘲弄女人而回想起來却是嘲弄了自己的這種感覺，委實像一個溼的鏢子，深深地釘進乾柴的縫隙裏去了。

雪

一個下午埋頭書裏，看看周圍的光線，像是還不到每天吃飯的時候，自己正納悶天爲什麼這樣的靜寂，可是不久朋友便在門外叫我了。

我低頭穿着鞋子，也沒有注意朋友手裏拿着傘。

台階上，籬笆上，都已經蓋上了一層白，這時我才訝異地說：

『敢則是下了雪。』

『下了一下午了，你一點也不知道？』

『真地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回憶起剛才我所納悶的事了。我機械地把大衣的領子向上翻開，輕輕地詛咒着這不意而來的雪。

飯後，照例是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談天，那天晚上，火鉢裏的炭，許是燒得更多一些，茶也許煮得更熱更濃一些罷。

歲月也像一束一束的柴炭，架在火鉢上，添在 Stove 裏，終歸是一樣地化成了灰燼。有光，有焰，有火力的時候能有多少呢？想起當初在雪地裏如狂了一般的混戰，和以後見了雪花便翻上衣領的萎靡的氣質，這其間大約還不滿三年的過程。如今，就連往昔雪戰過後留下的那一塊眼角傷痕也消失完了；整個的在東京那段生活的過往，偶爾被朋友提到，彷彿已茫然非己之事了。

初去東京那年我十九，朋友H和C都比我小一歲。在他們之間，逢到遊戲或吃東西的時候，我似乎極以「縱橫捍闔」爲能事，他們上了當，結果只是說讓這個弱者占點便宜去。

有一次我們三個人在村子南邊的一個雪林裏散步，我似乎不耐這種沉寂，冷不防地就響了他們一個大雪球。於是戰端從此開始了，無數的雪球在林間飛了起來，大的小的紛紛地落着，大家狂笑着，狂跑着，狂追着，狂躲着……誰也不曉得誰是誰的敵方，誰也不理會誰是誰的「知己」了。混戰得精疲力竭的時候，誰也不肯認輸，還只是說，換個地方再打，這裏的雪不夠用……

結局，我的眼角有一條血跡，他們都說打得痛快；我自己也連說痛快的還要打。

三把作擋牌用的洋傘都打壞了，我想了想自己的傷，或者還是我自己的傘翅弄破了；於是益復私下得意了。

冬天過去了。在春天，夏天，秋天，我們都只是盼望着冬天。冬天下雪了，我們的歡躍，我們的狂喜就都要和他同來了。不然，不管什麼天，給我們雪罷，雪會把我們的希望帶來的。第二年的冬天到底來了，雪也來了；希望好像就是已經結在樹上的果實，等待我們的伙伴，等待我們的磨拳擦掌了……

戰也開始了，像是準備了才開始的；戰也結局了，像是有意停止了。不知怎麼，戰的情緒彷彿在過去的希望裏已經枯竭了；隨着希望同來的却是一個空虛。而且是一個滑稽的空虛。

朋友H，不久就搬到市內去了。正巧那一年的一個落着頂大的雪的晚上，他來住在我和C住的這個村莊裏。

我們這裏，一切都是那麼陰沉的寂寞的，只有雪花在空中是那般瘋狂地飛舞着。我們不要酒也不要火，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使我們默默地離開房子，默默地走出了我們的村莊。

偌大的武藏野是被雪蓋滿了，偌大的武藏野是深深地埋在雪裏。除了電桿和樹木剩了一些漆黑的幽靈的影軀以外，一切的一切都失掉了他們的顏色。夜也是裸裸的。

我們向着看不見黑影的地方走去，三雙鞋底踏着無限的處女的雪地，不論那裏，沒有過我們足跡之先，也絕沒有旁人的足跡。我們像追求着什麼似的儘走向那白茫茫的

前方，我們經過了許多個不知名的村莊，他們都在死沉沉地睡着，不知道我們地上的足跡，就像不知道天上有過昨夜的流星一樣。

我們都默默地沒有言語，三雙鞋子噓——噓——噓——地踏着雪的聲音，却像節奏着我們的凱旋：我們踐遍了雪的大地，占有了整個的夜的領域。

我們走了不知多少時刻，也不知走過多少地方。雪沒停止，似乎也不能停止了。倘若有人用多少倍的望遠鏡像望太陽似的而望到這雪茫茫的大地上面，他也會望見了幾個黑點，幾個還動着的黑點罷？

雪到第二天就漸漸融化了，我們三個人那條長長的長長的足跡，再也沒處去尋覓了。

每年每年我知道冬天是要來的，雪也是要下的，我也只是知道到了冬天，下了雪，把自己大衣的領子向上翻開而已。回想在雪林裏的那多少雙手的印子和雪地上那條長

長的長長的足跡時，我微微地閉上了眼，像是想到昨天夜裏有幾顆流星，在寥戾的空際閃過去幾條微微的光芒。

橋

兩座橋，都是平平的，不拱，也不彎曲。一座靠近我們的寓所，橋底下是旱地；一座是在較遠的墓地的附近，橋底下通過一條小溪。

靠近我們寓所的一座橋，是鋼骨和土敏土築的，還有兩道單調的用鐵管做的欄干。橋的下面是一個陡斜的山坡，山坡底下便是一個極大的廣場。長綠松和楸林環繞着廣場和橋的兩旁，雖然橋底下是旱地，可是在這種境地裏他却是一個很好的點景。

每天吃罷晚飯，我就同着C去那個廣場散步，走到橋上，我們總是停立一刻。遠遠的富士山峯的影子，偷偷地好像把他隱覆在林梢的後頭。晴天，太陽的紫暉作成了他的莊嚴的背景，陰天，他就被迷濛的雲霧罩得模糊了。

我們在廣場裏散步，記着走了一個圈子，兩個圈子……但結果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個圈子。天黑了，各處的燈火都亮了，郊外電車的笛聲也漸漸稀少了，可是我們并沒有一點夜的恐怖。我們望見那座橋的橋欄，成着幾條直線的橫在兩個崗頂的中間，我們知道他不會墮落下去；我們第二天早晨也可以跨了回去的。

如果把我們每天散步的路程聯了起來，也許已經越過了無數的山山岳岳，涉過了無數的江河而走出這個國境了。然而我們每天總是從這個橋來，還是從這個橋去。

（C）在白天裏看過的書籍，想到的事情，都是當着我們在廣場裏散步的時候對我述敘。有一次我們談到一篇託爾斯泰的小說裏的故事——題目大約是「人要多少土地」——我彷彿瞥見了那個貪婪無厭的人，就在我們散步的這個廣場上奔跑着。從晨曦跑到日落，他所圈的地方已經不少了，看看太陽要落下去了，可是他又看見：一塊他捨不得丟掉的地方——自然也是他想圈為已有的，於是在日落之前的一分一秒之內，他也用了千斤萬斤的力量想把他要得到的土地得來……

這個故事如果以氣力大者勝，貪婪多的得土地多的「世道法則」作結，那麼託爾斯泰也許在後世更多得一些膜拜他的信徒罷？然而，那個貪婪的圈地人就在他的筆下死去了。

到底，一個人要了多少土地呢？他精疲力竭地跑到臨了，最後他撲倒了；他倒在的那塊地方就是他的土地了。把他葬在了那裏，坟墓就是他所真正要到的土地了……

我想，如果有那麼一個國王，他問我：『要土地麼？跑跑看。』我一定搖搖頭，回答道：『什麼都不希罕，我只要一座橋。』

那在墓地附近的一座橋是用枕木搭的。墓地的周圍也是長青的樹林。走進樹林，就可以嗅到一種沉香的氣息，它是沁人心腑的，使人的心情不期然而然地鎮定了下去。

每到木橋那裏去一次，同時也就向那些不知者的墓地作一次巡禮。那裏立着無數的碑碣，在每個碑碣底下都盛着一杓清水，水裏插着幾枝不知名的小花，花是那樣寂寞地開着，看着他們，便彷彿看見每個死者在地下甯靜地微笑着似的了。

這裏的木橋和墓地，同樣的給了我一種神祕的感力

橋是低低地架在一條小溪上，望得見溪底，望得見水裏極小的蟲子和魚。橋架在這裏像是沒有什麼必要似的，差不多一大半已經朽壞了。橋板的木質纖維，和燒乾了的牛肉一樣，一絲一絲地曝露在外面；然而有幾莖青草，却不知怎麼竟從他的縫間生出來的。這裏，一天，一個月，怕也沒有一個人走過去罷？橋上的青草，同那碑碣底下的小花是一樣的寂寞的。

這座橋，常常作了我午睡的床。床的周圍生滿了黃黃的菜花，頭頂撐着蔚藍的天幔。在大地上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呼吸着，瞑想着……

我憧憬着無限，憧憬着空虛，我的心，在輕輕跳着，我低低祈禱，沒有一個人能夠聽見：

——主啊！讓我在這座橋上永遠地睡眠了去罷，我不要誰來掩埋，我願意作這個橋的守者；并且臨近地守着那些死者，我是知道他們的，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塊刻着自己名子的碑碣。

三味線

我看見那長柄子長刀身，刀尖又作彎月形的日本刀，我就想起了當初武士道的武器，遺留到如今却成了舞台上的道具，孩子們手裏的玩物了。

同樣地從他們古代傳留下來的一種樂器——三味線——雖然普遍地流在民間，可是從他的聲音裏好像依舊聽到古來的悲壯淒涼與悠怨。幕府的英雄，江戶的健兒；他們的屍骨聽說曾經壘壘地埋在不忍池裏，如果他們還有未散的魂靈，我想那或許就寄藏在三味線的絃音裏了罷？

音樂的才能，我是一點也沒有的，然而任何的樂器對於我都有着一種強大的魅力；就是在詩文裏偶爾遇見這類題材，我也要隨手釋卷，凝神到那種發着音響的氛圍裏去的「公主琵琶悠怨多，」「胡笳四五動，」「大珠小珠落玉盤，」……這些是字句麼？爲什麼矇了我的眼而傾着我的耳呢？爲什麼矇了我的眼而又看見了那些陳死的古人呢？

我不迷信，我相信着人類的靈魂是一件永不滅而綿綿存在的東西。

人的歷史只是一部沒有字的存在着。

在我出國的時候，曾帶了一個月琴伴我的行。我不會彈，我倒是常常把牠抱在手裏，看看牠，想到「無聲勝有聲」的句子。到了東京打開箱子，看見牠已經在旅途中傷損了。但是我依舊把牠放在壁間，我們默默地相伴，始終也沒有離開。朋友叫我不要牠，我說：『有琴勝無琴。』

初搬到一個日本人的住家，房東的老太太有一次和我談到音樂，我就把我這個壞了的月琴給她看。

『月琴，』她笑咪咪地看着我，『你喜歡彈牠？』

『在路上摔裂了，我是帶着玩的，並不會。』我還想問她在日本有沒有這種琴，聽她已經認出這琴的名子，便知道是有的了。

她端詳了半天這個破琴，我以為她在看還能不能彈，其實她是看這琴的構造的。

『你彈，』我一半是請求着，一半是試問的意思。

她還是笑咪咪的，看不出可否的樣子。不久，她立了起來，她從壁間拿出一個長長花紅布的袋子，依舊和我對面坐了下來。她解袋口的繩子，我知道那裏無疑的是裝着一個琴了。

『你看，這個琴已經是有了年代的了，還是我的弟弟小時候彈的。』

他弟弟的故事我不想知道（後來她告訴我他是日俄之役死在沙場的。）我只忙着問：

『這琴叫什麼名字？』

『三味線，』她怕我聽不真切，又重複了一遍：『三味線。』

從這次我才知道「三味線」，並且知道三味線是日本民間一種普遍流行的樂器。

『你彈，』看見她自己有琴，我誠心地希望她彈一彈。

她依舊笑咪咪的沒加可否，但這次從她神情裏彷彿可以看出她會彈而是不要彈。

的樣子來了

三味線的聲音，後來差不多每天晚間從老房東的女兒手指間撥弄出來了。

乍聽的一些時候，覺得非常不入耳，可是後來不知怎麼就漸漸把自己的一切神思和那三根絃子混進一個空間去了。我用什麼字可以狀出他的聲音呢？沒有，也是不可能。假如三味線是中國的琵琶，那麼我借杜甫的詩句道：

千載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恨曲中論。

在他的聲音裏，那死去了的人的面影，彷彿懂懂地復現了，靈魂的梵音，這時就悄悄地傳進了人間。

我不知跟蹤着誰的步伐，有時就輕輕地走到樓下，靜靜地坐在她們母女的中間，讓自己深深地混進了那三味線琴音的濃厚的氛圍裏去。

這時，誰也不理會誰。琴音漲滿了小小的屋子，隨着風向，又一陣一陣地播送到近的

或遠的地方去。

好像被多年雨水浸漬過了的古舊的琴譜，零散地舖在蓆上，琴譜上的暗黃的水跡，對我倒像是熟習的，但那些用筆墨勾畫出來的音節符號，我一個也不認識，它們雖然沒有聲息，可是一串一串地跳上了彈者的手指，又從手指——冬冬——地分跳到三根絃上去。

等到琴音止了，我才覺得四圍的靜寂和茫然。

母親在指示着譜中的奧妙所在，女兒點着首，好像所有的奧妙都被她領悟了。

彈琴的人，不久便出嫁了，在她第一次歸寧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古琴也被她帶走了。從此，我們這裏便不再有三味線的琴音了。簷頭的風鈴不時地却還了籟着。

池畔

如果把大地的草木比成頭上的髮，那麼橋樑恐怕就是髮上的一根梳子，而池沼湖

消便無疑的是一面梳妝的明鏡了。這明鏡是自然的，天成的，它映着地上的東西，它還照着天上的雲朵和星辰。

人常着寂寞的時刻常常去攪一回鏡：池子在大地上，池子裏面永遠印着一顆天的心——是那麼沉靜，是那麼寂寞而無言的。

靠近C的寓所有一個池，池上立着日蓮法師的銅像，據說當初他在這裏濯過足，因此池的名子便叫洗足池了。對於這個名子，我是不很喜歡的，不過爲紀念這位修行者而永遠紀念着他曾經洗過足的這個池子，也許是一般的人們情理中所近的。天下到處的所謂名勝古蹟，倘若沒有後人帶着景慕與追懷的情緒蒞臨，那恐怕在腦中也可以思過半矣罷？

山川、草木，這裏有，那裏也有，到處都是有的，就在這山川草木之間，產生過多少名與不名的人物，埋葬了多少名與不名的屍骨。古人、今人、後人，踏着壘着……然而山川還自山川，草木還自草木。

這以洗足而名的池子，說不定將來也許以濯纓而稱罷？但池水永遠是那麽平靜，永遠是那麽寂寞而無言地照着一顆天的心。

C 一個人住在池上，池畔却常常有着我們兩個人的影子。在春天的薰風和秋天的紅葉裏……在夏天的泥濘和冬天的雪地上……

我們沒有一次抱着信心想去參拜那個法師的銅像，也很少化錢去租過池上的小船。北面山坡的草地，南面松林裏的墓前石凳，都是我們很好的休憩的所在。清談着，沈思着，時光像從極細的篩子裏輕輕地透了過去，心也像是被濾過的了，感覺到說不出來的鬆適和寧和。我們在周遭的一切之中，實際上彷彿已經和周遭的一切融合了而再也不能分開。就是在這樣零園氣裏消磨了我們多少所謂青春的韶華，少年的幻夢。忘了人間是在哪兒，也不曉得什麼叫歸去——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的止境。委實地，池畔差不多成了我們的精神上的一個共同的家——家也不是，是一個樂園是一個意境，是一個尋到了的烏有鄉。

池畔常常有一些「養性」的垂釣者，持着竿子，靜靜地凝視着水面；魚來了罷，大的還是小的……

坐在池畔的我們可沒有釣竿，我們什麼也沒有，從我們的眸子裏却在釣着周遭的一切，釣着那持竿的釣者，釣着池中的悠悠的白雲，并且連披裹在白雲裏的那一顆天的心。

性恐怕並不是能養的，需要的大約還是拔脫與遺忘。在這池畔，常常使我們把什麼都滌淨，把什麼都化爲烏有了。蛙在水裏叫着，昆蟲在岸邊飛着，螢流着，星瞬着……誰也不曉得誰是爲誰而來的：在自然裏生，在自然裏死，想到一個蜉蝣，我也會想到北冥真的有那麼一個其名爲鯤的大魚了。然而古人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那麼一個朝生而夕死與那化而爲鵬，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不都同樣的是一個過客麼？然而「斥鴳笑之」的故事，就是產生在人間，並且使這人間添上了「榮譽」的那一面了。

記起了當初在這池畔的一幕情景，現在不知怎麼竟使我的心緒這樣的低鬱，矍然

若失，連輕輕的嘆息都似乎不能透出來了。

一天的夜晚，在池畔的一個小茅草棚裏（這裏白天賣香火，夜晚就空了。）幾個平常最熟識最要好的朋友，不期然而然地遇在一起了。大家都是穿着黑色的學生制服，黑壓壓地身子擠着身子，手碰着手；溫暖的人的氣息，早已趕盡了露宿在這茅草棚子裏的秋氣了。我們都是親蜜地互相偎依着，剎那間彷彿已經各自回到了他的童年。望着池子，池子在對面好像一片海：我們更歡愉了！歡愉我們是坐在同一個小船裏歸向故國了：好說話的人互相戲謔着，不作聲的似乎是在等候着聽人講鬼怪的故事，於是向黑的地方更擠緊一些，怕真的鬼怪來了抓不着他。

草棚子裏是比白天還熱鬧了。

——安靜些啊，留神日本的殺人鬼來把我們這羣「支那人」開了刀。

——這倒不要緊，提防那個大銅和尚在棚子背後顯什麼靈通。

——敢！我去他跟前撒一泡尿。

——放假就該痛痛快快地玩了。

——你得意什麼？看你這一臉花白麻子！

大家忽然看見那一個平時白白的臉上什麼也沒有的朋友，當真有了一片花白的麻子。

——看你自己還說我哩。

說人的人，他的臉上果然也和被說的一樣了。

你看我，我看你，沉靜了一忽的工夫。

哈——五六個人統統地笑起來了。

所有的人們的臉上，原來統統都生了一片花白的麻子了。想用兩手去遮掩的，可是手掩到臉上，手也變成了有麻紋的了。在這茅草棚裏的人，以前像一羣熊，現在完全是一批斑馬了。

笑聲很久很久都不能歇止，可是它怎麼也趕走不了從那茅草棚頂上透進來的月光。

月光啊！是不是也在我們那種難得的無邪氣的笑聲上打了印記呢！

回國後的朋友，差不多一個一個地上了他們的鵬程，而我和C却是落在萬里萬里之後了。鷄雀無志，但誰能阻止了他所憧憬的那悠悠的白雲呢？白雲飄在空中，白雲浮在池上，白雲裏面永遠裏藏着一顆寂寞無言的天的心。

高原的草

我已經忘記了，「高原的瑪莉」是一個詩歌或是一幅圖畫的名子。我常常嚮往着「高原的瑪莉」可是自己也不知道這個故事的底細；倘如是一幅畫罷，那麼我又沒有看見它的色彩和線條，和它所表現的意義。於是我常常陰自地設問：是哪兒的高原！誰的名子叫瑪莉？是我曾經夢過的一個幻夢麼？可是夢也忘記了，莫非我就給這個幻夢起了

一個叫「高原的瑪莉」的名子麼……

沒有瑪莉，夢裏也再尋不着瑪莉；可是有高原，於是我嚮往着高原，嚮往着生在高原上面的野草。

在那麼多的詩句裏，草在我的眼底招展着，在我的心裏招展着：

離開原上草，

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榮、枯、榮、枯……從來不曾絕跡的便是從來也記不起那許多名子的草。一年年地青了，黃了；年年青青地——黃黃地遮掩了母親底大地。管不着世事的離合悲歡，可是却有人好像也問過他王孫的消息。

大地是萬物之母，恐怕草便是母親的心。萎萎的，縣縣的，有着草的地方有着太陽；在

那兒輝耀着生的力，蘊藏着一種無限的慈和的慰藉。

江戶，這武藏野的平原，沒有遭遇過侵入者的鐵蹄，也沒有留下了什麼武士和英雄的血迹。有的是萬頃良田，有的是無涯的青草，也有的是自然底墓塚——百多少高的在這平原上已經算是山崗了。

在這個沒有崇山峻嶺，沒有長江大河的國度裏，被稱爲東方的公園的資格大約就是在此罷？自然還是它公園裏的山水。

山上是棲止着小麻雀的；水裏是養着紅金魚的。

三年的居留的生活，差不多全部地在這武藏野上消磨了。我住的地方就是這平原上所有的一個叫大岡山的山上。並且，我的西向的窗子，也是對着一個山岡。高度和我住的地方是差不多的，我欣喜的便把它當作了我所嚮往的高原了。

岡上並沒有什麼人家，被占據的只有幾株長青的老樹和一片無涯的野草。西向的

窗子我是常常開着，乍看的時刻，彷彿在壁上掛起了一幅風景繪；一凝神，心身好像都已經悄然地走入畫中了。

我的眼睛和這西向的窗子，都彷彿成了攝取景物的鏡頭了。爲了高原上的野草，才使我們的鏡頭常常生輝的。

草在豔陽天下，高原上被蓋着碧綠的茵席。不要牽掛那秋風會吹涼了原上的土地，看哪，漸漸地，漸漸地，毛茸茸的草，換上了一件金黃色的鹿皮了。

「方寸之木，高於城樓。」看哪！草比太陽高，草比月亮也高，當着黃昏和黎明的時候，太陽和月亮都比草還低地向他的背後落藏起來了。從來沒有看見月和太陽住在哪兒，如今我疑念着草的背後或許就是他們的家屋了。

有着草的那兒，是多麼溫柔多麼服貼啊！

草在太陽的前頭，一個紅瓜，像絡在了蛛絲的網裏。漸落漸落，渲染了滿天的腥紅，看

哪，草乘着一股風勢，在高原上現出了億萬的兵馬，浩浩蕩蕩如同誓師，如同前進；那高出的帶穗的是兔兒草或什麼罷，搖擺着，像舉着大軍裏面的旌旗……

高原上的野草，是多麼偉大多麼嚴肅的啊！

草在月亮前頭，一把鐮刀，被遺忘了的掛在林間；一個盆大的明燈，照耀着汪汪的洋面，草在動着，波濤在湧着，高原上成了滄海了……

這又是多麼淒涼，多麼悲壯呵！

夜了，我們的鏡頭都被黑幕遮住，不斷地嚮往着的高原的草，常常使我輾轉反側了。起來，我佇立在窗前，我望見了垂天的繁星，萬萬千千個都在瞬着他們的眼，那是爲了閃照着高原上的野草的。

高原上的野草啊，你們也許都已安息了，天上的星子如果不是爲閃照你們的，那也許就是你們的每個的幼小者的靈魂的反映罷？

是多麼幽靜，又是多麼沉寂啊！

說起了彷彿有過那麼一個少女，她不是一朵豔麗的花，也不是一棵結壯的樹，草似乎都不能比擬她，她只像一個生在淵底或嶺上的一种植物的小芽，不蒼白，不全黃，不翠綠……總之是那麼一個芽一般的少女，她是曾經被我暗自思戀傾慕過的。

然而，記不起在什麼時候了，我還有着淚罷，是經過了純潔的不曾沾上一點塵垢的淚；激盪罷，是直通到每個毛細管的不會攙一絲毫渣滓的血，那些青春的汁液，我們把它們悄悄地擲在墨水裏，我曾寫給她無數的信札，吐露了吐露不盡的心語。爲她，我的寢食俱廢了，然而，我敢賭咒說我真不知道爲了什麼。是從古到現在以至未來的那一個說俗了而又永遠永遠不會遺忘不會滅亡的字麼？

啊，那一個字也真地只好拿草裏的句子說它了：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在她每次給我的信上，常常是短短的幾行，她說，寫不出什麼，不知道要告訴我什麼。但我只想問她的墨汁裏可有些什麼。（雖然我是一個魯莽的人，倒始終沒有問過。）有一次，她說將有一篇詩稿寄我。一時一刻的在翹盼着，沒有來；一道兩道的催問着，沒有來。惆悵地想：

——神祕的少女底神祕底詩稿……

來了，結果，只是那首詩稿的命名：「一莖草。」

從此，茫茫的，我不知道那莖草的所在了，惘然地想：

——神祕的芽是滋生着也是消失着；少女的心，在不絕地滋生着，長到像草一般地會招展了。

草啊，我依依地想起了生在高原上的草了。

太陽是你的氣懷，月亮是你的伴侶，星星是你的靈魂。

高原上的草的影子，你在我的心壁上，是塑着了一個永不腐蝕的形像了！

後記

這部「帖」果然就是這樣殘缺下去了，記得開始「裱製」的時候，好友C，曾給了我很多的鼓勵，不久之後，他患了和我同樣的病，他竟先我而逝了。

我不能再寫下去，我想到C，我想到他在草原上對我說過的話：

『一個好友的死去，自己也等於死去一半了。』

如今我還活着，我知道那死去的一半是埋葬在一個寂寞的青春的坟堆裏。

另外有三節寫好了的（地震，櫻花，武藏野）被一位葉某遺失，現已不能復記。

二十八年四月。

茶館

每個城市裏都有茶館，就是一個小小的村鎮罷，雜貨店儘可以闕如，而茶館差不多是必備的。一個地方的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蒼萃，恐怕除了到茶館去作巡禮之外，再也沒有別的適當的所在了。

在南京，大人先生們喫咖啡和紅茶的地方不算：聽女人唱曲子，又叫你看她的臉蛋兒又給你茶吃的地方也不在此數。我所說的就是在這條從古便有而且到如今還四遠馳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廟的左右，貢院的近邊，一座一座舊式的建築物，或樓，或台，或居，或閣，或園……都是有斗大的字的招牌：有奇芳，有民衆，有得月，有六朝……這些老的，道地的帶着南京魂的茶館。

喝茶，并不是我所好的一件事，不過這些古雅的招牌，確曾給我一種誘惑和玄想；如

果有人對我說某茶館裏還留着一個當初朱洪武喝水用的粗大碗，或是某一個朝代御廚房裏的破抹布，我都會相信而神往，即使買一張門票進去看看也無不可的。不過這與喝茶是截然的兩回事，也許有一種考據癖的人，爲考據考據某一塊招牌的來歷，館主人的底細，竟走了進去泡一碗茶吃，那就不在此例了。

進茶館的人，起碼是要求一點自由自在的，像北京的茶館裏要貼上「莫談國事」的紅紙條子，那是一種限制，反過來說，也未必不是給人一種方便——國事者國是也，張三談它，李四論它，混淆聽聞，免不了捉將官裏去，便惹得大家麻煩了。這裏的茶館倒沒有「莫談國事」的限制，不過走進門來，却常常碰見八個字：

「本社清真，葷點不入。」

其實，上茶館的原無須談什麼國事；談國事的差不多是老爺，老爺們又無須上茶館了。上茶館的如果只要不用葷點，那麼在教的可以來，出家的也可以來了，大家都得着了方便。上面那八個大字，實際上恐怕還是以廣招徠的一種作用罷。

茶，從早賣到天黑爲止，客人總滿座，并且像川流般的一刻也不停息。上午九十點鐘和下午三四點鐘的光景，茶館簡直成了蜂窩：那麼多的蜂子向裏頭鑽，又是那麼多的蜂子朝外邊擁。到了星期日便更熱鬧起來，如果用譬喻，就只好說蜂羣和蜂羣打起仗來，蜂窩的情形你再想想看罷。

在我的最無聊的日子中，我有時也作了一個無頭似的蜂子向外邊飛，嗅着了那有着雪茄煙和粉脂香的「高貴」的地方，連連打着嚏噴回來，撞着了窩一般的地方，便把自己當作了他們的一員了。

聽見了嗡嗡……不絕的聲音以後，我不但覺得神情自由自在起來，而且立刻有些飄飄然了。坐定了，我看見壁上掛着兩塊橫額：

「竹爐湯沸」

「如聽瓶笙」

典故我懂得的極少，因爲茶館進了幾回，對於這兩塊橫額上的句子的意思和出處，

彷彿才漸漸領會了一點滋味。我拿蜂子比茶館的情景，也許是太俗太傷雅了。

樓上喝的大約是「貢針」，每碗小洋七分。樓下的便宜一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茶葉稍次一點的緣故，或者故意地以一分小洋作成一個等級。我以為等級不等級的倒算不了一回事，怕上樓的人還可以省一分錢，正如同近視眼的人去看影戲，你請他坐在後面他反不高興似的。

無論樓上或是樓下，茶房對於客人的待遇却是有着一種顯而易見的記號。不在乎的隨他，不懂得的就根本無所謂了。

這是由我的觀察而來的，（我可沒有看過什麼「茶經」，我想茶經上也絕不會有這種記載或分類。）在同一個茶館，甚至於同一個茶桌上面，我們可以找出三種不同的茶具：

- 一 紫色的宜興泥的壺泡茶，大紅蓋碗或小白杯子喝茶。
- 二 大紅蓋碗泡茶，大紅蓋碗喝茶。
- 三 大紅蓋碗泡茶，小白杯子喝茶。

這三種不同的茶具，大約是代表着三種不同性質的茶客。第一種是老而又熟，來得也早。差不多還是上午下午都到的主顧。第二種則不外是熟人，資格雖不見得比上邊的那種老，但在地面上或許都有些爲人所知的條件；當槓夫的頭目也罷；當便衣的候補偵探也罷；當鴨子店的老板也罷……因爲事忙，不常來，來時又遲，宜興壺分不到他的份上，於是把泡茶的大紅蓋碗給他當吃茶的杯子，不能不說恭而且敬了。第三種便是普通一般的茶客，爲喝茶而來，渴止而去。

除了第一種之外，其餘兩種的大紅蓋碗底下，都配着一個茶托子，這托子的用處並不專在托茶，它還附帶着一種帳目的標記，如果帳目已經付清，那麼它也就被拿走了。在這種約法之下，我想，倘使有人把這茶托子悄悄地带走，白吃一次茶，叫他無證可據，倒是一件歹人的喜事哩。好在這種歹人或許並沒有，否則真是「防不勝防」了。不過把三種茶客比較起來，後兩種的信用在茶房的眼中恐怕總不會比上第一種的：他們用宜興壺泡茶，而壺底下壓根兒也不曾有過一個什麼壺托子的。

雖然是茶館，但變像的也可以算作一個商場。喫的東西有乾絲，麵，舌頭形樣的燒餅，糖果，紙煙……用的東西有褲腰帶，毛刷子，捶背的皮球，孩子們的玩具……還有，那一隻黝黑的手，伸到你的面前，不是賣的，你拿一個銅元放在那手的中心，它便微顫着縮回去了，你願意順着那隻手看到他的臉麼？你將看見了什麼呢？正是當着你的所謂「茶餘飯後」，那一道一道從枯癯了的眼睛裏放射出來的飢餓的光芒！你詛咒他麼？你也知道他在詛咒着誰麼……

有一次，有一個人問我要不要好貨，說着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一個提箱，提箱裏又是幾個包來包去的包兒，結果拿出了一副一副的眼鏡子。

『你看，真水晶，平光，只賣十二塊錢一副，再公道沒有了。』

他看我不作聲，眼睛不住地丁着他，知道我的眼睛不像戴眼鏡的樣子，轉身又走了。眼鏡賣到茶館裏來，我感覺到上茶館彷彿是一件頗需明察的事了。

賣眼鏡的既有，還可惜沒有看見人來鑲牙。

其次，賣印着女人們大腿的畫報特別多；賣耳挖的也特別多。

在茶館裏最好懂得當地人的話，留心一點旁人的舉止，對於自己也是有乖可學的。有一次一個隣坐的茶客嚕嚕說：

『……太難了，鼻子怎麼也不能大似臉的；鼻子還能大似臉嗎？』

此後，我知道茶資七分，小帳頂多也過不去七分了。茶房歷來是貪多無厭，我心裏已經記住了這樣的俏皮話，將來足可以對茶房如法泡製了。

好在我也不想喝他們的宜興壺或大紅蓋碗，我這個茶客是可有可無，算不上數；不過要真地把鼻子逞得像臉那麼大，甚至於比臉還大時，我想那宜興壺和紅蓋碗在茶房眼光中又是可有可無，算不上什麼了——他們自然而然地會把你標誌上第一二種的好主顧，把那紫泥壺和紅蓋碗端在你的面前了。

如果不走這條捷徑的話，我想等罷，那時候我將有着長白的鬚鬚，或者也可以給他們寫上一兩塊新鮮的橫額了？

談 鼠

幼年讀過一本無貓國的童話，已經忘記那裏面說的什麼。近來我到過幾個老鼠極爲猖獗的地方，我就格外追懷那本童話裏的故事而苦悶着；莫非我就住在這麼一個沒有貓的國度裏！

一天我經過一個熱鬧的市場，忽然聽見貓叫着，我驚奇地把它當作了空谷的足音。一匹肥壯的梨花貓，裝在一個細長的竹篾裏，我看他的蹲立不是的身子，又估量着他這個和竹篾不成比重的體積與他狠狠在掙扎着的氣力，幾個瓣樣的軟爪，錯落的搭在篾的空隙，但是由每一個空隙中都可以露出他那一對炯炯的目光。

當我們眼睛碰到一起的時候，他又以沉着的調子叫了。

『兩塊半錢。』一個正賣蔬菜給旁人的販子，回過頭來告訴我這匹貓的價錢。

不會想到這是「生意」我連頭也不回的走開了。

最初我想，貓也可以像魚肉一樣的賣給人，許是一種風俗，一種習慣，是喫的？其次有捕鼠的人，就沒有捕鼠的貓了。

其次，所以鼠多是有原因。

其次，所以貓更珍貴起來。

其次，所以產生了價值。

我走過了很長的一段路程，我想大概是，鼠有更猖獗下去的趨勢，但貓也不會因此滅亡。

不久以前我聽到另一個故事，現在我還可以把它記下來。

在一個宴會席上，一個新從××來的報人說：

「××這地方據統計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老鼠。當局雖然定有獎勵捕殺的辦法，

可是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什麼效果。

——那邊的貓一定五塊錢一匹了。我想。

『諸位有曉得老鼠是怎樣偷走雞蛋的嗎？』報人改了一個方向問。

在座的都震驚着××地方有這麼龐大的鼠的數目，似乎還沒有理會到更新奇的鼠盜的技巧問題。

我彷彿在兒童畫報上看見過這種動態的摩繪，但不敢置信，也不願自居先知者說出孩氣的話。停了一息，還是這位報人宣佈了。

『你們萬也不會相信的：確實有人親眼看到一個老鼠先用四條腿把蛋抱住，慢慢地躺下，再由一個老鼠銜着他的尾巴就拖走了。』

『有這樣的事！』我禁不住的也和大家這麼問。

報人捏着一隻筷子說，『那些老鼠最小的也有這麼長，還不算尾巴。』

有人不耐煩的問起那邊的貓。

『瘦弱的不是老鼠的個子，肥頭胖腦的是搖搖擺擺的滿沒有聽提。』這答話並不算不着邊際。

現今我有了這麼一種推想，那些買魚肉的人或許正是去喂養那些兩塊半錢一匹的貓。剩些菜飯，留一兩個雞蛋給老鼠吃吃耍耍，倒也寬容量大。

平安的日子裏沒有搏鬥，這便是平安的機構。

黑死病蔓延起來的時候，立在一條陣線上的將有多量的鼠，肥壯的貓，和厚德的人們。

夢 海

夜靜的時候，我反常常地不能睡眠。枯澀的眼睛，睜着疼，閉着也疼，橫豎睜着閉着都是一樣的在黑暗裏。我不要再看見什麼了，光明曾經傷害了我的眼睛，並且曝露了我的一切的惡劣的行跡。

白晝，我的心情煩躁，比誰都不能安甯，爲了一點小事故，我詈罵，我咆哮，有時甚或摔過一個茶盅，接着又去攢碎兩隻玻璃杯子。我漲紅了臉，喘着氣。我不管鄰人是否在隔壁訕笑，直等發作完了，心裏才稍稍覺得有點平息。

說不出什麼是對象，一無長物的我，只伴着一個和我患着同樣痼疾的妻；她也是沒有一點比我更幸福的運命：操勞着，受難着，用着殘餘的氣力去掙扎。雖然早晨吃粥晚上吃粥，但難於得來的還就是作粥所需要的米。

我咆哮的時候是沒有理由，然而妻在一邊陰自啜泣，不知怎麼又引起了我最虐的詛咒。

追求光明的人，才原是沒有光明的人。

現在，黑夜到來了，鄰人的鼾聲，像牛吼一般的從隔壁傳來，它示着威，使我從心底發着火一般的妬忌，可是無可奈何地祇有自己在床上輾轉，輕輕地，又唯恐擾醒了身旁的妻。

——一個可憐的女人！我彷彿在心裏暗暗念着她的名子，安息的時候你是安息了。忘掉了白晝的事罷，生活在黑暗裏的人們也就不知道什麼叫黑暗了。

不時地，妻忽然夢囈了。模模糊糊地說着斷續的句子，帶着她苦心的自白和傷怨的調子，每一個字音，像都是對我有一種絕大的刺戟。

我凝神地傾着耳，我一個字也不能辯地自己懺悔了，虔誠地懺悔了。

夢囈是她的心靈的話語，她不知道的她的長期沉鬱着的心靈是在黑暗中和我對

話了。

「醒醒！醒醒！」被妻喚醒過來，我還聽見自己哭泣的餘音。我摸一摸潮溼了的臉，我沒有說什麼。

因為妻也沒有問什麼，倒使我非常難堪了。她不知道她的夢囈會使我的心靈懺悔，但她也不知道白晝以丑角的身份出現於人間舞台而黑夜作婦人的啜泣的人又是怎麼一回事的。

紅茶

獻給朋友羅

隔了一年多，在一個傍晚，我又從車上穿過了那有鐵道通行的一座高坡。隱在林間的人家，都從點點燈火中告訴我別來是無恙的。朋友，記得你信上告訴我你有一個天殤的幼子，不久以前曾叢葬在這坡底，但我不知道究在那裏。就是白日，到處是萎萎的草，怕也難得找到那幼小者的墓——那裏埋葬着一顆爲父親的心。

到了你的家。我又看見一個嬰兒抱在乳母的懷裏。他是新生的，那死去的幼小者的一個弟弟。朋友，我沒有問你什麼，我看見了你沉寂的臉，我好像已經尋到了你那顆更衰老了一些的心。一個，兩個，……你已經作了好幾個孩子的父親。

你那個還不滿五歲的梅，這次他看見了我兩手空空的來，可是他并不把我當作一個生客看待。在所有的幼小者的心靈裏，沒有陰影，也沒有幻滅。有本能的哭與笑，可是沒有理性上的歡悅和悲哀。他們記憶中的和看見的東西都是在他們世界裏永遠地存在。

『你不叫×伯伯麼？當初常常給你糖菓喫的。』

他不叫，但我知道他記得我，并且他道他還記得他那個小小的妹妹。可是「到那裏去了？」他卻不能明白。

——她還會回來的，在幼小者的心靈裏是沒有幻滅；在大人的心裏可就永遠投上了一個「她死了」的暗影。難得磨蝕的悲哀。

別後，記得你在信上還說過，『我的生活再也不要奔波！我需要的是平和。』是的。平和，我們的生活都是需要平和？現在，我坐在你的平和的家裏，我們喫着熱騰騰的紅茶，你一杯我一杯，雖不會怎樣傾敘，可是彼此都彷彿見透了膺懷。

這茶，和這周遭的一切，都是不易地由你辛辛苦苦掙來的，然而，我不要去想那些。

我想說，一切的一切許都是主給我們的！我們的，所有，那或者也都是主的所宰。那麼我想勸你，不但你，所有的人，有什麼是值得在心裏戚戚的呢！

茶，喫到第二杯了，色是愈紅，味是愈濃了。可是茶到涼時，壺到乾時，就不能不添上一點水！色淺了，味淡了，但終究也還是茶。這不是一個自然的，必然的過程麼？朋友，說到人生，你能告訴我在他的過程中有什麼是離開自然而不必然的呢？

最近，聽說又添了一個孩子叫你父親。和你一樣操勞，並且比你更受折磨的那個做了許多孩兒的母親，她困憊地躺在床上，她的呻吟恐怕要比你更多幾聲嘆息，但同時，你這爲人子的，又應當怎樣能使你的兩親臉上添些笑紋呢？歡愉啊！唱兒歌啊！負着這生的担子，不知道也不管地到無論什麼地方去！

回不到孩時的心靈。却要丟棄了大人心的暗影，當你意識到茶的濃淡，難道你已經忘了他的一個自然的必然的過程？等候着，在搖籃的旁邊，讓我們大家吃着喜菓，湯餅，再高舉起滿注着熱騰騰的紅茶的杯。

廢墟上

不久以前敵人飛來過，不久以後又飛去了。在短短的時刻之間，憑空給這個不大的城市裏留下了一大片頗爲廣闊的災區。

幾面粉白的殘壁，近的遠的，像低沉的雲朵遮住眼界。焦黑的椽柱，枅榑交錯着，折毀的電桿，還把它帶着磁瓶的肩背傾垂着。兀自孤立的危牆，彷彿是這片災區裏的惟一的表率者。

看不出有一點巷里痕跡，也想不出有多少家屋曾比櫛爲鄰地占着這塊廣闊的地方。踏着瓦礫，我知道在踏着比這瓦礫更多的更破碎的人們的心。

一匹狗，默默地伏在瓦礫上，從瓦礫的縫隙，依稀露着被燒燬了的門檻的木塊。狗伏着，他的鼻端緊靠着地。他嗅着它，或是嗅着他所熟嗅的氣息，或是嗅着還有一

種別的什麼東西。

在人類求生存的意念以上，我想還有一種什麼素質存在着，這素質並沒有它的形骸，而僅只是一種脈脈的氣息，它使有血有肉的東西溫暖起來，它使每一個生物對另一個生物一呼一吸地相關繫着；如同一道溫溫的交流，如同春夕裏從到處吹拂來的陣陣的微風。

有血肉的生物，恐怕是一匹獸……都是在這種氣息裏受着薰陶的。

我相信，這匹狗便在嗅着它，嗅着這求生存意念之上的一種氣息。

心靈被蹂躪了的，被凌辱了的，家產被摧毀了的，被燒殘了的鄰人們，回返到這廢墟上來，廢墟爲我們保藏着一種更濃的更可珍愛的氣息。

去親每一片瓦礫，去吻這一匹狗！

讓「皇車」繼續來「征服」來「殲滅」罷，徒然的，這種氣息是永也不會喪亡！儘先地，我將向着這些心靈接近的鄰人們，和這一匹狗，俯着首，把膝蓋屈了下去。

夏蟲之什

楔子

在這個火藥瀰天的偉大時代裏，偶檢破篋，忽然得到這篇舊作；稿紙已經黯黃，沒頭沒尾，不知從何說起，也不知到何處爲止，摩挲良久，頗有啼笑皆非之感。記得往年爲宇宙之大和蒼蠅之微的問題，曾經很熱鬧地討論過一陣，不過早已事過境遷，現在提起來未免「夏蟲語冰」，有點不識時務了。好在當今正是炎炎的夏日，對於俯拾卽是的各種各樣的蟲子，爬的飛的叫的，都是夏之「時者」，就樂得在夏言夏，應應景物。卽或有人說近乎趕集的味道，那好，也還是在趕呀。只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所不爲罷了。

添上這麼一個楔子，以下照抄。恐怕說不清道不明，就在每節後邊添個名兒，庶免

人牽強附會當作謎猜，或怪作者影射是非云爾。

一

在小學和中學時代讀過的博物科——後來改作自然和生物科了，我所得到的關於這方面的知識似乎太少了。也許因為人大起來了，對於這些知識反倒忘記，這裏能寫得出的一些蟲子，好像還是在以前課本上所看到的一些圖畫，不然就是親自和他們有過交涉的。

最不能磨滅的印象是我在小學修身或國文課裏所讀過的一篇文章。大意說，有一個孩子，居然在大庭廣衆之前，他辨證了人的存在是吃萬物，還是蚊子的存在爲着吃人的這個驚人的問題。從幼小的時候到成年，到今日，我不大看得起人果真是萬物之靈的道理，和我從來也並不敢小視蚊蟲的觀念，大約都受了牠的影響。

偶翻線裝書，才知道我少小時候所讀的那一課，是出於列子的「說符篇」爲着我

談蟲有護符起見，就附帶把它抄出：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坐中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嘆曰：

「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

「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人蟲汎論」）

二

紅頭大眼，披着金光閃爍的斗篷，裏面襯一件蒼點或濃綠的貼身襖，裝束得頗有些類似武俠好漢，但是細細看他的模樣，却多少帶着些鄉婆村姑氣。

也算是一種證實的集團的動物了，除了我們不能理解的他們的呼聲和高調之外，

每個舉止幸度，都不失之爲一個儀表堂堂的人物。

趨炎走勢，視羶臭若家常便飯的本領，我們人類在他們之前將有愧色。向着光明的地方百折不回，硬碰頭顱而無任何顧慮的這種精神，我們固然不及；至如一唱百和，飄然而來，飄然而去的態度，我們也將瞠乎其後的。

兢兢業業地，我從來不曾看見他們闔過一次眼，無時無刻不在磨拳擦掌地想勵精圖治的樣子，偶爾雖以兩臂繞頸，作出閑散的姿式，但誰可以否認那不是埋頭苦幹，挖空心機的意思。

遺憾的只是誰都對於他們的出身和居留地表示反感，甚至於輕蔑，謾罵，使他們永遠詛咒着他們再也詛咒不盡的先天的缺陷。湮沒了自身的一切，熙熙攘攘的度了一個短促的時季，死了，雖然也和人們一樣的葬身於糞土之中。

人類的父母是父母，子弟是子弟，父母的父母是祖先——而他們的祖先是蛆蟲，他們的後人也是蛆蟲，這顯然不同的原因，大約就是人類會穿衣吃飯，肚子飽了，又有遮攔，

他們始終是蟲，所以不管他們的祖先和後人也都是蛆了。

出身的問題，竟這樣決定了每個生物的運命，我不禁惕然！

但無論如何，他總算是一員紅人，炎炎時代中的一位時者，留芳乎哉！遺臭乎哉！（蠅）

三

想着他，便憧憬起一切熱帶的景物來。

深林大沼中度着寓公的生活，叫他是土香土色的草莽英雄也未爲不可。在行一點的人們，却都說他屬於一種冷血的動物。

花色斑斕的服裝，配着修長苗條的身軀，真是像一個秀色可餐的女人，但偏偏有人說女人到是像他。

這世界上多的是這樣反本爲末，反末爲本的事，我不大算得清楚了。

且看他盤着像一條繩索，行走起來彷彿在空間描畫着秀麗的峯巒，碰他高興，就把

你纏得不可開交，你精疲力竭了，他才開始勝利地昂起了頭。莎樂美捧着血淋淋的人頭笑了；他伸出了舌尖，火焰一般的舌尖，那熱烈的吻，夠你享受的！

據說他的瞳孔得天獨厚，他看見什麼東西都是比他渺小，所以他不怕一切的向前撲去，毫不示弱，也許正是因為人的心眼太窄小了，明明是掛在牆上的一張弓，映到杯裏的影子也當作了他的化身，害得一場大病。有些人見了他，甚至於急忙把自己的屁眼也堵緊，以為無孔不入的他，會鑽了進去喪了性命——其實是同歸於盡——像這種過度的神經過敏症，過度的恐怖病，不是說明了人們是真的渺小嗎？

幸虧他還沒有生着腳，固然給畫家描繪起來省了一筆事，可是一些意想不到的靈通，也就叫他無法實現了。

計謀家畢竟令人佩服，說打一打草也是對於他的一種策略。渺小的人們，應該有所憬悟了罷？

雖然，象徵着中國歷代帝王的那種動物，龍，也不過比他多生了幾根鬚鬚，多長了幾

條腿和爪子罷了。(蛇)

四

不與光明爭一日的短長，永遠是黑夜裏的遊客。在月光下的池畔，也常常瞥見他的踪影，真好像一條美麗的白魚。細鱗被微風吹翻了，散在水上，盪漾着，閃動着。從不曾看見鬼火是一種什麼東西的，我就臆測着他帶着那個小小燈籠是以幽靈爲膏燭的。

靜靜地凝視着他，他把星星招引來了，他也會牽人到黑暗的角落裏去。自己彷彿眩迷了，靈魂如同披了一件輕細的紗衣，恍惚地溶在黑暗裏，又恍惚地在空中飄舞了一陣，等回復了意識之後，第一就想把自己找回來，再則就要把他捉住。

在孩提的時候，便受了大人的誥誡，「飛進鼻孔裏會送命。」直到如今仍舊切記不忘。我以爲這種教訓正是「寓禁於徵」的反面的作用。

和『頭懸樑，錐刺股』相媲美的苦讀生的故事，使這個小蟲的令名，也還傳留在所

謂書香人家的子弟耳裏。

不過，如今想來，苦讀雖好，企圖這一點點光亮，從這個小蟲子身上打算進到富貴功名的路途，却也未免抹煞風景了。我希望還是把牠當一項時代參攷的資料爲佳。

欣喜着這個小蟲子沒有絕種——會飛的，會流的星子，夏夜裏常常無言地爲我畫下靈感的符號；漂着我的心緒，現着，却不能再度尋覓的，我所嚮往的那些路跡。

雖沒有刺目的光明，可是他已經完成了使黑暗也成爲裂隙的使命了。（螢）

五

「百足之蟲，死而不殭。」多半是說着他了。

首尾斷置，不殭，又該怎樣？這個問題我是頗有提出來討論一下的興致的。就算他有一百隻足，或是一百對足罷，走起來也並不見得比那一條腿都沒有的更快些。我想，這不殭的道理，是「並不在乎」嗎？那麼腿多的到底是生路也多之謂麼；或者，是在觀感上叫

人知道他死了還有那麼多擺設嗎？

有着五毒之一台銜的他，其名恐怕不因足而顯罷？

虧得雞有一張嘴，便成了他的力敵，管他腿多腿少，死而不殭，或是殭而不死；管他台銜如何，有毒無毒，吃下去也並沒有翹了辮子。所以我們倒不必斤斤責說「肉食者鄙」的話了。（蜈蚣）

六

今天開始聽見他的聲音，像一個闊別的友人，從遠遠的地方歸來，雖還沒有和他把晤，知道他已經立在我的門外了。也使我微微地感傷着：春天，挽留不住的春天，等到明年再會吧。

誰都厭煩他把長的日子拖着來了，他又把天氣鼓躁得這麼悶熱。但誰曾注意過一個幼蛹，伏在地下，藏在樹洞裏……經過了幾年，甚至於一二十年長久的蟄居的時日，才

蛻生出來看見天地呢？一個小小的蟲豸，他們也不能不忍負着這麼沉重的一個運命的重担！

運命也並不是一齣需要登場的戲劇哩。

魚爲了一點點餌食上了鉤子，岸上的人笑了。孩子們只要拿一根長長的桿子，頂端塗些膠水，仰着頭，循着聲音，便將他們粘住了。他們並不貪求餌食，連孩子們都知道很難養活他們，因爲他們不能受着縛束與囚籠裏的日子，他們所需要的惟有空氣與露水與自由。

人們常常說「自鳴」就近於得意，是一件招禍的事；但又把「不平則鳴」當作一種必然的道理。我看這個世界上頂好的還是作個啞吧，才合乎中庸之道吧？

話說回來，他之鳴，並非「得已」，螳螂搏着他，也並未作聲，焉知道黃雀又跟在他後面呢？這種甲被乙吃掉，甲乙又都被丙吃掉的真實場面，可惜我還沒有身臨其境，不過想了想蟲子也並不比人們更倒霉些罷了。

有時，聽見一聲長長的嘶音，掠空而過，仰頭望見一隻鳥飛了過去，嘴裏就銜着了一個他。這哀慘的聲音，喚起了我的深痛的感覺。夏天并不因此而止，那些幼蛹，會從許多的地方生長起來，接踵地攀到樹梢，繼續地叫着，告訴我們：夏天是一個應當流汗的季候。

我很想把他叫作一個歌者，他的歌，是唱給我們流汗的勞動者的。（蟬）

七

桃色的傳說，附在一個沒有鱗甲的，很像小鱈魚似的爬蟲的身上，居然迄今不替，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了！

守宮——我看過許多書籍，都沒有找到一個真實可以顯示他的妙用的證據。

所謂宮，在那裏面原是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等等的一類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男的女的主子們，守衛他們的自然是一些忠勇的所謂禁軍們，然而把這樣重要的使命賦與一個小蟲子的身上，大約不是另有其他的原故，就是另有其他的解釋了。

憑他飛簷走壁的本領，看守宮殿，或者也能夠勝任愉快。記得小時候我們常常捉弄他，把他的尾巴打斷了，只要有一小截，還能在地上裏裏外外地轉接成幾個圈子，那種活動的小玩藝兒，煞是好看的，至於他還有什麼妙用，在當時是一點也不能領悟出來。

所謂真操的價值，現在是遠不及那些男用女用的「維他賜保命」貴重，他只好爬在牆壁上稱雄而已。

關於那桃色的傳說，我想女人們也不會喜歡聽的，就此打住。（壁虎）

八

胖胖的房東太太，帶着一臉天生的滑稽相，對我說了半天，比了半天，邊說邊笑着，詢問我那是一種什麼東西。我不大領會她的全部的意思，因為那時我對於非本國語的程度還不夠，可是我感到侮辱了，侮辱使我機智——

『那個東西麼？東京蟲哩。』我簡單地回答出她比了半天，說了半天的那個東西。

她莫奈何地唏唏……笑了，她明明知道我知道，而我故意地却給了她一個新的名子，我偏不能因為一個小小的蟲名，也便使我們的國體沾了污點。

這還是十多年以前的一件事。

後來，每當我發現了這個非血不飽的小蟲時，我總會給他任何的一種極刑，普通是捏死，踩死，或是燒死。有時想盡了方法給他凌遲處死。最後我看見他流了血，在一滴血色中，我才感到報復後的喜悅與暢快！

像這樣侵略不厭，吃人不夠的小敵人，我敢斷定他們的發祥地絕不是屬於我們的國土之上的。

某國人有句諺語：『「南京蟲」比丘八爺還厲害！』這麼一說，就可想他們國度裏的所謂「皇軍」真面目之一斑了。把這個其惡無比的吃血的小蟲子和軍人相提並論起來，武士道……一類的大名詞，也就毋庸代為宣揚了。我譽之為「東京蟲」者，誰曰不宜？

聽說這個小蟲，在一夜之間，可以四世或五世同堂（床）繁殖的能力，着實驚人。可憐的這個小蟲子發祥地的國度裏的臣民呀！（臭蟲）

九

北方人家的房屋，裏面多半用紙裱糊一道。在夜晚，有時聽見頂棚或牆壁上司拉司拉的聲響，立刻將燈一照，便可以看見身體像一隻小草鞋的蟲子，翹捲着一個多節的尾巴，不慌不忙地來了。尾巴的頂端有個鈎子，形像一個較大的逗號「，」。那就是他底自衛的武器，也是因爲有了這麼一個含毒的螫子，所以他的名望才揚大了起來。

人說他的腹部有黑色的點子，位置各不相同，八點的像張「人」牌，十一點的像張「虎頭」……一個一個把他們集了起來，不難湊成一副骨牌——我不相信這種事，如同我不相信賭博可以贏錢一樣。（倘如平時有人拿這副牌練習，那麼他的賭技恐怕就不可思議了。）

有人說把他投在醋裏，隔一刻兒便能化歸烏有。我試驗了一次，並無其事。想必有人把醋的作用誇得太過火了。或許意在叫吃醋的人須加小心，免得不知不覺中把毒物吃了下去。

還有人說，燒死他一個，不久會有千千萬萬個，大大小小的傾窠而出。這倒是多少有點使人警懼了。所以我也沒敢輕於嘗試一回，果真前個試驗是靈效，我預備一大缸醋，出來一個化他一個，豈非成了一個除毒的聖手了麼？

什麼時候回到我那個北方的家裏，在夏夜，搖着葵扇，呷一兩口灌在小壺裏的冰鎮酸梅湯，聽聽棚壁上偶爾響起了的司拉司拉的聲音……也是一件頗使我心曠神怡的事哩。

大大方方地翹着他的尾巴沿壁而來，毫不躲閃，不是比那些武裝走私的，作幕後之賓的，以及那些「洋行門面」裏面却暗設着銷魂館，福壽院的；穿了西裝，留着仁丹鬍子，腰間却藏着紅丸，嗎啡，海洛英的紳士們，更光明磊落些麼？

「無毒不丈夫」的丈夫，也應該把他們分出等級才對！（蠅）

十

鬧嚷嚷的成爲一個市集，直等天色全黑了，他們才肯回到各自的處所去。

議會嗎？聯歡嗎？我想不出他們究竟有什麼目的和企圖。

蜘蛛，像一個穿黑色衣服的法西斯信徒，在一邊覬覦着，彷彿伺隙而進。我的奮鬥的警句，隱約地壓倒了他們那一大羣——

『多數人永不能代替一個「人」，多數時常是愚蠢而又懦弱的政策的辯護人。』
像希特勒那樣的「成功」，還不是多半由他們給造就的嗎？不着這位巨頭，迄今還是一個獨身者，甚至於連女色也不接近，保持着他這個「處男」的身分。

感謝世界上還有一種寒熱症，輪到誰頭上，誰得打擺子，那也許就是他說胡話，發抖的時候了吧。我得燃起一根線香來，我想睡一夜好覺了。（蚊）

綴

妻在她們姊妹行中是頂小的一個，出生的那一年，她的母親已經四十歲。妻的體質和我並不相差許多。沒料到她却比我在先的把血吐盡，僅僅活了二十六年，就在一個夏末秋來的晚上靜靜的去世了。留給我的是整個的秋天，和秋天以後的日子。

這個不幸的消息，一直隱瞞着一個老年人（沒有一個老年人不在翹盼着她的幼小者的生長，對於自己的可數的日子倒是忘得乾乾淨淨的；）使老年人眼見着「黃梅未落青梅落」的情景，這種可憐的幻滅感，恐怕比他自己臨終時所感到的那種情景還要傷慟的。

妻的母親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老人。

『五姑的病，轉地療養去了。』起初是用這樣分隔的話來隱瞞着她。那時妻已經躺

在一塊白石碑的底下。

『發了瘋的敵人，不分城裏城外濫炸，把五姑糟踏了！』過了一年，抗戰的炮火響亮了，時代正揭開了偉大的一幕，才把幼小者已經死亡的故事，傳告了這個老人。因為唯有這種措辭是合理的，也唯有這種措辭足以取信。全中國的父母都知道，為國家犧牲了的骨肉，這骨肉還是光榮的屬於自己的，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死亡並不是一個終結，那解不開的仇恨，早已使我們每一個人的眼睛發光，清清楚楚的認識了：唯有兇暴的侵略者，才是我們所有的生命的敵人！

妻的墓，那時正浸在湯山的血泊裏。

在炮火中又過了一年，想不到我會來到的地方，我會和妻的母親再見了。如果這回和妻同來，我不知道對於這個雪髮銀頭的老人，她將怎樣驚異而發怔了。

『媽，看我走過千山萬水還是好好的，你喜歡麼？』

『喜是喜歡。只是看見落了你一個人。』

……
像是拾到了一件可憐惜的東西，同時也就接觸到那件東西的失主的一顆更可憐惜的心。

幼小者的墓，遙遙的還留在淪陷了的區域裏。夢也不會夢到，如今我竟一個人又立在她的母親的面前了。

雖然是轟炸之下，我們還依常的度了一些日子。

母親戴着花鏡，常常一個人坐在窗下，爲我縫綴着一些破了的衣什，我感泣，我沒有語句可以阻止她。

『天已經黑了，留到明朝罷。』

她不理睬，索性撕掉那些窗紙——前次已經被敵人的炸彈所震裂了的窗紙，繼續縫綴着。

『成功了。至少還可以穿過幾個冬天的。』

人世上悲哀的日子沒有停止，愛的日子也正長着……

遙想着油綠的小草，該是在妻的墓畔輕輕招展的時候了。

願春暉與弱草，織綴着墓裏的一顆安息着的心。

母親和我，不久都會返來的。

苦 行

信不信由你這本書，並不如初想時那麼荒謬怪誕，兩年前我看過一次，一段一段稀有的事蹟，使人發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的感覺。至今有些印象，還能或明或晦地留在腦際。

人們對於一個被揭曉了的謎，便彷彿失去了它原來那種濃厚的趣味，而誰都知道金子是從深山，從沙礫中淘鍊出來的，可是山石砂礫仍是被視為山石砂礫，這或許就是人們長遠地只住在宇宙之間，從不會進到真理的鄉土裏去。

在那本書上說，從前熱帶地方有一個土人，他高舉着他的手，直等待着鳥雀在他掌上搭起了一個巢窠。他是傻子嗎？他就是所謂野蠻的未開化人？然而我並不這樣想；我相信他才是一個有信心的人。他忍受了任何困難與折磨，屹然不動，鳥窠到底選擇了他的

掌上搭成了！

獲得希望的花朵與結實的果子的，不屬於有信心的傻子，難道專是聰明的賢哲的嗎？

我陡然覺悟了苦行的道理，牠好像一道閃光，照明了我在生命途中的一個指向。

宗教導人信仰：一個「神靈」或是有一個「主宰」或是上帝，或是菩薩——一個共同的至善，或是真理。叫人懺悔過去，忘却現實，冀求未來……

—— 一手握寶劍，一手捧經典麼？

—— 一邊是地獄，一邊是天堂啊！

—— 我還聰明，我不執迷，我傻，我也不受威嚇。

—— 不管罷，信仰即在其中了。

其實，天堂和地獄，都在離我們一樣的遙遠，也許是一樣臨近，我們應當怎樣舉步，怎樣行抵呢？還是怎樣裹足，怎樣躊躇呢？

人本來是一種矛盾的動物，有良知也有情慾，無所謂善或惡，精神和肉體都要尋索牠們發展的線路。徒念「南無阿彌陀佛」或是「我主上帝」便能直登「樂土」這種事，我還不相信有此祕訣，有此捷徑！

對於苦行安之若素的，我想起了那居住在熱帶地方的一個士人的終成善果了。我也想起了常常看見的那些坐禪，持齋，傳道，托鉢者，他們恐怕只是作了一種形式，甚至於用形式來乞食，來充飽他的皮囊，有誰了解苦行是到達至善的一條必經之路呢？惟有苦行，才是從根蒂處遏制一般虛浮的慾念的。

一個政客，一個經理，一個少爺或小姐，一個大老闆……他們消耗着他們自身以外的許多生命，許多勞力，許多利潤，無非是來充飽了他們自己。他們比他們以外的人更肥滿些，更「營養」得法些，所以他們有更多的錢，更多的力，更多的「精神」，更多的脂肪，於是他們「創造」了更多的，更機靈的，其實是更壞的，更違反自然的，更壓榨他人福利的享受的方法。沒有見過地獄的，且看看這些地獄的守者罷！他們才是真正的肉食渴血

者，真正的掠奪者！

他們都是敵人，他們都是我們的生命的敵人，我們同敵人在一起或是屈服敵人，我們即沒有生命，也即是我們不要生命——這不是一個謎，也不是一個被揭破的謎，我們要進到真理的家鄉去，我們惟有一路的戰勝那些敵人！

苦行，便是我們生命途上的一盞明燈。帶着牠可以走向任何遙遠，任何廣大的地方，可以走到那個真理的家鄉去。萬萬個人同向一個至善的真理的家鄉去了，今日的世界，難道還不能轉一個新的場面嗎？每個人以苦行磨鍊着自己，他的生命會發出純潔的閃光，集無數的純潔閃光的生命，組成了社會世界，我想物質的生產將是充裕而且會剩餘下來；因為誰也不要侵佔。精神收穫將是豐饒而且會儲存下來；因為誰也不想掠奪。無限的成了一環，無竭的互相交流，整個的世界是完全的光明，沒有了地獄，任何的角落，以至心靈的角落，都是天堂。

苦行不是消極的，不是抹殺生之慾念的，唯有苦行才是燃起了真正生命的火種；唯

有知道苦行，體行苦行的人，才能知道真正的生命是什麼靈素組成的。

我沒有信仰，更不是一個烏托邦論者。我在高舉着我的手，柴枝般的手，只是爲了一種招示：

記住我們的敵人！認清我們的敵人！反抗他們！戰勝他們！

我的手永不放下！

真理一定會在上面搭起了一個巢窠來！

二八八。

血 印

一陣瘋狂的轟炸，像百十座火山一齊迸裂了；整個大地接連不斷的咆哮着……

城裏而多少條火蛇，正彷彿從那些火山的噴口裏伸吐出來。

警報很久還不解除。

城外邊是滿坑滿谷的人，都眼巴巴的望着他們的家，他們的產業，他們的沒有逃出來的同胞和骨肉……斷送在這個無法撲滅無法援救的火城裏。

一個集團憑弔着另一個集團，這是多麼淒慘多麼莊嚴的葬儀啊！

在滿坑滿谷的人羣裏，其實也有着不少遇難的，可是還沒有人來過問。

驚弓之鳥，慢慢的各自分散了，痛定思痛的心，梗墜在每一個胸腔裏。

小道旁邊的一間茅屋底下，躺着一個蜷成一團的婦人，一動也不動。

過路的連停也不停一步，只是感嘆着說：

『這裏又是一個——死了罷？』

我聽見這句話也傷感，同時超越了傷感，我還知道仇恨，和憤怒和羞恥！

一個人的死，便算脫離了世界的這件事，我不能相信！我不甘心死！我不甘心這樣的死！因爲我的仇恨和憤怒和羞恥，不會跟我同歸埋沒，它們也決不會允許我死！

我如同追尋我的心靈之門鑰似的走到這個婦人的近邊，她依然是一動也不動，她似乎已經失掉了一切的感覺，我彎下身子才聽見她還有極微弱的呼吸。

『救救……命，』微弱的聲音恐怕連她自己也聽不清楚。

從受傷到現在，至少已經過了兩小時，這呻吟的聲音雖然是微弱的，但誰曉得她已經呻吟過多少百次呢？

我立時離開了她，奔向大路方面去，我的眼睛飢渴般的掃射着每一個人，要找到一個同我一樣飢渴般的想去救傷的人。

沒有結果，我自己倒好像成了一個要被救的人，好容易才在路中攔住了一部有紅十字標誌的汽車。

『請停一下，那邊還有一個！』我高聲喊着。

車上跳下一個可敬愛的童子軍，我們不說一句話，他隨着我跑回茅屋底下來。

沒有担架，用了我們四隻手臂，把這個受傷的人抱持起來了，——我想着她一定更痛楚，第一次掂量出了我自己的氣力，勉強也可以勝任，這委實是一件使我頗爲詫異的事。

最吃力的的是將她高捧着放在車廂裏去，那時她的身子幾乎倒懸着，她不呻吟，輕輕的說：

『唉——我的肚子——肚子炸破了罷！』

我才覺得輕鬆了的一口氣，又被一塊沉重的石頭壓上了。

車，開去了，我默默的爲那個人，同那一輛車，一起祝福着。

當晚就寢的時候，發現了我的衣服上有一大片殷紅的血迹，掌按着牠，彷彿還有一點潮氣。

是那個婦人的創口處流出的，是那個不知名的，不知是否已經得救，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所流出的血！

我極度的痛苦着，我想那些血，即是當時我所流出的，也不會比這個更痛苦。血，給我的衣服，給我的心，打上了一個不能泯滅的印記……

月光

今晚的月光一點也引不起人的興緻，誰看見了牠，誰還要詛咒牠：多麼悽慘，多麼傷心的顏色！望着牠，彷彿碰見了萬萬千千個針尖，把眼睛刺得無端地滲出淚水來。

此刻有這麼好的月光，不是因為白日晴了一天的原故嗎？（這個地方，聽說從秋末到夏初，一季內難得逢着十個天子的日子，）就是因為今天看見頂空的太陽和月亮，所以無數的人們不能夠再看到今日以後的陽光和月光了。這個山城，今天中午遭了一次有史以來的最慘酷的轟炸；差不多和佛教徒所警惕着的劫數，真的輪到眼前；這個無辜的城市有一大半已經被毀滅了。

現在已經有十一點鐘的光景，全城異常的寂寞，但我相信，全城有十多萬人，還沒有一個是安息的，他們來來往往的在大街和小巷上——不在火窟和廢墟裏。

一處一處的火舌，舐着深青色的天空。一團團的白煙，垂凍在月光底下的城頭上。不規則的嘩剝聲，好像是這個城市臨死前的脈搏的跳動一樣。

我立在寓所——我的一個親戚家的門外，不，我是立在一個木石泥土磚瓦碎礫的大堆子上，背後就是一條街道。原有的大門樓，牆壁，房屋，和院裏樹木，已經完全被炸燬了，一個僕人在裏面發掘着還可以拿出的物什，零零碎碎的搬運到門外的街心來，因為右鄰和後鄰的火勢，正向這邊怒捲着。

不想還有早晨剩下的一盅殘飯，竟端在了我的手中，還是冰冷的沒有一點小菜，但不消幾口便把牠吞完了。我還從來不曾立在街心吃過這樣香甜美味可貴的飯。

我感謝月光了：牠還能照着我，把我的影子留在地上，我沒有埋葬在火窟或彈坑裏，我還活着。

在月光下，我還能看見幾個影子，團縮在我的近旁：一動也不動，一響也不響，我只以為不是死屍，便是一個箱子，或是一隻網籃……

一個影子，忽然從稍遠處走近身邊來，我怕是一個幽靈；他歪歪倒倒的走着，他的頭上裹着一塊白顏色的布。

——瞎了！不能再看見什麼了……

他喃喃的，我聽出了他是住在前院看門的那個老人。

——先生，先生——你還在這裏……今天我沒有躲，我被房椽把我壓在牀鋪底下……我會沒有死！我的眼睛怕是不中用了……

月光下有兩隻黑亮的眼睛，我不曉得牠們已是不中用的了，月光下的白色頭巾，也並不是幽靈，那是我們可愛的同胞中的一個，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受了傷，他失掉了永遠的光明；他流了血，他的血，滲透了多層的綳帶，斑斑塊塊的在月光下留着黯色的影子。

身旁另一團黑影也開始蠕動了，從物什堆裏立了起來，是一個人，並不是一件東西。——先生，替我看一會好罷？是一個婦人的聲音。

她去了，於是我兼顧着離我稍遠一點地方的一些物件：盆呀，桶呀，門板呀，炭風爐呀，破棉絮……等等。

她停了一刻才回來，幾次拾了一些東西又去了。

最後，他從地上拾起一件東西抱進了懷裏：

——謝謝先生了！真是作孽呵！

對於她的謝辭，我實在覺得茫然而慚愧，走前了幾步，想知道我究竟能給人家一些什麼幫助，看管了一些什麼東西。

——我就來的：還有一個大一點的也睡着了。

這時我才驚訝地望見地上還躺着一個孩子，月光照着這個幼小者的面龐，彷彿是已經死去了的。

火，仍是不停的熾烈地燒着，燒着鄰舍，燒着城，燒着我的心。

真正的生命，是天長地久般不會消滅；真正的生命永遠在沉默裏滋長着。

我更懂得了愛，也更懂得了恨。

我更懂得了生命的可愛，也更懂得了我們的生命原是爲着復仇而成就起來的！

拿這一夜的月光，拿這一夜的火，拿這一夜的景色，譜製一首無言的曲調罷；我們的
生命，齊在復仇的道上行進！

春 蔭

西準提寺改建作中學校，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當初的惟一的大廟，如今是這裏的惟一最高學府。幾百個男的、女的青年學生，代替了羅漢、觀音和菩薩。偶像鏟除了，古遠年代留下的松柏，同我們在一處生長。

藏經樓上不再有狐兔的巢穴，巍然的却仍有一種森嚴的氣象。樓下便是大禮堂，堂前的方壇上列着石凳和石的棋坪。那玫紅的楹柱，翠綠的椽樑，都不曾變色——也許經過幾番的油飾了。嵌鑲在楹柱兩側的藍天，紫山，竹籟……永遠是鮮明的。

在南國本來沒有冬，我不知道爲什麼這裏還要放起寒假。

昨天舉行休業式過後的禮堂，即被扃鎖了。今朝從月門望過那邊，梅花，桃花，櫻花，都放紅了；他們也許已經開了幾日，但在闐無人聲的境地裏，却顯得越發洋溢而傲倨。如果

套着舊詞章的筆調說，該是「深院鎖春蔭」了。

我的心，忽地輕顫了起來，當我瞥見緋紅的朵雲下有着一對人影。

一個女的靠在廊上，一個男的竚立在階前。我認得他們，他們是這次畢業班級裏的兩個高材生。

他們低着頭，並不像情話喁喁的樣子。然而他們究竟爲什麼呆着，呆着爲了什麼呢？我想起米勒的那幅「晚鐘」的圖畫來。但在眼前的這個畫面上，金紅的顏色不是夕陽，而是春朝的光暉；不在蒼茫的田野，而在燦爛的庭院；沒有雜草，頂上正開着豔花；沒有虔誠的祈禱，而只是絲絲的憂怨：

別離！好像就在今朝，從今朝起，他倆便要別離了。

青年的男和女……我不說什麼，我也不會給他們省略了什麼他們不當作的罷？
惟有愛，才是向榮的，正當的，幸福的。

我的眼，有些迷濛。我詫異着有對於這一幕終古以還的最平凡的，却又是最新鮮最

生動的場面，竟成爲一個觀客了。

我默默的爲他們祝福，他們都立在春蔭中。在世界上，惟有不在春蔭中的人，可以爲他們祝福，雖然他們不需要祝福，更不需要第三者知道他們：正如同他們不會介意他們的影子，便是與春蔭溶成一片的東西。

我轉過臉去，我輕輕咀嚼着這寒假乍始的日子。

葉 笛

我沒有聽過蘆笙是一種什麼音調，却曾讀過關於吹蘆笙的故事；不過內容也不大記得清楚了，好像與纖纖玉手打鋼琴，或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那般雅樂無關，而是一種充滿了田野氣，落落大方的原始的呼號。我想屬於所謂天籟的範疇之內的，應該包括着蘆笙和吹蘆笙這一類的故事。自然，更好的如山歌，打夯，拉絳，力伕們那種吭唷曲……

這里的牛，在頸上所繫的那種鐵鈴鐺的丁冬聲響，也似乎是自然在奏着牧歌，敍說着牧歌裏的故事。我愛牧歌，所以我也愛好石屏，如同是在牧歌裏的一個地方。這里沒有蘆笙，我却常常聽到吹葉子的——我叫它葉笛，我想大致和蘆笙也很相近罷。

雲南通志裏有一段關於石屏的記載上說：『少年子弟，暮夜遊行巷閭間，吹蘆笙或樹葉子，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

引證本可到此爲止，爲使我的牧歌故事生根起見，那下面原有的兩句，也應該補足：「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殺勿論。」

照原文上看來，原始的愛，已經釘上私有的鐵記了，不，誰能說愛不也是從一種血淋淋的鬥爭中得來的？男子殺掉一個要求愛的妻子，或是自己被遺嫉而殺於他人之手，這是罪過嗎！牧歌原是飽含着悲劇底成分的。

來在這麼一個地方我竟不會吹葉子——並不是希冀着殺誰或被誰殺死，或寄什麼情言——甚至於怎樣把葉子吹響，我也不甚體會，真是抱憾極了？彷彿把一片綠葉子夾在手縫和唇間邊吹邊唱着，於是嗚嗚地似嗚嗚似訴地道出一隻歌，一首詩，不道出他的情言。

這種聲音會把人帶進蘆笙的故事裏，所以我才把它叫做葉笛。

每次聽見年青的人們吹起樹葉子，我便知道不是課畢便是假日了。那聲音給我帶來了鬆閑和愉快；我探首窗外，望見樹葉和樹葉間隙的藍天，睜着無數無數的藍色的眼。

我好像把心身整個安頓在一個歌謠的世界裏。原始的呼號，在招徠着原始的愛撫。

爲愛情被殺死的，誰敢斷定他的心靈已經死亡？愛不是滲透了每一片樹葉子，使它們綠油油的發着生、生、生的微光嗎？它不說話，它却貼緊着無數個男子們的嘴唇，悠悠地吟誦了它的欲求和失望的歷程。

有一次在一個熱鬧的集會裏，吹葉子也占了一個精采的節目。當演講、唱歌、舞蹈之後，那兩個平時我看極沉默的學生，起來表演吹葉子了，不像吹，不像唱，也不像歌和訴……那顫動的音調，正好像微波輕輕擊着寂寂無人跡的花香草長的岸緣似的。也好像爲我打開了一重門，我又望見門外的青春了。

在這里我本是一「先生」，可是不會卽興地對他們說教着一堂人生的課程：

青春時代的一切，不管是歡愉還是苦悶，那都是生命中的一種絕響，不再重復也不能重復了。男性的愛，可以使每一片樹葉子發響，女人們——花麼？一陣風間，一眨眼時，已經飄零滿地了。

沙 河

一條長長的長長的沙河，是一條軟軟的道路，一條靜靜的夢的軌迹。

幽寂的秋，晴和的冬，暖醉的春，我經過三個季節，沒有看見裏面有一點水，只是一條純沙的河，無量數無量數的沙粒，恆河沙數那麼多的沙粒。

這條沙河，如今正是一道新興的所謂防空壕，天然的防空壕。它可以容納很多的人，並且把他們掩蔽得很好，看不出一個影子。

河身比地面約莫低四五尺，寬度也不過一丈，兩旁繁生着荆棘，冬青，和榕樹……枝葉交蔭，就如同一條長長的籐廊一樣。警報時人們在裏面避難，平時差不多即是小鳥和蝴蝶們游散的地方。

爲了那裏有軟軟的沙，我去徜徉過，在沙床上也坐臥過；爲了那裏有翩翩的蝶羣，我

也會像一個探索者似的想去尋找我的夢的軌迹。

有一次和朋友的夫婦去，他們領着一個孩子，並且帶了一隻捕蟲網，想實地獵取一點東西。蝴蝶像紙片般地飛散着，捕蟲網趁勢直撲了過去，有時一個網裏撲住兩三隻，有時想一隻大的撲幾次也撲不到。

孩子拍着手喜歡；母親說，放去那些小的；朋友說，專要那些美麗的。

蝴蝶不知道因爲自己的美麗而喪失了她的自由與生命。

我一個人走在前面，我蹲在沙上等候他們。我用盛蟲盒的鐵紗屜子，篩着細細的沙粒，沙粒通過我的指縫，如同一般清涼的水流。

『你喜歡玩沙子？』朋友的夫人問。

我沒有回答，好像已經回到兒時，忽然又被喚醒了。我的心，觸到一點夢的軌迹，剎那間似乎同他溶印了。

我記起在長沙有一個朋友導遊時告訴我說：

灘。

到岳麓山去，先從靈官渡渡過湘江，經過一片沙灘，穿過一個小洲，還要再走一片沙綿綿的路，可是沒有一條軟綿綿的路，能比得上是沙的。」

我不懂得什麼是戀，我却喜歡沙的路，一條長長的，軟軟的，去追尋夢的路。

不，我只喜歡沙，沙裏埋着我的夢，埋着我的回憶，我的生命也不過是一條沉澱的，寂寂的沙流罷了。

小花

到昆明的時候，初次看見一種像水仙似的花，沒有莖，沒有葉，只有一朵朵的小花漂在水面上，我不知道它的名子，也沒有向誰問起過，只在我心裏記憶着：小花，睡在水面上的小花。

在石屏，這種花更多，因為它原是生在水上，這裏靠近異龍湖，除了山，便是水，本地人叫做海菜花。（他們把這個二十里直徑的異龍湖叫作海。）我不喜歡這個名子，但也不想再在植物學上追究它到底叫什麼。我自己，仍是把它叫做小花，睡在水面上的小花。我保存「小花」這個名子，一是想保存我對靜寧，純真與美麗愛好的意思。換一個說法，我所喜歡的純真，甯靜，美麗的東西，我籠統地把它當作小花。原來是花，我不知道它的名子，就叫它「小花」，自然更是恰當了。

前天我陪了一個年青的母親到一個墓地去，我又想起了小花。

她做了不滿六個月的母親，孩子埋在這個荒塚上已經快兩個月了。

這裏和這個荒塚所在地，對於她都是陌生的，然而兩個月前她却親手把她的孩子埋葬在這裏，像做了一個惡夢。

「你不是說過，你會拾了許多石塊壘在墳上的？」

她憶起了，轉過身，就發覺足邊有一堆石塊。

「聽說這裏叫校場壩，是以前行刑的地方。」我後悔我說出這個陰慘的地方。

她不甚介意，她說當初來埋葬的時候，惟恐歹人盜去她孩子身上穿的衣服，或是被野狗拖出來吃掉，所以不照本地人的慣例，仍然裝在一個小小的棺木裏，埋得深深的，又

在上面壘了許多石塊——一塊一塊從很遠的地方拾來的。

我的周圍果然發現許多碎布片，小虎頭帽子，小襖褲，和幾張破蒲蓆，證實她的話是對的。

「這裏還是好好的。」我看見這一堆石塊並沒有紊亂，附近的泥土也沒有什麼被翻動的痕跡。雖然我又想說：「孩子在地下也該腐化完了。」

她低着頭，默默地在尋思什麼。

我把手裏的一枝綠梅，投在石堆上。（出來的時候，我們無意地都拿着花。）

她俯下身子，把自己手中的一枝碧桃，却鄭重叮嚀地插在石塊與石塊的間隙，要使它立了起來。

我感動地也俯下身，照她那樣把綠梅豎直了。

於是，寂寂的石堆上，彷彿突然生就了兩枝小花。

當我碰到她眼中發出的那一道光芒時，我如同瞥見一幅畫像，禁不住要仰空吶喊：
偉大的女性啊！

（我虔誠的如信徒們所祝福的，願我的母親和我的妻的亡靈與上帝同在！）
道邊過去幾個行路人，他們有的也把眼光投到這邊來，他們會驚異着荒塚上有了

豺狗化作的精怪嗎？會納罕着流血的地方也有了生人的骨肉嗎？也會遙遙的望見石堆上生苗了兩枝小花嗎？……

在石隙中插桃插梅的人，很容易想起那「海灘上種花」的孩子們了。

我想牽住一個過路人說，你們需要知道我們的名字嗎？我們不能回答你；好像小花寂寂地浮在水面，開在地上，埋在土下，他們並不需要誰給他們起一個名字。

鴟 梟

姓鄭的這個小校工，年紀大約有十二歲，冬天裏沒有一件較厚的衣服穿，總是縮着頭頸，顯得更矮小。不久，我看見他額上貼了兩張黑太陽膏，越發瘦弱，不久就不見他了。

我現在想起他捉過一個鴟梟的事。

有一天上午，我下了課看見他一個人蹲在廚房門外邊玩，一隻貓頭鷹正和他面對面的立着，白天我很少見過這種兇禽，在夜晚自然更沒有機會看到牠，所以我很好奇，也覺得很喜歡。

『是你捉的？』我問。

他點點頭，馬上站立起來，仰着頭用手指着上面說：

『在那烟囪的旁邊；牠蹲在那裏的。』

廚房本來是兩大殿之間一間小屋，屋頂幾乎全被東西的殿簷遮住，烟窗就伸出在那一小條條的天空上。我想這個小貓頭鷹也許因為病，夜晚才歇在這個不大通風而且比較有暖氣的地方。牠怕見太陽，反被人捉到了。（在牠或者以為黑暗便是安全罷。）

我看了一下便走了，回轉時小校工也不見了，那隻小貓頭鷹却還留在原來那個地方，牠的爪子已經被一個繩索拴在磚塊上。

我好像要奪取同伴們的玩偶，擅自把牠拉到我的寢室門前來。

我開始想用各種方法逗弄這隻貓頭鷹。

牠很鎮靜，我不喜歡這樣，就把牠倒懸着，牠才猛力掙扎，撲楞撲楞亂飛。牠不喜歡睜眼，我就打牠，牠才懶懶地睜一次。好像攝影機鏡頭前的光圈，可小可大，擴張與收縮，都非常勻稱。當兩個圓圓的貓眼全露開了，配上牠那兩道彎曲的眉毛，再記上牠那一張玲瓏的嘴（乍看好像是牠的小鼻梁，）的確有相當的媚態，相當的美觀，同時令人聯想起舞台上扮演閻婆惜或是王婆那種人物的臉譜來。愈看愈不覺得生疏，竟頗似清末出過風

頭的賽二爺，現下「駐顏」有術的汪精衛之流一類的面型：不是長得不漂亮，不過總帶着那派烟花窰姐兒氣，豬仔奸臣像。

我深佩古語說「人面獸心」這幾個字的工穩與恰當！

貓頭鷹並不傻，閉着眼也會用嘴啄咬那根繫着牠的繩索，這使我非常氣憤，便拿樹枝狠狠地打牠，於是牠又睜開眼睛，嘴裏發出一種可怕的格格聲響，好像牠嘴裏也生着牙齒，咬鏗着表示憎恨及咒罵我的意思。

我知道這種兇禽是非肉不飽，便拿了一小條精肉試着喂牠，那知牠竟然不理，把肉掛在牠的嘴上，牠居然也不動，再打牠一次，牠又格格咕嚕一陣。

把牠拖到寢室的內間來，以為在黑暗的地方牠會舒舒氣了，那知牠仍然縮着頸子裝睡。

把牠放在琴台上，我想寫一幅生，羽毛倒容易，只恨牠死不肯睜眼——畫龍要點睛，不得不邊畫邊打着牠。筆究竟不是攝影機，我這幅鴟梟寫生是失敗了。

下午有事出去，鴟鳥被關在房裏。臨回來才想到牠，也許早已咬斷了那根繩索飛脫了。誰知開了房門一照，牠却依舊立在琴台上沒動。可是神情和白天完全不同了，兩個圓睜睜的眼睛放出兩道閃樣的光，似乎對我警告：我要報復！

我輕輕走到牠的面前，看見那根繩索果然已經斷了，牠的兩爪絲毫沒有一點束縛。

——你需要黑暗？你就不需要了你的所謂自由？

奇異地想着，便立刻伸過手去抓牠——不提防牠對準了窗檻處的一個空洞一下竟飛走了。

我異常地懊悔，我用力不猛，不迅速，最後還是讓牠逃脫了。這時，我第一便想起那個姓鄭的小校工來，倘使他向我追究，我將如何的回答呢？雖然到如今也沒有再見他，可是我的心到如今也未見舒然。

從這一件小事，我相信人們的「良知」並沒有允許過任何人去作奪取他人的事。對於「患得患失」的劣性，我也有了一度深進的認識了。

過客

店主婦放下鍋鏟，急忙跑出去兜攬幾個行商，只聽她接連地說：

『這裏歇，這裏歇！這裏好，這裏好。』

不久他們便魚貫地走進店堂裏來，各人手裏都提着一些小件的行李，衣服穿得很整齊。

看着他們的舉止和店主婦熱心招待的樣子，我又想起昨天那三個大小的過客來了。

先是一個面目黧黑的人，默默地立在門檻外邊。沒有人注意他，只當他是一個乞丐。後來店主婦不耐煩地同他作簡單的對話，我便減輕了口裏的咀嚼。

『二十塊老票一宿——兩塊國幣。』

「一個人？」

店主婦望望他，似乎代表回答「當然」這兩個字。

「乾房多少？」他的話，我不大明白，大約是問單住房間和光吃白飯的意思。

「八塊。」

「我們三個人——有兩個小孩子該算半個大人？」

店主婦向門檻外，灶後面伸了伸頸子說：

「好吧，好吧，一塊二國幣。」

他被允許了便走進店堂，嘆了一口氣坐下，向外邊招招手，一個十歲大的挑進一担破棉絮和一筐爛舊的東西，後面跟着一個五六歲大的，腳似乎已經破了。大的一個好像已經解事，坐在石階上想弄點水洗洗腳。那小的一個就背立在我的飯桌前面。蓬蓬的長頭髮，蓋着兩片黃臘般的耳朵，我不能再看見別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了血和肉，僅僅是一個皮包着骨頭的可憐的孩子。

我不大明白他們的話語，明白話語究竟有什麼用呢！他們的樣子，他們的眼睛，告訴了我更多更深刻的事情。他們日也走，夜也走，翻過山，越過嶺……走了許多時日和路途；孩子的腳已經走跛了，但還沒有到達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因為是孩子的媽媽死在異地了，他們都成了過客。然而，這樣襤褸，這樣困苦的過客，他們雖是有家園的——家園也許早已荒蕪，還需要重新開墾罷？

把我的飯菜分給他們吃嗎？幫助他們一點盤纏嗎？替他們開銷店帳嗎？祈禱神靈和上帝，保佑他們，拯救他們，降福於他們嗎……

在人生旅途上作了三十多年過客的我，自己禁不住地輕蔑着自己了：同情與憐憫與祈禱都是脆弱無用的東西；我應該同情沒有同情的同情。憐憫沒有憐憫的憐憫，祈禱沒有祈禱的祈禱；我相信的也只是沒有信仰的那種信仰！

昨天那個大人，今天已經走了，昨天那兩個孩子，今天也已經走了，我不該叫他們是過客，惟有他們才配稱為長征的戰士。

車站

車站儘管是簡陋的，甚至於連一個站名也不標出來，但無論如何却在這塊地方交織着人的流，貨的流，悲歡離合的心的流。如果把人生縮寫下來，恐怕還不及站上的一石一木來得飽滿罷。

我詛咒着任何的別離，因此我也詛咒着任何的一個車站。誰能長久留在一個站驛裏不去呢？一個站一個站行過了，在我們有限的生命的中途，誰能不追憶起那些往事，如同想着他曾在某一個車站裏停留過的呢？

十幾年前，我初次從上海往南京去「入世」的時候，兩個送行的友人給我講了一個笑話，那是爲了抹淡了我們的別緒。這個笑話原是北方人說相聲的造出來的：

一個說：咱們還要給火車貼副對聯。

一個說：沒看見火車上還貼過對聯。

一個說：有末。

一個說：聽您的。

一個說：聽上聯（嗽一嗽嗓子）「以鐵爲車行千里。」

一個說：好！

一個說：聽下聯，「借火成行渡萬人。」

一個說：妙！橫眉？

一個說：嚟——「就怕出轍。」

一個說：別開玩笑啦！（隨着一把摺扇打到光頭上去的聲響：咄！）

車慢慢地開出了，我伏在車窗上掛着我的苦笑的臉。這副滑稽的對聯，也還始終的掛在我的心裏。

當我這次來到石屏，居然在車站上看見了不少的楹聯和匾額時，才知道我們笑過

的事却也有真的。且看：

造飛車仿奇肱國風行萬里斯爲發軔之初

佔文彩自武侯鄉雲瑞千年儼與中州並駕

還有金地黑字的橫額也不是開玩笑的話，相反的是十分正經。如「風飛南境，」「縮地有方，」「天下同軌」……等等。

我立在中國這個極西南端的火車站裏，真禁不住有中州何在之慨了！尤其是清晨和夜晚。從站裏叫出來的氣笛聲，一點也不雄壯，只是尖銳的彷彿刺痛着旅人的心。這個作爲簡碧石鐵路終點的一站，也好像惟有使旅人懷念着他怎樣重歸故鄉似的。

幾間洋房，幾條鐵軌，一列倉庫，一座石砌的水塔，這具體而微的車站建築物，確是把這個樸素的石屏加上了一件近代風的外衣了。雖然煤碴，炭屑，煙灰都盡情地糟蹋着這

一塊地方，可是背後絳紫的乾陽山和迎面碧綠的異龍湖，却依然靜靜的如同一個處女。骯髒的小火車每天每晚投到石屏的懷抱裏來，枕着山，望着湖，伴着美人，他真是一個幸福的漢子！

據說這個鹵莽的漢子未曾闖入這里以先，地方上的人士也曾有過一番的論辯，起了一陣恐慌。有的人認爲石屏原是建立在海中（他們把異龍湖當作海）大龜殼上的一個城，火車和軌道都像一條一條的怪蛇，蛇一旦爬在龜的背上，那就不會安甯，牠動搖起來，說不定石屏就要陸沉了。不知怎麼，鐵道終於築成了，從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通車到現在，龜措着石屏城也還沒有不耐煩過一次。並且，從這個闖入者的肚子裏，帶來了不少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也帶走了不少的森林——木材燒成炭，運到箇舊鍊礦去；帶走了不少的漢子，他們一到走頭無路，或是異想發財發達的，便破釜沉舟抱着決心下箇舊進場去。那兒雖然沒有擺着現成的黃金，但是有一個發亮的希望：當砂丁，掘礦坑，鍊成一塊一塊白亮亮的錫磚，換了一疊一疊的滇票或法幣，纏在腰上回來作富家翁。多少個人

就是這樣不見了——也許永遠不見了，然而他們的家中還保留着對他的一個發亮的念頭：出息跟在後頭。

車站在這里也可以算是一個景勝，（站台上掛着一個雙面法國製的時刻鐘，屋頂的紅鍊瓦因為怕空襲塗黑了；白石的水塔宛如一座古堡壘。）實際上它才是石屏的脈搏，石屏的吐納口。我常常到這里來漫步，每逢望見這些對聯和匾額，便也默想起十數年前送別我的那兩個友人。一個已經躺在北方的草原裏，一個還在乘着他的生活無軌列車，在世上盲衝瞎撞着。

我默默地願望着：普天下人們的心，也能夠同軌並進！

因為，我們不都是要到幸福的，光明的，真理的家鄉去的同伴嗎！

國旗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的「愛的教育」在中國的譯本恐怕也是很行銷的。我們學校的圖書室裏備置了牠，學生們的手裏也常常拿着牠。在初中國文教科書裏似乎也有選作教材的。因為牠的文章淺近或是因為牠的內容充實才如此流行，我就不敢論斷了。我想，也許因為「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這個「心」字並沒有什麼畛域的原故才如此罷。

「愛的教育」原名“Cuore”——即「心」所以關於亞米契斯的簡短的介紹，似乎可以引據來了：

『他的最初的作品是傾向於愛國主義。在他的青年時代，正當義大利民族獨立戰爭，故以感時愛國，激動了許多讀者。』

亞米契斯愛國家愛民族的那顆心，也正和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的這顆心是一個樣的。他的書能博得我們的愛好，自然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年長一點的人，大概都讀過「柏林之圍」，「最後一課」那種文章，然而幾年來在我們這個大時代中，連篇累牘，用我們民族血淚所寫下的那些生動壯烈的故事，年輕的學生們耳濡目染，對於獻身國家民族的先烈們的愛慕與景仰，不更有切膚銘心鏤骨之感嗎？爲爭取正義，自由，光榮生存的戰爭，恐怕沒有一種課程是比牠更適合於教育國民的了。

我輩如今縱然是些哀軍哀民，要從血淚中取得必勝的戰果以後，下一代的子弟們，難道還不是最英明，最勇武，最強幹的建國能手和好漢嗎？

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爲着我們的國家民族裏生存過我們的祖先還要生存着我們的子弟；爲着我們的祖先和子弟也必須永遠生存在這個國家民族裏。

從一個年輕的學生週記冊上，我看見了這樣的句子——我想他大概並沒有讀過

怎麼多的「名作」也相信他不會一下便得到如亞米契斯的那種筆致。

「早晨我們列隊升旗了，旗子在杆頂上飄揚着。我們感到從心底湧出來的一種歡悅，我們的眼睛隨着她上升，上升，致敬禮的手，久久不願意放下來……

「下午降旗了，不知怎麼杆上的國旗已經不見，要重行升上去一次，於是再把她降落下來。

「白天，我們爲什麼不能看到我們的國旗呢？先生！我們的國旗，不是在所有的旗子中最美麗，最可愛的一面嗎？先生！您能告訴我，我們的國旗爲什麼不能在白天自由地飄揚……」

身爲導師，並且負着給他們修改文字責任的我，我擱下筆來停了一息，我竟很武斷的在這篇週記後面批了幾個字：「你是知道的！」

爲了第一次空襲時昆明某校來不及降旗，有幾個人就犧牲在旗杆底下，於是各校升降的辦法才變成如今這種樣子。可是我們的美麗的國旗，從此也就失去了自由。這個

年輕的學生的疑問（？）恐怕正是他的激奮；同時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激憤罷！

我們的國旗，應該在白日裏自由飄揚起來的！校務會議如此議決通過了。

從此，登高一望，在萬綠叢中的石屏添了一點紅——我們的國旗，正美麗而且自由地在空中飄揚着。飄揚着一片微笑，好像回答着我們無數顆敬愛她的心。

一 覺

——空襲雜寫——

這些偶然或是突然而來的一覺，它的震幅是相當的強烈。在那上面也許都會投過一抹死的黑影，但是黑影消逝了的一霎，也正是我還在「生」的一覺。我記下它們，爲着一覺也不遺忘！

—

一條窄小的巷子，又被泥土和瓦礫封滿了。對面有一列長頭髮破衣服的人們匍匐而來，他們一個一個低着頭順次地鑽進一個鐵門，前面的和後面的用一根索子縛聯着。

我抬頭望望這個地方，大概不是看守所便是一座牢獄。獄卒似乎不再保持他的威容，蹲在門邊默默記點着人數。

就在牆根左近，我發現兩三隻雀子，血濕了它們的羽毛，還沾着一些泥土死在地上。失掉了自由的囚犯，已經從防空洞裏安全地回來；飛翔在天空的雀子，却中了彈永遠不起了。

敵禍殃及池魚的事會數見不鮮，誰想飛鳥也逃不過這個災難呢！

二

某報的一篇特寫裏有過這樣的句子，我記得大意是：電燈桿子燒焦了，從折斷了的樑端，垂下我們仇恨的血滴和淚珠。

三

每次我都遇到那一對夫婦，他們從很遠的地方趕到這裏來，連牽帶抱的還有四個孩子。氣色都是那麼蒼白，我同情他們的營養不良，反不如憐憫他們的驚惶與疲憊。

當着一陣陣的雷暴過去以後，人們都得慶更生的格外親熱了，微微的話聲，漸漸響應起來。

『你叫什麼？』有人問那個大的孩子。

他不回答，他對着問話的那個人報之以並不陌生的笑容。

『你是不是叫炸彈？』一個年青的戴眼鏡的學生說，又指着他的弟弟：『我也知道他的名子，他叫小炸彈。』

他們都不反對，那個做小哥哥的反指着他的弟弟說：『我是小炸彈，他就是手溜彈了。』

做母親的正哄着懷抱裏的孩子：『看呀，看呀！這裏還有一個照明彈哩。』

隣座的人都笑了，孩子也不哭了。

子！

時興的名子，如今已是有口皆碑了，我想，滿門的英烈，焉知不在這個時刻播下了種

四

緊急警報還沒有發出，那家燒餅店雖然關上一扇門板，但裏面的人還是拚命地在揉他的麵粉。好像多出一拳的力量，便多爭取了一分時間的勝利。誰也不會預料一刻鐘以後的世界成個什麼樣子，也許，明知道將與生命告別，就儘這一刻用盡他的力量，這是可以「惟利是圖」所能嘲笑與抹煞的嗎？

這才是人生最嚴肅而值得崇敬的一面！

燒餅店夥計所表現出來的這一面，我確實替敵人的偵察員和轟炸手而羞愧了。

五

覺

儘管最新式最快速的汽車載着人們從瀝青路上駛往安全地帶去疏散，在人行道邊，我看見一個老人還立在貼示欄下端視着隔了一日的報紙。他或許是一個極度的近視眼，他沒有戴眼鏡，他的鼻尖幾乎已經觸到牆壁，口裏還一個字一個字輕輕的唸着。並不是奇異這樣近視眼的人我不曾見過，從他的身上我好像得到一種啓示：「空襲於我如浮雲。」

我的心頓時起了一種反應，最低的程度也使我在他身旁肅立下來。

六

一批一批的担架隊匆忙地出動了。他們一半的人扛着担架，一半的人徒手跟着隊伍跑，担架上的番布已經不是素潔的，印着大大小小的花朵，那是殷紅的，被流出來的血液塗染的。

我默禱着這一羣搶傷救亡的英勇隊員們，不久之後，依舊閑散地回來，他們的肩

沒有負擔，布上不再添多新的血漬。

七

街上已經有行人和車輛通過了，可是附近那個情報台的解除信號還沒有懸掛出來。

隔了好久好久，那個綠球才冉冉地上升了。萬千個人望着它，它也開始望着萬千個人，好像還遙遙地對着萬千個的人們祝福。

後來聽說，就是那一次，在那個情報台下，躺着三個血肉模糊的人。沒有比這個「忠於職守」、「死於職守」的例子更現實的，更令人感動的了。

超越了死的恐怖感的，恐怕還是茫然的一覺罷？

爆炸與震盪好像做成了一隻搖籃，睡去的也許永遠睡去了；或是驚醒，永不遺忘

——在搖籃裏的記憶，會一直浸上白的髮梢。

那一種「死的風」——炸彈迸裂後的風，有人却說那是「風靡」我還不懂。

風靡於今日的世界的，惟有這些獸，這些虎狼與鯨鯢了嗎？

血潮，復仇人底血潮，該是被「死的風」捲起來，淹沒一切的時候了！

江湖人

新修的一條馬路還沒有完成，一邊擋着木柵欄，一邊停着龐大的轎車，就在木柵欄後面的一段已經輾平了的大路上，江湖人找到他賣藝的場地了。

我剛走進人隙中探了一下頭，（我並不喜歡看變把戲的）誰曉得他也剛好是說江湖話的當兒：說的話好像背着書，可是並不快，一句一句地能使人聽得清楚，並且很有頓挫：

——各位先生們。有錢的多捨幾個。

他彎着身子，作着揖打了一個圈子。

——沒有錢幫幫場面，可別扭頭就走。

——好，沒有走的，俺再奉敬各位一套小玩藝兒，學畜牲叫，學小雞子叫……學得像

的，各位再捨幾個，好給俺湊足一碗麵錢。

——要扭頭就走的人，那便是……

他罵了一句很猥褻很尖刻的話，也很俏皮，雖然未免有傷大雅，但這句話却把許多人逗得笑起來。場面暫時冷靜了一會，他也不再提要錢的事了。

我本想掏出一點錢來給他，同時離開這裡，但是聽見他剛才那一套話以後，我又不願意這樣做，因為倘使不幫幫他的場面，那也是他所痛恨惡絕的事。

他首先學着一羣剛孵出來的雞雛聲，嘰呀嘰呀地一陣，其中忽然有一隻被人踩死的絕叫。後來學蜜蜂的嗡嗡；又學蟬鳴，還學着牠被捏在手中的那種怪叫聲……

他的臉，脹得通紅的，那是爲了要使人的發音器官，發出了非人的聲音而且要使他惟妙惟肖，才不得不這樣「吃力」。

他表演的口技終止的時候，很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剛才好像在脚跟前的鷄呀，蜜蜂呀，蟬呀，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場子裏也越發顯得沉靜起來了。

我遞給他一張角票，不知怎麼，我的脚却不忍立刻離開這里，他的臉，是那般充着血色哩。

花 床

冬天，在四周圍都是山地的這裡，看見太陽的日子真是太少了。今天，難得霧是這麼稀薄，空中融融地混合着金黃的陽光，把地上的一切，好像也罩上一層歡笑的顏色。

我走出了這個黝黯的小閣，這個做爲我們辦公的地方，（它整年關住我！）我揚着脖子，張開了我的雙臂，恨不得要把誰緊緊地擁抱了起來。

由一條小徑，我慢慢地走進了一個新村。這裡很幽靜，很精緻，像一個美麗的園子。可是那些別墅裏的窗簾和紗門都垂鎖着，我想，富人們大概過不慣冷清的郊野的冬天，都集向熱鬧的城市裏去了。

我停在一架小木橋上，眺望着對面山上的一片綠色，草已經枯萎了，惟有新生的麥，領有着冬天的土地。

說不出的 一股香氣，幽然地吹進了我的鼻孔，我一回頭，才發現了就在背後的一段矮坡上，滿鋪着一片金錢似的小花，也許是一些耐寒的雛菊，彷彿交頭接耳地在私議着我這個陌生的來人爲探尋着什麼而來的呢？

我低着頭，看見我的影子正好像在地面上蜷伏着。我也真的願意把自己的身子臥倒下來了，這麼一片孤寂甯靜的花朵，她們自然地成就了一張可愛的床鋪。雖然在冬天，土下也還是溫暖的罷？

在遠方，埋葬着我的亡失了的伴侶的那塊土地上，在冬天，是不是不只披着衰草，也還生長着不知名的花朵，爲她鋪着一張花床呢？

我相信，埋葬着愛的地方，在那裏也蘊藏着溫暖。

讓悼亡的淚水，悄悄地灑在這張花床上罷，有一天，終歸有一天，我也將寂寂地長眠在牠的下面，這下面一定是溫暖的。

彷彿爲探尋着什麼而來，然而，我永遠不能尋見什麼了，除非我也睡在花床的下面，

土地連接着土地，在那裏面或許還有一種溫暖的，愛的交流？

一九四一，十二月，十日。

黃沙河

武漢外圍戰正當緊張的時候，那裏有許多難童預先從粵漢線轉湘桂公路被疏散到桂林來。不幸中途有一輛卡車覆沒在省界的黃沙河裏，一車難童就從此遭難了。看見報紙上的消息再又迎接他們，那已是他們到達後的第二天了。

這剩餘的五六十個難童，在郊外的荒寺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爲他們張羅了一所草棚，把他們權且安頓下來。草棚似乎是另有用場的，搭在城心的公園當中。平時我看見好多穿灰布制服的大人們挾着書本或是講義走進走出。

我立在那草棚外圍的籬笆門前不久，果然有兩輛卡車向身邊開來了（平時不許任何車輛開進這公園裏來）我欣喜着他們可以到達他們應該休息安住的地方了；雖然誰都不認識誰，我也沒有擔負任何的使命，我喜悅的是我立刻可以看見他們——我

們的民族的第二代，一羣未成年的孩子們。如果我們這一代的民族仇恨還沒有被清算，那麼這仇恨的種子應該早已深殖在他們的心裏；如果我們這一代還沒有爭取到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光榮，那麼這個神聖的使命還要依託給他們的手，他們的心，和他們的血的！

兩輛卡車停了一刻，還不見打開車門把他們放出來。有幾個人立在籬笆門外交頭接耳，不知所談何事。我估量着大概是等候某某夫人或是某某委員之流來訓話點名吧。五六十個孩子終於從車門裏順次出來了。他們每人捧了一束稻草，穿着大致相仿的短襖短褲；除了一束稻草，真是此身之外，一無長物了。有的又匆匆跑回車廂裏，爲的拾起他落下的那一個小瑣瑣碗，那是吃飯喝水所必須要用的。

我投着我的眼光，送他們一個一個走進籬笆門內去。我的眼睛有些昏花了，我禁不住地低下頭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沒有一個人，尤其當他幼小的時候是不需要愛撫的！而真正能愛撫他的又莫若自

己的父母。失去了愛撫，離散了父母，那是最大的不幸！愛撫一旦被剝奪，父母無辜被殺害，這是仇恨，永生的仇恨，代代的仇恨，沒有一種仇恨能比與生命和幸福爲敵的仇恨再足仇恨的了！

我們的血，應該是爲着保衛我們民族的獨立而流的。

我們的汗，應該是爲着建立我們民族的光榮而流的。

我們的淚，應該是爲着灌溉我們民族的生存而流的。

看見這一羣沒有了父母，沒有了愛撫，沒有了家屋，來自遠天砲火之下的孩子們，我禁不住地流下了淚。我的淚是爲着民族的仇恨而流的，這些不幸的第二代的孩子們，怎樣才能得到我們大人的扶養與培育呢？

此後，我每天都站到籬笆外邊去探望他們，我看他們遊戲，聽他們唱歌，注意他們的生活，如果發現了有一個孩子在沉默着或是佇立着，我的心立刻會痙攣起來，眼睛也就立刻濕潤了。

「誰使我們流浪，

誰使我們逃亡？」

清響的歌聲，陣陣地波送到我的耳鼓裏，它們使我的眼睛發起光來。孩子們，你們不是問，你們知道，而且你們會比大人們更知道得清楚，更覺悟得深刻！

那一車孩子們沉沒所在的那條黃沙河，那河裏該是滿滿地泛着我們骨肉血淚的波流！讓它永遠灌溉着祖國的大地，成長起爲復仇而生的子孫們！

希望者

——寄灘水邊的友人們

朋友：您的信收到兩天了。可是我並不認識您，我知道您也不會見過我；這封信從一個陌生人的手裏遞到另一個陌生人的手中，真是令人感奮極了！

您的信是從桂林寄來的，灘水邊的桂林寄來的。但是桂林，灘水邊的桂林，對於我並不陌生，而且正是我時刻懷念着的一個地方；她早已在我的心地留下一顆種子，這種子的名子可以叫她「毋忘」，牠一開花便叫「希望」。

爲了您這個使我感奮的陌生者的名義，爲了我所懷念着的桂林和灘水的名義，還爲了寄託並散布我會採擷過的希望的種子，我把這封信寄回來了。

您不會憎惡我這個人是怪自私的麼？我好像已經偷偷地把我的心和我的眼睛封在這封信裏了（我始終懷疑着文字到底有什麼力量，所以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忠實有力的所謂文藝工作者）我只想吶吶地復說着那一些已經過往了的事情（經我一說，也許反倒傷害了牠的原有的面目和光澤）只想悄悄地隨着這封書簡（付的是很低廉的郵資）趑趄地作一次舊地的重遊，摩挲着那些刻劃在我眼前和心底的印象。

我初到桂林的那個時候，桂林還是嫻靜的像一個處女般的城市。真的，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把她形容得更恰當些。我彷彿第一次走進一幅古人的畫帖裏去，我恍然領會了中國繪法原來是最能寫實也是最富於象徵與神韻的一種。人家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我並不曾存此成見的來欣賞她，別處的山水究竟如何，我不大清白；在桂林的一年，與其說瀏覽着甲天下的山水，還不如說我就是這幅畫帖裏的一個能夠移動的人物。時而在城垣，時而在郊野，時而登山，時而涉水，我能道出老人山的面目是朝着哪個

方向，象鼻山的鼻頭垂的有多麼長，穿山山腰中間掛的那個月牙有多麼高，碧綠的灘水有多少迴折……

一年，僅只一年，我就離去了這個原來嫻靜，而後飽經敵人摧毀了的都市了。當車子沿着環城街道走上南門外的公路時，同行的人們有的向她揮一揮手說：「再會吧，桂林！」然而，我自己却沒有這種輕浮的興緻，我低了頭，又禁不住地要抬了眼皮向她投着惜別的眼光：這嫻靜的桂林，如今已經部分的成了古羅馬似的廢墟了！

在我的一本題名「廢墟」的小集子裏——我知道很多人都憎惡這個名子，或者因為憎惡我這個人所寫下的東西而被憎惡的吧——我會寫照着一個角落裏的一時的感觸：

看不出有一點巷里的痕跡，也想不出有多少家屋會櫛比爲鄰地占着這塊空曠的地方。

踏着瓦礫，我知道在踏着比這瓦礫更多的更破碎的人們的心。

一匹狗，默默地伏在瓦礫上，從瓦礫縫隙，依稀露着被燒燬了的門檻的木塊。

狗伏着，他的鼻端緊貼着地。他嗅着它，或是嗅着他所熟嗅的氣息，或是嗅着一種別的什麼東西……

廢墟爲我們保藏着一種更濃的更可珍愛的氣息。

……

我不能忘記！這個甯靜的城市，曾一再地被敵人投下過大量的炸彈和燒夷彈，使她成爲火山，火海，火的洞窟，使她留下滿目的傷痕和到處的廢墟。不過，每一把火，都會燃燬了我們的心，每一座廢墟，也都爲我們保藏着一種更濃厚的更可愛的氣息。敵人絲毫不能毀滅了我們的什麼，他們只是用罪惡的手，造下更罪惡的東西：野蠻的宣揚，與瘋狂的自供而已！朋友，我想現在，你們知道的更多了，認識的更清楚了，你們也會和我同樣地吸取過那種廢墟上的氣息，我相信從廢墟上再造的，重建的，新生的，新生的人物精神，將是更結壯的，更有力而不能搖撼或推倒的了！

我不能忘記，我過了那麼多的火中的日子，我往來火中，去探視友人們居住的地方，那種緊張急迫的心情，恐怕還甚於當前的烈焰和焦灼。每逢這種時刻，他們或許分頭也在來探視着我。如果我們偶然逢見了，我們的歡愉真會流出了淚，恨不得彼此互相擁抱了起來。然而沈默也往往代替了我們那種說不出來的悲憤，你看：在燃燒中的家屋，在火焰下奔跑穿梭着的人們，不也都是我們的家屋，我們的友人麼？他們被蹂躪着的被煎熬着的生命和心靈，和我們的有什麼分別呢？他們所認識的敵人，不正和我們所認識的是同一個敵人嗎？

憤怒的，仇恨的火，的確把我們所有的心都熔在一起了，我不能分別出熱血和烈火的顏色，哪個更鮮紅些。

有一次，城裏被猛烈的轟炸之後，將近日暮了，我去探望住在江東岸的朋友，那里的門虛掩着，他們却都沒有在。在他們那零亂的桌子上，堆放着書籍，紙張，稿件，校樣……還

有一塊像不勝痛楚而痙攣着似的彈片，躺在一團絨線的旁邊。我納罕着這些東西爲什麼會歸在一處。這塊像毛毛蟲似的炸彈破片，牠是飛來的劊子手，牠曾殺害過誰嗎？一定的，看牠這副奇怪尷尬的樣子，就知道牠是怎樣一個可憎惡可詛咒的東西了！

呆了一會，他們都回來了，一個鼓說着那些死難者的血，如何染在輪胎和車廂底下，他們的肉，是如何的模糊難辨，只剩下一簇黑黑的髮絲……一個說，還想尋一兩塊彈片來的；她說着，向桌上張望了一下，知道那塊彈片仍舊放在那里，便撥開了牠，重新拿起竹針和絨線編織起來。

我望望她，她低着頭只顧計算着應該織的針數。而那塊先前拾來的彈片，就蜷曲的躺在桌子上，不再引起她的注意。我呢，却一直盯住牠——這個用了敵人國度裏無數無辜的庶民們血汗所鑄成的凶器，恐怕牠自己也真是不勝艾怨而痛苦，所以無法不使自己痙攣着自己的身子罷？

沒有幾天，那一團絨線已經成了一件背心穿在我的身上了（直到今天的此刻，這

件絨線背心還穿在我的身上）說不出我的感激，乃至我撫摩着這件輕柔溫暖的短衣，也還驚奇着牠究竟是用什麼東西和什麼力量編織起來的！（直到今天的此刻，我的眼睛裏似乎還盈溢着我的感激的淚。）

後來，我還讀到過那個友人在當時所寫下的幾篇散文，我便恍然看見那一塊癢癢着的彈片，彷彿還在他的書桌上，稿紙堆裏蜷曲地躺着……

朋友，你有沒有像我這般想過？在這個時代，在任何一個光明與黑暗，正義與暴力，文明與野蠻，生與死在搏鬥在抗爭的時代，那怕留下來的是一片廢墟，一截斷碑，一隻歌或幾行詩，她們究竟是以什麼力量和什麼東西編造起來的嗎？我常常這般想，我相信您也會這般想過，並且會毫不猶豫地說出了這個答案的。

我不能忘記，在桂林，我還過了許多戲乎灘上，浴乎灘上的日子。

我檢着一個一個扁平的石子，投向江面上打着「水漂兒」，有時叟——叟——叟

的一串，有時却只聽得「撲登」一聲價響。在岸邊我不能照見我的當時的面龐，可是在那平如明鏡似的水面上，正彷彿爲我現出了我的童年的笑靨了。我本能地拍着手，我的眼睛望着那一串水渦，大的跟着小的，却都隨着無言的流水去遠水，去遠了！

從五月到十月，從仲夏到新秋，住在灘水邊上的人們，有不濯浴乎清流中的嗎？

水的季節，也是冰的季候，水畢竟是動的，我的心不知怎麼也微微盪漾起來了，青春似的江水，招喚着我，招喚着每一個年青的人。於是，我第一次赤條條地投向她的懷抱裏去了，第一次沉浮在灘江的中流了。

歡愉，我說不出有多麼歡愉！真是無邊的歡愉呀！一江的人魚，一江的溫流，一江的原始的呼聲。

那時，泊在江上的有一隻艇子叫「五月花」，是專給泅泳的人們換衣休憩的地方。每天我都遇見一個穿淺藍色游泳衣的女子，總是呆呆地靠近「五月花」立着。她不常泅水，一會兒看看別人在江裏的嬉戲，一會兒望望頭頂上的天；那時我們的空軍，常常在

天上飛翔着，追逐着，空中是比江上廣闊得更多了。

一隻歌，就是那個時候我聽了神往的；就是那個穿淺藍色游泳衣的女子，起初我以為憂鬱而其實並不憂鬱的女子，立在水中向着天空唱的：

你看戰鬥機飛在太陽光下，你聽馬達

高唱着走進雲霞！

他輕輕的旋飛又抬頭向上……

你聽馬達悲壯的唱着向前，他載負着

青年的航空員……

我每逢想起或聽見這隻歌，即使在我憂鬱的時候，也會從心坎裏抽出笑意來。新中國的兒女們，沒有一個是應該憂鬱的。我們正在戰鬥中生活着，正在無邊的大地上，萬里的長空中，與我們的生命和榮譽的敵人，隨時隨地地戰鬥着，生活着。

這隻音調發揚，意氣軒昂的歌，就是從桂林，灘水上的桂林聽來的。

朋友，我在懷念着灘水上的「五月花」，如今是不是依然開放在那里？請爲我給她祝福吧！

我不能忘記，我在桂林的那個時候，灘江上還沒有大橋。只有一座用五六十隻木船並列起來，中間搭着板子的浮橋。那時，一個好心的女孩子，就住在江的彼岸（就是那個一面去拾彈片，一面爲我織絨背心的孩子）因爲在她幼小的時候，曾經從橋上跌過一跤，所以每過橋的時候，她還存着一種戒心。可是她聰明，伶俐，天真，活潑，健康，努力，因此，她的這種戒心也就越發惹人可愛了。在一篇短文裏，我寫下過這樣的句子：

『一個怕過橋的少女，她住在江的彼岸……』

『我喜歡這個怕過橋的少女，因爲她是天真而沒有一點邪念。我喜歡橋，橋通着彼岸。或者更多的天真的少女也住在彼岸……』

『我認識了橋，橋是被真理砌成的一面。橋永遠連着兩岸，真理使我們每個人的

『心靈接近了。』

現在，聽說灘江上的大橋，早已雄偉地建立起來了，我想着她，便如同有一道彩虹架在我的心裏，使我憧憬，使我無限的欣喜！

朋友，還有許許多多事情，使我不能忘記，永遠也不會忘記。總之，在這裏，我重新知道希望，給了我希望；我不只是一個生活着的人，並且使我成爲一個希望者而生活的人。「希望者」這個名字，也是我在這裏得到的：

每天早晨，那個純真的孩子讀着世界語。世界語——ESPÉRANTO。

『你知道麼？Esperanto 這個字的本身是什麼意義？』她以先知者的輕微的矜持的神態考問着我。

『告訴你吧，就是「希望者」。』她又一口氣地說出了。

朋友，不多寫了，再多了會使這封信的分量加重起來的。至於「希望者」的本身又是什麼意義這一點，我想您不會再來追問我的了。

稀露新收

二三二

祝福您，祝福灘水邊的友人們！

一九四二年春，寄自陪都。

